

社会月报 / 陈灵犀 · — V. 1, no. 1 (民国23年  
[1934]6月) ~ V. 1, no. 12 [1935. 9] · — 上  
海: 社会出版社 [发行者], 民国23年 [1934]  
~ [1935].

12no. : 插图; 附表; 25cm.

第1卷7期起由社会出版社主编. 第1卷7期  
起尺寸: 22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  
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  
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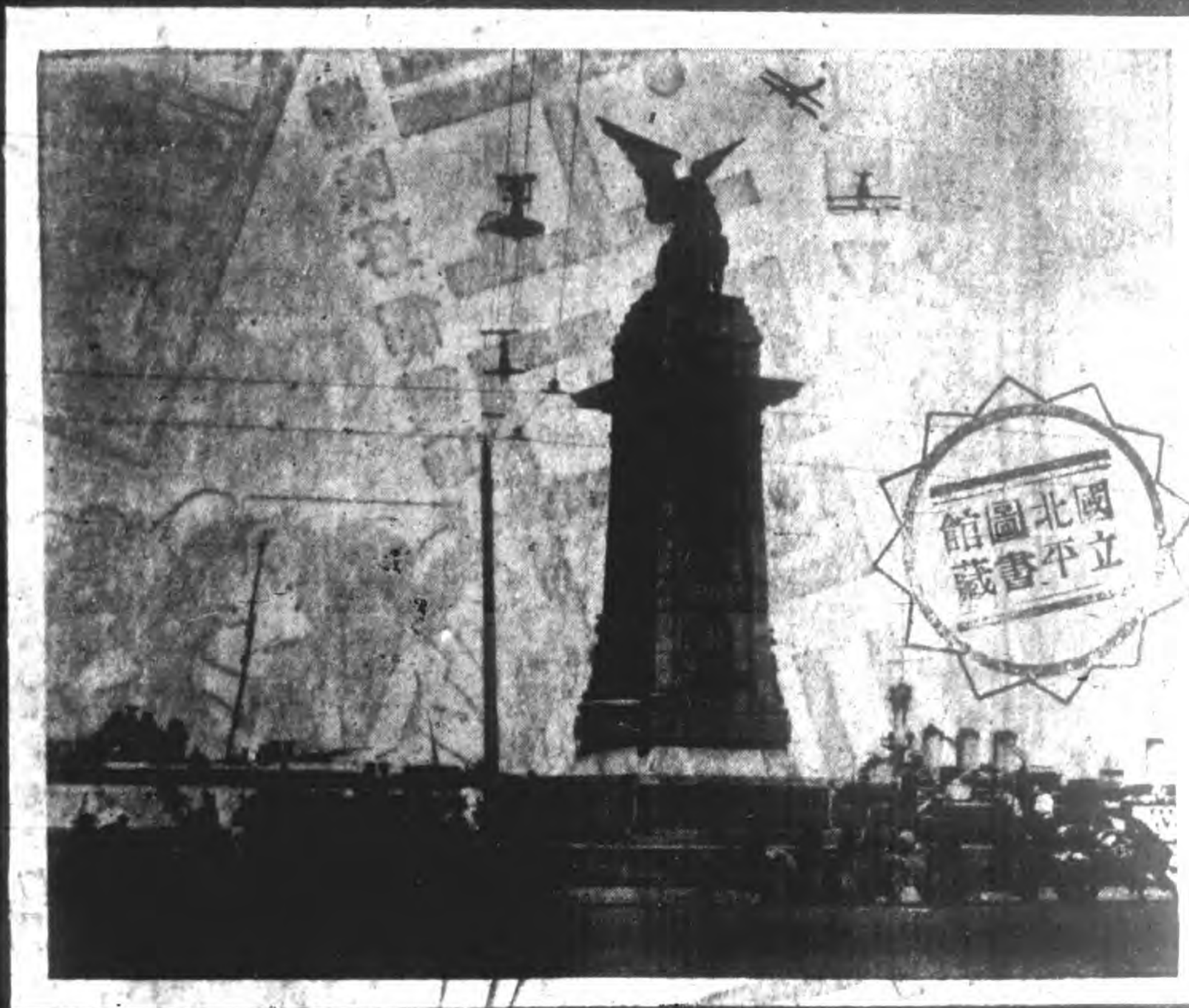
V. 1, no. 1 ~ no. 11 (1934. 6 ~ 1935. 8)

# 社會

報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號刊創



和平之神威

20

老牌國貨



提倡航空救國之標  
提倡國貨救國之本

華成煙公司出品

煙味好 價廉 品質



華成煙公司出品

請在購時堅決指定並認明真正「樂的能」盒內仿單上必有「新星」商標硬印為記並嚴防假冒

淋瀝 腫痛 五淋 白毒 速服

# 樂的能

殺菌 淨毒 全愈 斷根

特製樂的能

藥力加重五倍功效更偉神不礙生無害腸胃

上海新西藥行經理

請即從速購備真正良藥「妙特靈」速愈一切皮病不啻為君家庭外科醫生

瘡癬酒濕 藥到病除

藥水 藥膏 同樣 功效

附郵八分投寄 上海郵箱三五〇號 妙特靈藥水一盒 或藥膏一盒

# 妙特靈

德國皮膚病外用藥



藥到病除 不與眾同

藥房均售

上海漢口路 新星西藥行 獨家經理

# 經濟原則

人生經濟原則。貴乎逐漸發展。與原有之生活。不失平衡。而能時時前進。如是方能達到最大成功之目的。設或反是。不特暴貧。固屬人生痛苦。即一旦暴富。與平時經濟生活。相離過遠。亦非真正幸福。本會每月儲蓄。到期還本。俾儲戶積少成多。是為經常之道。其外五萬元之特獎。及第二特獎。以及各有六十餘個之一二三四等等獎。亦由於儲戶儲蓄之數。比例而生。得之能助儲戶經濟上平衡之進展。絕非投機所得之暴富可比。是以有百利而無一弊。如有深知人生經濟原則。而欲樹立經濟基礎者。速來入會。

上海愛多亞路七號  
電話八二一八〇號

萬國儲蓄會啓

● 獻 ● 貢 ● 奇 ● 驚 ● 之 ● 界 ● 油 ● 汽 ●

招請外埠經理章程函索即寄

君欲節省汽油否？

君欲使汽車引擎經久耐用否？請速購用

飛納  
瓦斯  
節油  
精

保證立見功效十分滿意

△功效：

節省汽油効力宏大  
消除炭質平滑引擎  
增加速率超出常度

△價目：

每盒百粒售洋兩元

用此飛納節油精壹盒約可節省汽油費洋十八元

早經上海、南通等各埠汽車同業公會試驗多次，極表讚許，並經頒發證明書為憑，證明成績優良，切實適用，確具功效！

各公司及各大工廠，所有引擎機器，凡用油類燃料者，「飛納瓦斯節油精」均可適用，獲得滿意功效。  
如有懷疑，可以電話（一九二六六）通知華威公司，立即派員來前實試，加以證明。

全中國總經理

上海華威貿易公司

地址：仁記路

三十五號

電話：一九二六六

一五八

七三

電報：有無線

掛號六

六五一

號



# 社會月刊

第一卷·創刊號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 畫報

王瑤青十五齡造象  
劉海粟葫蘆  
張大千山水  
華山雲影  
昆明湖

衆香界  
泰山的轎子  
上海的肉市  
小房子  
人生最後的衣食住行

### 論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結合

第一句話  
說馬  
百感集  
鴉片救國論

外患  
一個平凡而難解決的問題  
催眠曲  
官國

### 近代婦女運動的新動向

作新民  
名人三種  
題畫詞  
新時代的任務  
宗法社會的故事

沈默之道  
談作家  
春遊的物質的根據  
經三和參的言論  
蓬定志中的牙江

### 戀愛變態心理的分析與研究

妙高台訪胡  
主僕論

谷風集  
摩多神化的劇本

林露堂 (七)	周木齋 (二〇)	張競生 (二)
曹聚仁 (九)	汪佩然 (二二)	樊仲靈 (三)
金滿成 (一一)	何香凝 (二二)	自在 (八)
	李傑生 (二三)	羅厚 (九)
	韓侍斯 (二七)	巴子 (一二)
		鄧香凝 (二三)
		楊朝人 (二〇)
		平凡 (二一)
		孫福煦 (二二)
		徐懋庸 (二五)
		徐 (二八)
		李寶泉 (二九)
		陳子展 (三五)
		平凡 (二八)



姊妹花的自我批判

- 影戲看膩了..... 黎錦暉(四二)
- 銀價漲落..... 姚蘇鳳(四四)
- 銀色的海裏..... 龔天衣(四六)
- 陳麗的都市夜..... 胡萍(四八)
- 電影團裏..... 斯人(五〇)
- 電影界需要更多的科學的人才..... 鄭正秋(三九)
- 從舞台到銀幕..... 卜萬蒼(四三)
- 電影藝術一個新的嘗試..... 應雲衛(四五)
- 英雄主義的至極之境..... 鄭應時(四七)
- 斯伯納斯的情人..... 希古(四九)

第三代

- 題畫詩..... 柳亞子(五六)
- 趣味篇..... 純公(六一)
- 宮嫔..... 王春翠(五八)
- 紐約婦女職業談..... 楊麗端(六二)

都市之月

- 解剖刀的罷工..... 徐蔚南(六八)
- 念祖母..... 任白戈(七九)

浙東尋書記

十年如夢憶巴黎

- 女性的利用..... 樂羣(八四)
- 革新劇院的廣州..... 陸丹林(八五)

我的供優生活

- 作家生活與作品..... 侯楓(九五)
- 鬼話連篇..... 靈犀(九九)
- 同鄉記..... 徐轉蓬(九六)
- 煙捲..... 林希簡(一〇一)

農村復興實驗談

- 專修..... 盧葆華(一〇五)
- 革命世紀..... 羅什(一一五)

赤區歸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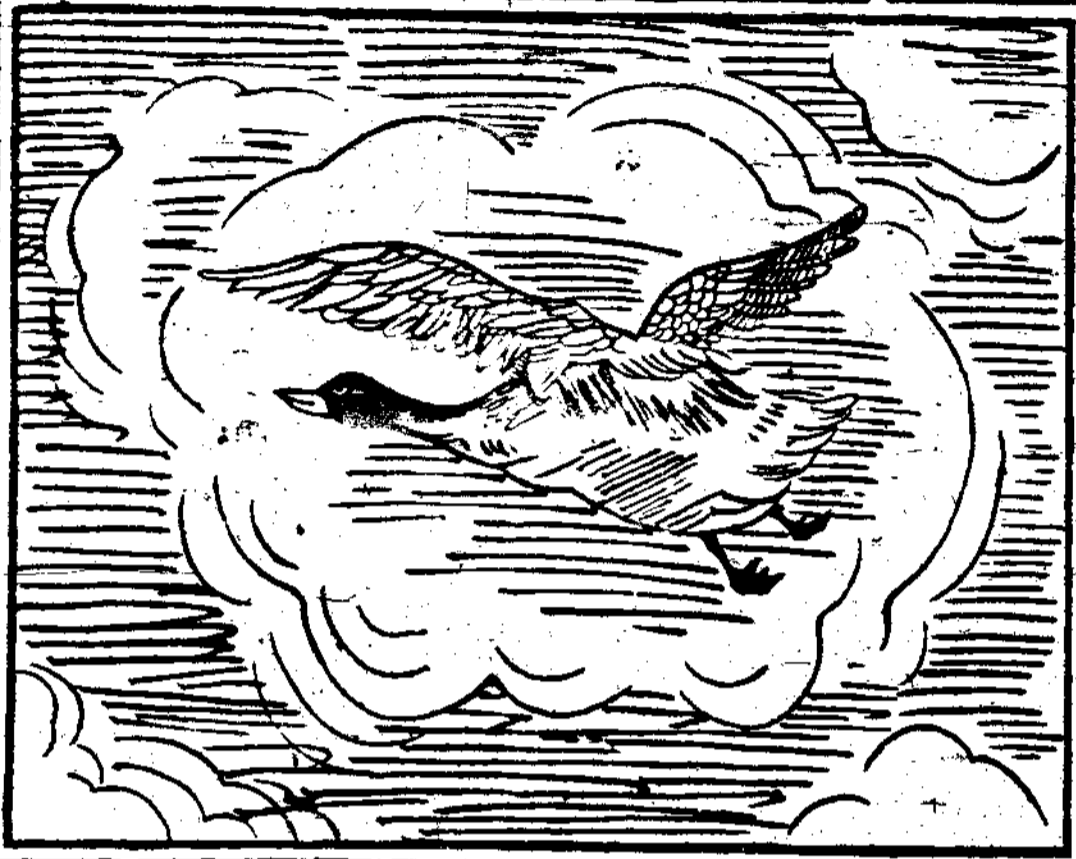
民歌中的戀愛故事

漫畫十五幅

- 精白七則..... 丁悚、胡考、瞿笑村、陳醉生、柳詒、丁聰、沈雁冰、張其、樓其
- 編者言..... 編者



飛 鴻 牌



上海協豐紗廠

專紡各種紗線

廠址在橫濱路

協豐益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比者國人鑒於利權之外溢實為外侮  
 媒介故衣服原料多主用布但物質文  
 明日甚一日在昔布之原料用紗今則  
 布之原料用線國內布廠以資金關係  
 多未自行紡織而其所用原料大都購  
 辦外貨既遠提倡國貨之本旨且因價  
 格昂貴則成本亦不免提高本廠有鑒  
 於此為特購置新式紡織機器代客然  
 併黑白雙股三股各種股線工精價廉  
 交貨迅速如蒙  
 委併無不竭誠辦理倘向本廠惠購各  
 項股線無論定製或現貨尤所歡迎

廠址 上海橫濱路勞動生路  
 電話 二〇三三五  
 公司 上海博物院路一七號  
 電話 一九二八三

# 華福



雙球商標



鷹艇商標

價格低廉  
耐久經用



式樣雅緻  
質地優良

## 新生活運動之一章

「帽所以護腦，四時皆用之。天暑時，宜戴華福草帽；天寒時，宜戴華福呢帽。因其草縷為魯省特產，呢均自織，自染，品質優良，式樣美觀，而價又低廉；既合乎新生活運動中節儉之條件，亦含有服用國貨之本旨也。」

### 華福製帽廠啓

上海楊樹浦河間路五十一號  
電話二二五七九  
廠設  
話電

請吸銷行數載始終如一



煙中識軍  
**金字塔**  
中國新煙公司出品



凝碧池頭舊物持，由家裝束更清奇。  
 曼羅畫得神如畫，玉郎十五時。  
 睡神甫，玉郎十五時。  
 紅粉一塵，莫向長安傷老大。  
 玉郎四十尚傾城。  
 王瑤卿十五歲，畫於上海。  
 甲子四月初七夜，李釋堪記。

凝碧池頭舊物持，由家裝束更清奇。  
 曼羅畫得神如畫，玉郎十五時。  
 睡神甫，玉郎十五時。  
 紅粉一塵，莫向長安傷老大。  
 玉郎四十尚傾城。  
 王瑤卿十五歲，畫於上海。  
 甲子四月初七夜，李釋堪記。

王瑤卿十五歲，旗裝畫像。出於時  
 時大內名手，工細瓌麗，宋畫苑不  
 能專美於前。復得李釋堪先生為之  
 題詩，益覺名貴。今今作張居車進  
 幕，為拔可先生之介弟，久居舊都  
 ，與黃秋岳齊名。扇為瑤卿贈具，及  
 門弟子程玉著者，曾為朱雙璣有所  
 見，爰假之攝影，茲刊印於此，以  
 饜讀者。 雖飛



雲無心以出神鳥倦飛而知還

◆華山雲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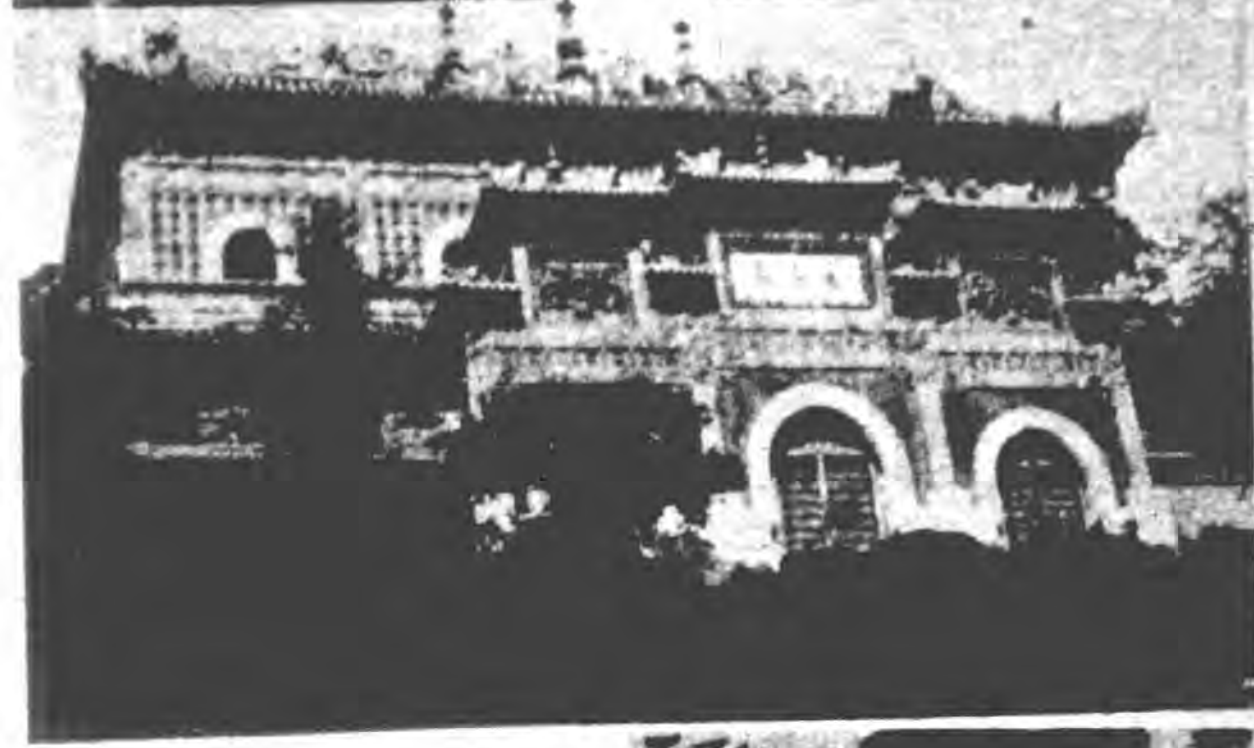
修梅贈

張大千作



◆衆香界

伯奮攝



◆泰山的轎子

——修梅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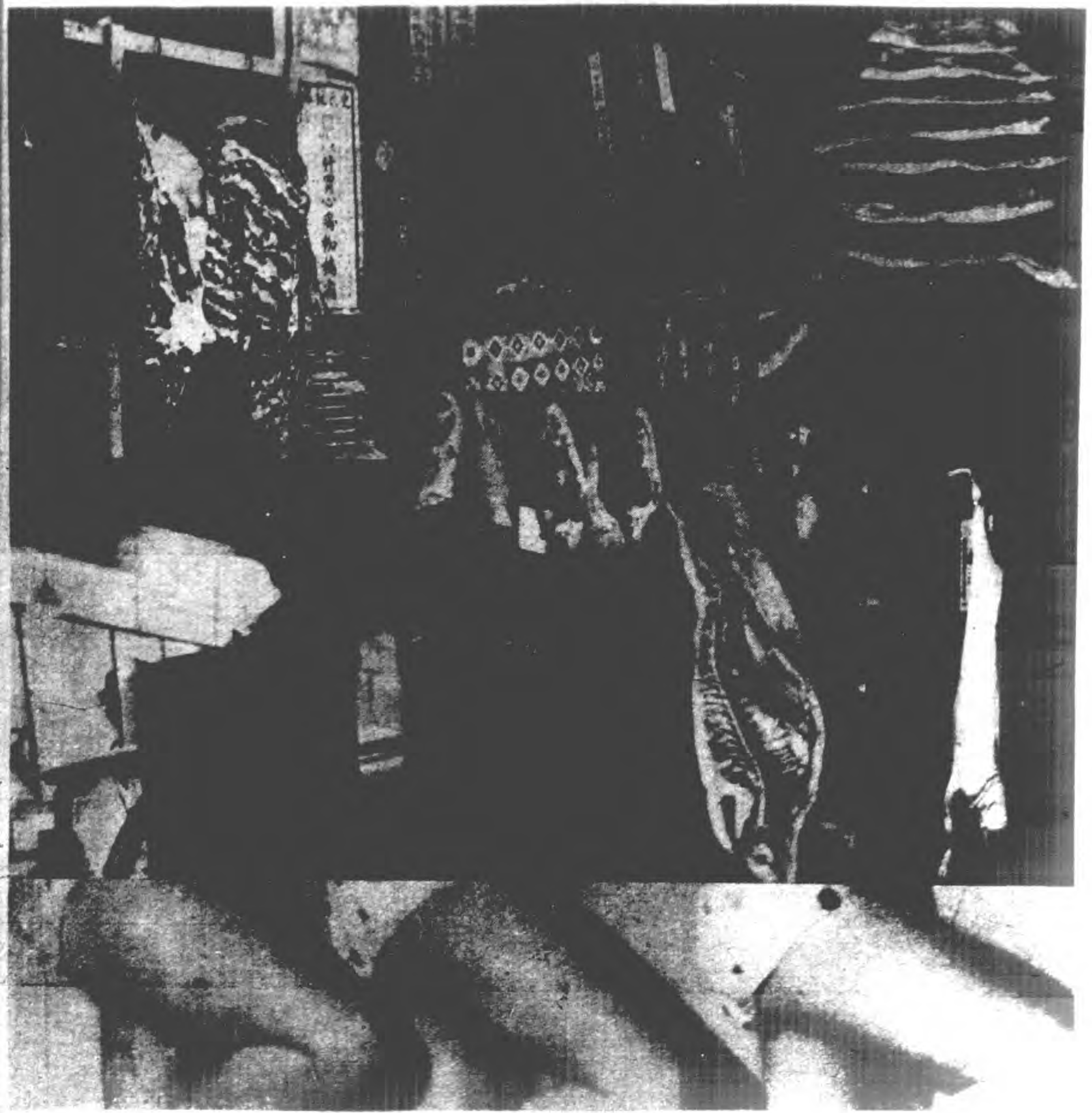
◆嵩山的昆明湖

伯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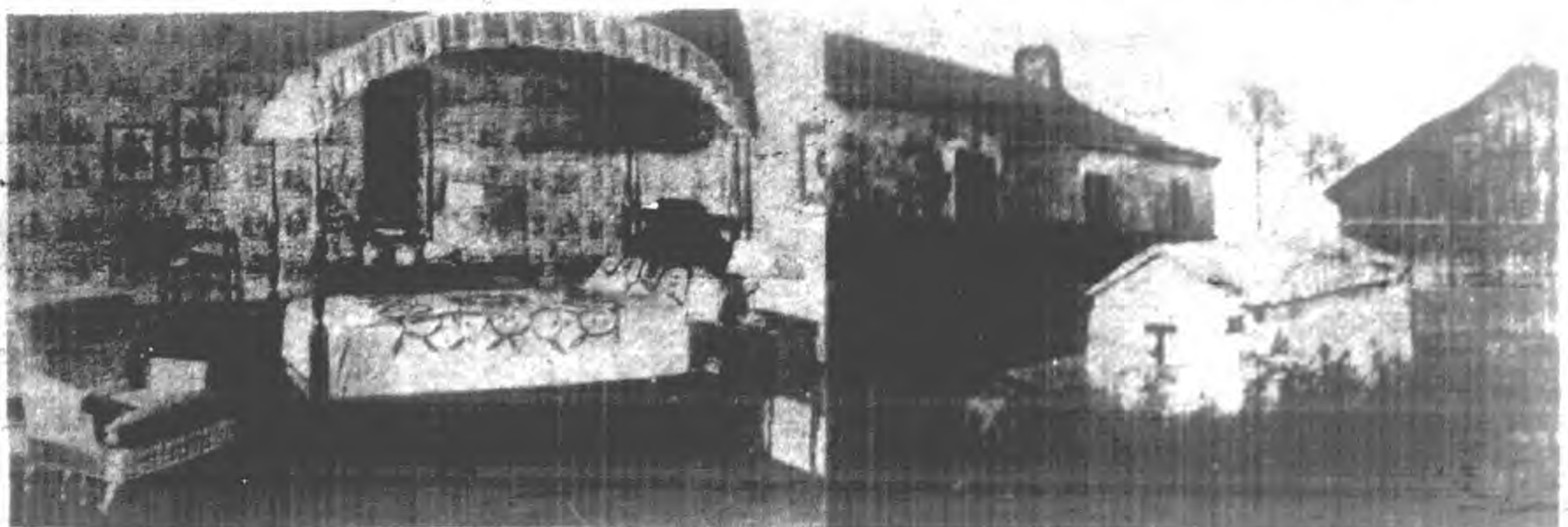
弱水懸壺不可斷

山景





◆ 滬人中的小房下 ◆ ~~~~~ ◆ 著名非牛房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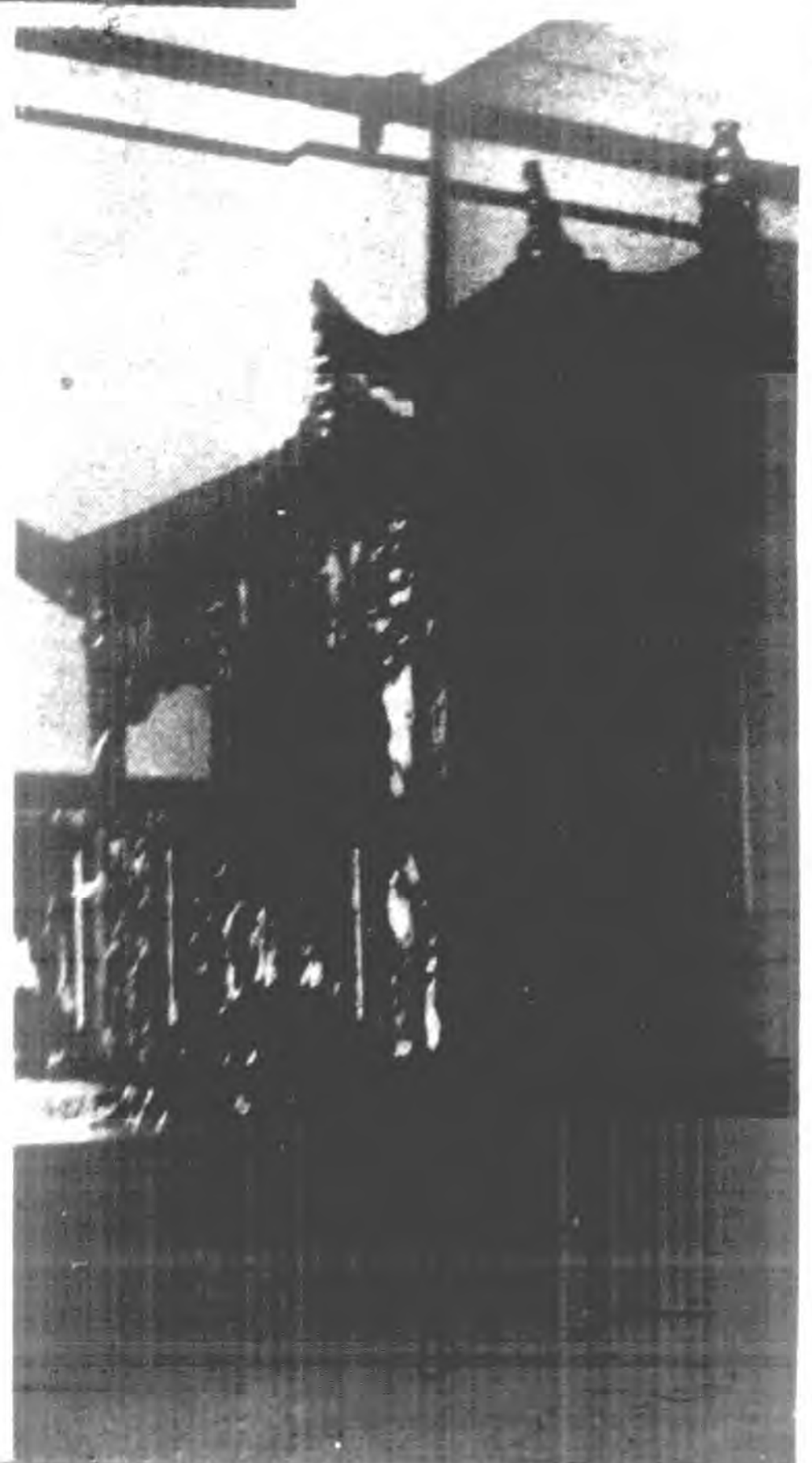




人生最後的衣食住行



平 擗  
作 女



為社會服務 ● 替買客打算

# 老九和局

綢緞  
呢絨

不尚虛言  
不誇折扣  
**實行薄利主義**

一 貨色比眾豐富  
二 價目比眾便宜  
花樣比眾摩登  
招待比眾殷勤

本局因為具備上列幾大特點 故能  
執海上綢緞業之牛耳 ● 作緒綸大同行的先鋒

地址：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望平街口

電話：營業部九五六九五 經理室九五五四四



章華

名戒

戒

名

國產呢絨

製造廠  
浦東周家渡  
門市部  
上海南京路大陸商場  
南京路大華商場



品出的特超有因神精的大偉有懷者特主  
敵勁之貨國外  
號三十三路川四所行發

美



第一句話

## 第一句話

今天本報和讀者諸君相見的第一天，照例應該說幾句話；但是在今日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而且「山歌對唱」起頭難，「選票頭」的第一句話，更難措詞了！

照普通朋友們彼此相見了的第一句話，總是問人飯吃過了嗎？倘使提問也問諸位飯吃過了嗎？似乎不妥，未見得諸位都是餓着肚子來讀本報的。雖然在中國之今日，社會衰落，經濟崩潰，農村破產，沒有飯吃的人太多了！但那些吃大魚大肉，山珍海錯，美味大菜，滿漢全席的人，却也不在少數。我們既不能使那沒飯吃的人，都得有飯吃；又何必假慈悲問人飯吃過了嗎？沒有吃過，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也有見面之後，第一句話便問「你好啊」！這話也不忍動問，因為在這種年頭，表面上看來，何嘗不是大家都好；可是骨子裏，可辦得起好的，恐怕除了特殊階級的少數人之外，其餘的在那惡勢力壓迫之下，惡環境包圍之中，其能有全性命，已是萬幸；那裏還談得到好？雖然現在是中日親善，協定早已簽訂，海清河晏，天下太平之日。於此便可知即在太平之日，做人固也不很容易。

那麼說些什麼話呢？……我們自己也不禁好笑起来。我們當然不會說鬼話，即會，我們也不願說。如果會說鬼話，我們也早已得發了，還神煩來幹這種發不了錢，打不了架，救不了國的筆墨生涯嗎？但是我們也不說人話——別人的話。別人的話，自有別人家的嘴在替他傳聲，我們吃了自己的飯，何苦要幫別人家說話！所以，我們不說話則已，要說話，非自己的話不說；而且要口沒遮欄的有什麼說什麼，想什麼說什麼，不問說得說不得，總非說不可。雖然我們自己的話，也許有一部份被人認為不入耳之談；但聽不聽是人家的事，我們不能去干涉人家，而說不說我們的自由，人家當然也不能以不入耳而禁止我們不說。何況在這言論自由之日，我們的說話，已有國家的法律在為我們做強有力的保障；還有誰得來干涉我們？所以，我們格外胆壯起來，要來說說我們自己所要說的話了。

本報定名「社會」，顧名思義，對於各個社會，我們都要把我們所要說的話，痛痛快快的說出來。但是我們並不喜歡社會；也不願說社會。社會上有值得謳歌的，我們便把他寫出來；社會上有應該詛咒的，我們也把他赤裸裸一絲不掛的寫出來。在這裏有用憐憫與恐怖去激清人的靈性的悲劇；有用理智或取笑去懲罰人的道德的喜劇。我們正好比唱歌的伶人，在戲台上當着觀眾的面，將人生表現事做出來，讓觀眾自己去認識，自己去判斷，自己去拒絕，自己去詛咒，自己去作結論。俗語說得好：「做戲的是戲子，看戲的是「觀子」，我們誠然是個戲子；但不知諸位也願意做觀子，來聽我們說些話嗎？

第一句話雖不知怎樣說，可是話却已說了許多，我們所要說的自己話，也應於此；再說下去，恐怕說到鬼話，或是人話上，看費了我們說自己話的宗旨，所以便不再說下去了！——完



# 外患

張競生

外患比內亂重輕如何？就整個政治說，就經常說，兩者都屬重要。內亂不能清除，自然不足說禦外侮。外患未能清除，國內自然不能安甯。可是就時勢說，就權變說，有時要先清外患，有時則要先除內亂。因為兩者不能同時舉行，惟有就其急切者先行着手對付，而後再去整理他事。就現時我國大勢說，外患比內亂為急切。這個因我國地大人多，內政不能一時整理得好，自然不免於內亂繼續發生。又因內亂的暗中指導，常常操縱於外人之野心家。故對付外患，可以肅清內亂的外國煽動家，同時又可提醒本國人的勇於私鬪者起而為一致對外。就消極說：本國內亂縱使甲起乙倒，誰勝誰敗，終是一家人，不如外患與我人之利害不相立。內亂尚是傷寒，發瘧，與內傷症，可以緩緩醫好的，不是外患之致命傷。例如東三省與熱河一入日本之手，不但山河變色，甚且我

族人種有滅亡之虞。以此四省一比本國內部十八省之連年戰爭不休，則我人甯可為十八省內亂之人民而不願為關外日本之順民。我們在內亂省份，尚可設法圖補救，建設與復興，至於亡國奴是永世不能超生的！

尚且外患之風雲甚迫，牠是急性症不比內亂之緩性。今英法德意美俄與日大事戰備，有一觸即發之勢。美或俄與日本之戰場就在我國。我們袖手旁觀坐視成敗嗎？先前日俄在東三省作戰因我人太無作為，致使日勝，則這片好地被日搶取，俄勝則被俄拿去，無論誰勝，我們都是吃虧的。吃一次虧學一回乖，我們今後對這樣的外患，終當起來防備吧。

總之，今日我國之外患比內亂為重要。外患來得猛驟，不要幾日光景，外人就能把我們幾省或全國搶去。我們極望全國對外患有一致的準備，合力去對付。彼有勢力者當應停止內爭而一致對外，縱不能拼合全力，也當各人抽出一部份的力量去對外，須知覆巢之下必無完卵，請看今日

之東三省與熱河，尚容我國軍閥之互相搶殺爭奪嗎？

社會：1. 1. . . . 2

## 學救國三部曲

振基作



大學生操舞女

中學生學口號

小學生貼標語

# 論世界經濟與政治的結合

樊仲雲

(一)  
政治，在向來是視為一種理想，一種哲學的。所以一切政治的演變，都以為是由於一種理想哲學的理論。像法國革命樣，他們以為便是由於「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理想的動力。物質的因素，在向來的所謂政治中，實沒有什麼地位。並且，他們以為政治而受物質條件的支配，那是政治的墮落。

因為政治是由理想以發動的，而理想則存於少數天才的人物，所以向來以為政治的變動，由於少數思想家，哲學家，政治家，完全為英雄主義的。因此之故，政治帶上一種神祕的色彩，艱深奧妙，有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雖是如此，自民主主義勃興以來，民衆對於政治乃有參加的機會，而近代的報紙，對於日常政治，輒不絕的有淺顯的解釋。政黨既利用實際的物質利益，以博取民衆的投票，民衆爲了自己實際的物質利益，也漸漸的不以政治爲一種抽象的理論，覺得是與自己的生活有關。

這是一個近代政治演變的大勢，然而直到大戰以前，一般人對於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仍抱着自由放任主義的見解，以為政治是政治，經濟是經濟，二者最好各行其是。他們的理論的根據，半是由於封建政治時代所遺留的觀念，以為由政治來管理經濟，勢必阻礙經濟的發展。而還有一半原因，則由於當前的實際情形，因為國民的經濟利害，彼此不能盡同，若以之來參加政治，勢必以內部經濟的矛盾，使國內政治彼此發生爭競，不能安定。

因此之故，直到大戰結束，凡爾賽條約依然是政治的理想主義的產物，而美總統威爾遜所提出之十四大綱，尤表示着哲學的意味。結果因為偏於政治的理想主義而忽視經濟的實際情況，遂致弊竇百出，所謂「和平條約」者，反成爲今日禍亂之源。這表示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實際上已不可能了。

但所謂政治與經濟的合作，則如過去民主主義的政治，此黨被派之間，各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因為利害的衝突，致政府像走馬燈樣，迄無安定之時，這不但有害於政治的運用，且反爲經濟發展的阻礙。蓋一黨一派的政治，勢必不能代表全國的利益，所以我

們現在之所謂某國某國者，實不是統一的單體，內部包含着許多的矛盾。如農業與工業的衝突，產業資本與銀行資本的衝突，俱其舉舉大者。且如英國投於阿根廷農業的資本，與投於其自治領地的農業者衝突，而此二者又與其本國的農業亦在競爭的地位。所以我們說到某國的政策，須知這並不包含全國的利益，不過是當時佔有主要地位者之經濟利益的代表罷了。

這樣，舊日政治與經濟彼此分離的理論固不行，而所謂民主政治的思想，也大有弊病。迨至戰後，以社會狀況的不安，於是乃更難於應付，到了最近經濟恐慌，遂益茫然無所措手足了。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於是在這時候，有獨裁主義之出現，打破舊日虛偽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而以政治控制經濟，以經濟發動政治。政治與經濟，這樣乃得到正常的結合。

## (二)

獨裁主義的形式有種種，然不論其為蘇俄式的共產主義獨裁，意大利中等階級的資本主義獨裁，德國貴族產業資本家的獨裁，以及美國資產階級的獨裁，其所由來則一，都是因為國民社會經濟的破壞。如在俄國，由於組織之不健全，加上戰爭的打擊與官僚的腐敗，此本來未嘗安定的經濟，遂趨於崩潰。在意大利是由於戰後經濟的困難。在波蘭，是由於這新建的經濟組織不能在世界經濟中站定脚跟與人競爭。至如德國，則由於外國政治經濟的壓力。而獨裁主義的作用，便是在重建經濟生活的基礎。

但如俄國，其所取的方式為革命的，把社會的經濟關係完全加以改組。意大利與波蘭，是一種將所有權力都歸於中央的形式。美國的總統，除了對於外交財政以外，原具有獨裁的權力，現在則更為擴大。德國目前是向着統一主義而邁進，欲乘此打破舊日聯邦的組織。他們都想以此種政治的變革，來企圖經濟的重建。

因為獨裁主義是由這種經濟改造的要求而來，所以有許多獨裁主義的意圖，因了經濟改造的失敗而不成功，這便是說獨裁主義又必須把經濟的生產力整理擴張與其政治相應的程度，始克保政權於不墜。俄國克倫斯基 (Kerensky) 的失敗，是由於經濟改造的不成功。德國白魯賓 (Brüning) 在實際上已為獨裁政權的崩壞，以及後來斯來赫 (General von Schleicher) 的失敗，都是由於此故。然而有許多領袖，以惑於政治的理想，而忽略經濟的改造。甚至如列賓，那樣對於經濟的改革，懷抱現實主義的人，亦不能免此。他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視為立即將是世界革命的興起，戰壓迫者解放的成功。但至一九二一年後，以事勢的需要，卒不得不着重於經濟的建設。自一九二八年起，乃完全集其全力以求五年計畫的實現。

對於經濟改造之注重，尤其自世界恐慌以來，成為必要。雖如意大利與德國那樣，其獨裁主義的重點，在民族意識的復興，如意大利之以古羅馬帝國自期，德國之以德意志高於一切自許，然而根本所在，到底非這種抽象的觀念，而為經濟的必要。所以意大利

利到了後來，以迫於貧困，不得不放棄侵略的造艦計畫。而如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所謂新政策 (New Deal) 則目的所在，完全為經濟恐慌的克服與產業的復興。俄國因其五年計畫的成功，乃能利用生產的數字，經濟的統計，刺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

世界經濟恐慌的原因，是由於缺乏統制的生產力不能與消費力相應，而各主要工業國家在這彼此有密切的依存關係的世界，又互相敵視，不能合作。故為保世界經濟的地位，國際的協調主義既不可能，遂惟有更注重於國內政治經濟的統制。這原是世界戰後的大勢。如雇主與勞工的組織之統一集中，縱的與橫的企業聯合之發達，以及連鎖的經理制度的擴大都是。慕沙里尼要把意大利全部經濟生活包含在六個團體 (Coporativo) 當中。英國雖然個人的與缺乏組織的經濟活動尚是很多，但如銀行，鐵路的擴大為包括甚廣的組織，以及產業合作的增加，都是不可磨滅的事實。在他方面，英國還想把殖民地及自治領地都打成一片，成為一個完全的經濟單位。質言之，這種傾向便是走到統制與組織的路。在政治上為獨裁主義，在經濟上為統制，或計畫經濟。

### (三)

十九世紀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期，故其特徵在政治上為民主主義，在經濟上為自由放任主義，而在社會生活方面則為個人主義。二十世紀為資本主義的沒落期——至少是改革期，修正期，故其特徵為政治的獨裁經濟的統制及社會生活上的集團主義。而區別這兩個世紀的界限者，則為歐洲大戰。倘若不從年代而從歷史的事件來說，那末大戰的休止便是十九世紀的終結，二十世紀的開始。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表示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回光反照，而俄國革命的成功，意大利法西斯蒂的進軍羅馬，則表示二十世紀的新時代的到來。

戰後十五年，由政治與經濟的錯綜關係，我們可以分作四個時期。第一期承戰前理想主義之餘，是想以政治手段來解決一切的時期。這個時期當一九一八至二三年間。共產主義的革命，與動亂，自蘇俄而中歐，卒為舊日的政治勢力所遏止，在經濟上如通貨的動搖及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與外國匯兌的崩壞及由此所造成的戰前國際貿易的停頓，雖然漸漸得到恢復，但是由大戰所遺留的許多經濟問題，依舊未曾解決。綜觀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動亂期。

第二期自一九二四至二九年之夏，是以經濟問題的解決，謀政治安定的時期。在這期內，如英美的成立戰債協定，道斯賠款計畫的實施，英國的恢復金本位，及以國聯並英蘭銀行之安定借款而歐洲匯兌趨於恢復等，都是走向經濟的安定的。此外，蘇俄之復歸於國際集團，美國之漸趨繁榮，表示世界資本主義是重振起來了。所以我們若把第二期與第一期來比較，第一期是由社會的不安而來的社會主義勢力的勃興期，第二期是由經濟安定以來的資本主義的反攻期。在資本主義產業合理化的政策下，勞動運動會

不絕的起伏着，最著的有如英國一九二六年的總罷工。

第三期自一九二九年十月至三一年，是世界經濟的恐慌期，產業彫敝，物價下落，馴至造成金融危機。以楊氏計畫的成立，雖然德國的危急現象得到暫時的安定，但不久便是華爾街不景氣的暴風。於是影響所及，國際貿易更以衰落，失業問題亦日益嚴重。而在這二年間，最值得我們注意者，是法國金融資本非常的活躍。這使英國的金融恐慌更以危急，致不得不廢棄金本位，其在中歐法國資本更發揮了黃金的威力，使德國低頭屈伏。這表示資本主義的病象，確已進於「第三期」了。

第四期自一九三一年九月起，因病象的險惡，於是不惜為軍事的冒險，以謀挽救於最後。這在歐洲，便是德國國社黨勢力的興起，在遠東，便是日本之悍然不顧一切，奪取我東北。在這樣的現狀中，一切國際協力的計畫，當然無由實現。裁軍問題，戰債問題，始終沒有解決的希望。每次國際會議，都不過更增加了彼此間的對立關係。倫敦世界經濟會議，即以這樣的形勢而告終結。於是結果如中歐各國及南美諸邦，國際貿易簡直完全停止，在各主要產業國家，則失業人數，仍沒有什麼減少，反之，如法意捷克等國，則更見增加，由這現勢，當然要引起社會的不安，而各國當局欲以武力為解決之心乃益亟。德國的突趨頑強，不惜一拼其存亡，使歐洲政局緊張着戰爭的危機。而日本的破棄國際條約。奪我東北，則一方面加深了各國的對立，他方面促進了各國欲向我國求取出路的決心。

### 平凡瑣話

四川田賦，各防區內駐軍任意預徵，每年有預徵至六七次之多者，少亦三四次，故雖現在祇為民國二十三年，而川民已有完民國八十年之錢糧者，昔蘇東坡靜坐詩云：

「無事此靜坐，一日如兩日，人活七十歲，

我已百四十。」依蘇詩所云，川民的增壽，比靜坐是更增幾倍，活二十歲，已是八十的高壽，豈軍閥之搜刮，反足令人延年益壽耶？

廣東稅重，且名目繁多，有人撰一聯曰：「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祇剩屁無捐，」小民生今世，總還僥倖，得以自由放屁也！

——平凡——



# 說罵

林語堂

靈犀先生來函，謂「罵人快事也，挨罵亦快事也，足下同情否？」因就數語拉起來說，作為答書，並實社會月報。

夫挨罵快事也，而余於無意中得之。嘗細思之，其快有三。第一，洋場惡少，無聊黨販，罵我牛馬，罵我犬豕，尙不會罵我爲出爾反爾，毫無志操，投降武人之黨報機關小編輯。則其罵尙不十分惡毒。第二，前年有人造我謠，謂我亦入××團，今社會新聞罵我，足證明吾未賣身投降。某方又造謠，謂我左傾，今得自由談罵我，又足證明我未左傾。兩相對罵，適抵於無，勝於我之自辯多多矣。夫無意中得我敵人爲我洗刷，還我一身清白，豈非應三跪九叩頭至社會新聞及自由談編輯室之門而致謝意乎？第三，環觀罵我者，無一爲我所敬重之好友，亦無一用真姓名之光明正大人，皆匿名作洋場惡少文學黨三小把戲，如此豈不使我心地泰然。倘有吾之畏友罵我，則我必自警惕中心不安也。今無之，豈非快事中之大快事乎？甚至一篇好文章，罵得癢，罵得妙，罵得巧者亦無有，惟南京中央日報副刊會爲我作一墓誌銘，實在太好，當算例外。夫罵與挨罵，在中國卑鄙鬼祟之社會，何足爲奇？吾知罵我之青年黨販，與我相見，還不是大家笑笑，說「那不過是拿稿費或飯碗問題，或迎合上峰意旨。」而莫不承認我私人生活比他嚴肅，我的志操比他堅毅。大家一把手，不是又是好弟兄麼？所以揭穿了，真不值一笑。不但不笑，且可發生慈悲心腸，賠我皮肉，養幾個青年飯碗，亦無不可。總之，此回所謂罵，我不當爲理論的，只當爲政治的。或係上峰命令，或係含有作用。我甚願站開，讓自由談與社會新聞對罵，看看光景也。何以言政治的。彼義憤填胸罵幽默爲頹廢，我似可着急矣；然一反思，彼輩不敢罵顧祝同，不敢罵湯玉麟，則我心下泰然。彼義形於色罵小品文爲清談誤國，似又應着急矣；然一看彼輩不敢罵逃禪誤國，則我心下亦較安些子。夫逃禪何事也，而舉國若狂，尊班禪若父母，敬喇嘛若神明，若謂王何清談足以亡晉，則逃禪佞佛足以滅中華而有餘。乃因此輩耳目口心，皆非己有，舌端筆下，已賣他人，對於此一節一個屁亦不敢放。然則此輩而自謂不「頹廢」有「氣節」，則吾非力求「頹廢」不可。俗語曰「眼不見爲淨」，吾欲裝作不見，則滿天下皆比我關心國事之正人也。此是我由聰明轉入糊塗，賺得之一服定心丸藥。公之足下，以爲何如？



請看笑人者

人亦笑其人

聽看笑人者

人亦笑其人



# 一個平凡而難解決的問題

自·在·

當我的殘餘靈魂拖着活屍從宜興回到上海的一天中午，馬兒先生曾來訪我。那天我們照例登了半小時的牢騷之後，他像昨天本來的我去吃晚飯，以我不在上海為恨。同時他又說社會月報要出版了，他們要我寫點稿子。

馬兒先生走後，幾次都想執筆寫稿，可是為着近來心境的不好，加以天天要乘乘乘米，東奔西走的向朋友借錢，拿舊衣裳到小洋店去當，晚上又常常失眠，還有關心來寫什麼稿子！不料前晚在大世界旁邊一個地攤吃麵飯的時候，不覺向馬兒先生走過，替我付了四個銅板的麵飯，并要我在兩天之內，一定要寫一篇稿子。我想我的肚裏常常捱飢，我的知識又思比我肚皮饑得厲害。正在這個舊生活（不敢作違心之論，而這就是新生活）的環境中，叫我寫些什麼呢？直筆嗎？容易惹是非的，曲筆嗎？真心有點過不去。左思右想，找不着相當的豐富資料，不知不覺間，剛剛吃的四個銅板麵飯，却已消化淨盡，肚裏也吱吱作響，報告又要加添些「白米」了。

馬兒先生來訪我時，說原本要請我吃飯，剛剛又替我付了四個銅板麵飯，綜合前後兩次，都是吃的問題，我就說「吃」真是天下最大的問題了。三民主義之中，有民生的主義，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他也是說吃飯問題的，甚至無政府主義，也無非說是為解決人類的吃飯問題。推而至什麼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爭地爭地的戰爭，也無非是為了吃飯問題，前幾個月，福建的所謂人民政府，標榜什麼「計口授田」，也是吃飯問題，嗚呼！吃飯的重要，又豈只寄稿子而已哉！

君不見在滬十里洋場的上海，所謂東方的小巴黎，牛鬼蛇神、貪官污吏、奸商買辦、洋奴流氓，以至告地狀的文丐，捉牙蟲的老婦，週身梅毒的倡伎，奇裝異服的明星，汗流浹背的苦工，XXXX的XX那一個不是為了吃飯問題，而出賣靈魂，出賣肉體，出賣腦汁，來博取麵包呢？所謂新女作家而當舞女，就是「新生活的嘗試」，不過是自欺欺人之談，其實無非是吃飯問題，天下事說穿了，就是不值一個銅板子。

我們又看那些所謂偉人先生，野雞政客，失意官僚，落伍軍閥，無聊文丐，租界流氓，常常勾結起來，組織什麼集團，來作奪取政權的工具，未上台時，說什麼救國救民的大計劃，要是他們真有取得政權的時候，他們一切的話都忘了，除了爭權奪利而外。所以然者，無非為一勞永逸自己以至子孫的吃飯問題打算罷了。

誰人甘願做賊，冒死去搶劫東西？誰人肯背離父母妻孥跑到外面去，做法律所不容許的強盜？誰人甘願把父母清白的遺體，供生強熱的做枕墊？誰人不願在家裏享福，而肯一天到晚乾吳氣撲鼻的拾垃圾工作？誰肯丟臉挨罵，沿門託鉢去討飯？這些這些，無論是壞的好的，無一不是為了吃飯的問題，不管生命的危險，不顧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忘八了。

「榮米夫妻，酒肉朋友」也是離不了吃飯問題，甚至路邊野鬼，都要備些紙錢麥飯，齊人驅其妻妾，是說饜飽酒肉而後返家，出家的和尚，六便雖淨，五蘊雖空，父母兄弟妻子朋友可以不要，却不能不掛單，再拿盆子來遊南京，我們市當局，除了拆除貧民小屋之外，還要請上海一班所謂名媛學專車到南京陪他吃飯。是以寫稿子，要吃飯，本來是平凡得很，而寫稿子，換飯吃，才是讀書人的厄運，寫了稿子，換不着飯吃，那更是天下最慘不過的事。（淒涼熱鬧，客串性質，自然例外。）我拿褲着肚皮而談吃飯，並不是說什麼風涼話，實在像「跛不忘履，替不忘履」的一樣，所謂「窮風流，饑快活」的意思，沒有什麼特殊作用，那些吃飽阿斗的飯的要人們，辦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才是有他們的玄妙作用。

日本的生命線，孫殿英率了飢軍數萬攻城略地，無非為吃，四川軍閥連年爭地盤，也是爭飯吃，推而廣之，不是神仙，誰能不吃飯，吃飯就成人生的大問題，幾千年來，中外古今，找不着一條完全全極好的解決方法。

# 百感篇

曹聚仁

## (一) 奉承哲學

明嘉靖年間，嚴嵩當國，朝野求富貴的蠅聚於其門下，有人改神童詩詠之曰：「天子重權豪，開言惹禍苗；萬般皆下品，只有奉承高！」「奉承」即是今人所謂「拍馬屁」。功名富貴從「拍馬」中來，人人所習知；「拍馬」要拍得主子心癢癢地方見功效，便非人人所能巧使活用。明人輯笑倒集，中有清客一修，云：「清客慣奉承大老；忽大老放一屁，客曰：『那里響？』大老曰：『是我放個屁。』客曰：『不見得臭。』大老曰：『好人的屁不臭，就不好了。』客以手且招且嗅曰：『纔來，纔來！』」這可說是懂得奉承哲學的三昧，吾輩笨嘴笨臉，萬難學得！

## (二) 人話

友人竄君，幼年時讀華盛頓斬櫻桃故事而好之。一日，一失手打碎了他父親所藏的古磚。他的父親正盛怒查問打磚的人，他挺身向前承認，想做得和華盛頓一樣正直。可是一下大巴掌打在

他的臉上，正值得到報應了。昨讀王照先生的小航文存，中有一段記載他和李鴻章門客不投機的對話云：

「庚子四月，余以僧裝由日本潛入山東，南游吳楚；八月北歸天津，潛伏一年，創製官話字母。辛丑八月，赴北京賢良寺謁李合肥。合肥託病不見，委其最親信之幕僚于式枚代見。于氏謂余曰：『老前輩從海外歸來，必有挽救我們中國的策略。請就此暢所欲言，轉達老相。』余曰：『我無策略，況且天下事非一策一路所能轉變。我們中國大缺點，在四萬萬人知識不夠。……我的下等見識，中國政府非注重在下層的小學教育不可。但是中國的下層教育，有比外國最難的原因，非製出一種溝通文語的文字，使文字語言合而為一不可。一切政略，我是外行。』于氏不悅曰：『這不像老前輩的雅言！老前輩必有雄謀碩畫，不屑對我們小角色說出！』余知其不懂人話，乃謝之曰：我真是外行，不是不說。』遂辭而

出。」(大謬)

乃知老老實實說一點「人話」，在社會上更容易碰釘子。相傳梁啟超，有一回，到南京拜訪齊耀琳，暢談了三四點鐘。梁氏出面語人曰：「



## 催眠曲

曹聚仁

在有一個時期，我真被孩兒的哭聲吵得，鬧得頭都發昏了。每當我提起筆來，要寫一點兒稿子，或是執着書本要想着幾行，可是被孩兒們的吵哭，便使我心亂，不知寫什麼看什麼了。於是，我便感覺到可愛的孩兒們，惟一的缺憾，便是哭吵，真恨他不能很安靜地在搖籃裏睡他的夢。

我的內子，也和我同感。每遇到孩兒不肯安睡哭吵之時，便抱他在懷裏，哄着他睡，嘴裏還唱着唔唔的催眠曲。雖然她所唱的，並不成曲，很簡單，及不上未曾娶她子先學會唱小寶寶要睡了的歌聲小兒們所唱的那麼動聽，却也常會把小孩催睡了。有時催睡曲失了效用，小孩哭吵不休，萬般哄騙，也都沒用；她愁了，她也不問小孩哭吵不休，是不是感到什麼痛楚不舒服？她總是不問青紅皂白，便盡施威權了。舉手在小孩的肥白臀部上，重重拍了幾下，小孩受痛，自然大哭起來；哭了一會，也許爲了疲乏，便也呼呼的睡着了。我雖覺得這種方法，未免太殘酷，然也喜其很有效力，能催小孩入睡，讓我兩得以安靜，可以自由寫字，看書，甚至打牌，談天。好在小孩受了驚風，除了哭泣一回之外，也決不會向我兩說話。

下不得！我長短短說了幾點鐘，什麼話都已說完了。他好像也有問必答，可是什麼也沒有說。齊氏弟兄（耀琳耀珊）以「琉璃蛋」著稱，當時分館江浙兩省的省政；連梁大政客都佩服不已，足見「爐火純青，絕無一人二氣！」

### （三）始悔其多

明袁中郎言：「余鄉有一匠，篋中常貯數金，無居二十年，無日不飲酒，盡其妻者，匠利其與之為浪友。後因年饑，有誦其妻者，匠利其值少取之；不一二年，憔悴欲死，朝夕奔波，無餬口之策，始悔其妻之多也。」舊約創世紀說上帝不許夏娃亞當吃知識果，夏娃受沙旦的誘惑，

吃了禁果，乃被驅逐出了樂園。中國舊時傳說，謂倉頡造字，鬼夜哭。從前我不解這種傳說的含義，原來也是一種始悔其多的說法，人類有了知識，能運用文字，好像比渾渾噩噩的衆生，高了一等；但人間世的悲哀，就從知識文字而來，反不如渾渾噩噩者之怡然自得，只能「始悔其多了！」晉書阮籍傳謂「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才華蓋世，而以酣醉自保。有一回，司馬師演讓九錫的喜劇，公卿勸進，一定要使籍為其辭。阮籍故意喝得沉醉，想躲過這筆賬；終於使者逼取，非立刻等成不可。我想：阮籍當日，亦必深悔才情之多也！



桿聲與桿槍

作長樓江

抗，自古以來，祇有不孝的兒子，沒有不慈的母親；法律上也從來不會找到不慈的罪名的。

自從無線電中流行了播送儂歌曲，熱鬧得很，每天總要聽到好幾遍。聽着那般清脆的歌喉，曼妙的曲子，來大催特催着，自無怪一般人都要為之昏迷不醒了。

可是我近來却患了失眠症，無論用什麼方法，都不能使我安睡。我真恨極了！恨我沒有人家那般福份，不能閉着眼睛安睡，使那靜淡的浮雲，朦朧的月光，憔悴的花枝，恐怖的鬼影，都不得映入我的眼簾；使那淒涼的夜鶯聲，冤鬼的怪叫聲，叫化的求乞聲，痛苦的呢呢聲，都不得送入我的耳鼓。呵！我真要讚美睡：閉上眼睛，一切鬼怪都不見，一切痛苦都忘了。但我偏不能，連這一點權利我都不能享，我又何以如此苦命呀！和我同病者，又不知有幾多人？雖然也有人在向我們唱儂歌曲，教我們好好安睡，甚至也如我妻一樣地施施威權，採用武力政策，在我們身上痛打。但我們受痛之後，却還不敢如小孩們之大哭，兩隻眼睛，還是睜得圓圓地，不能入睡。

俗語說：「陳年老酒一釀一千年」，我真恨不能像我的老親宗那樣痛快地睡一會。但我也不能同他那樣睡上千年，祇要來個二十分之一——睡他五十年，醒回來時，正是我們胡適博士所說，中國復興，國富民強的時候，豈不快哉！豈不餘哉！

# 鴉片煙救國論

金滿成

別人是否認爲幽默我不得而知。

但我是說老實話。

提倡吸食鴉片煙，實在是可以救中國的。我們把這樣胆大的命題既經說出來以後，必然也應該本着一般論理的法則，先舉出一些關於此問題的論證來，然後才叫人心悅誠服。

第一，鴉片煙是叫身體瘦弱的。但正好，這正是救國之本之所在了。中國人是不需而且不應當有強壯身體的。請問，我們拿強壯身體來作甚麼？我們又並不需要同日本或同法國打仗！我們只需要的是打內仗。打內仗，大家是弟兄，拳頭無力，到還打不到甚麼頭破血流。

第二，鴉片煙是足以銷磨人的志氣的。但正好，這也是救國之本之一呢！因爲我們現在正需要的是和平救中國。和平即是讓步，讓步，就是不應當反抗一切欺負

鴉片煙救國論

你的人。耶穌說：「他打了你的左臉，右臉也給他打一下罷！」歐洲人不能接受此教訓，基督教於是在中國來宣揚；中國人仍不能全部接受此教訓，所以牧師們聲嘶力竭。殊不知病之所在，在於人有這點志氣。若吸了鴉片煙後，那就馬上成功了。中國人未全體吃鴉片煙，所以日本還只能佔東北四省；這才等於打了左臉；若一旦全體吸了鴉片煙，那就連右臉也會給日本人打的。這是聖經，這也就是美德；和平二字該如此解釋。全世界人類覺悟的太少，中國人該作個模範。

「何以吃了鴉片煙，就可以達到如此成功的境地？」你一定會問。我則舉張學良先生爲例。你問他現在肯不肯讓日本，他一定口口聲聲說非反抗不可了；何以故，戒了煙故，這樣中國會與人開仗，會大亂。但從前他老先生又何以不抗日本呢？

因爲不會戒煙，志氣心地無不平和呢！

第三，鴉片煙是過甚耗費時間的東西。但正好，中國人正欠缺那耗費時間的東西。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失業！有多少人遊手好閒呀！有多少人在那裏喊無聊呀！好的，用不着鬧。吸鴉片煙去，那就完全解決了。到了你上了癮以後，你還會嫌時間多，我就不相信；你會喊無聊我也不相信。

第四，鴉片煙不是很耗費金錢麼？這話對。但在這裏，反而正是我們提倡的理由了。因爲中國人民據說是不窮的。因爲政府，新聞紙，從來沒有討論過中國人民窮的問題；失業沒有飯吃問題，流離失所的問題通通是沒有看見人討論的。在歐美國，有幾百人失業，政府就開閣議；中國不會開過類似的會議，足見中國人民不窮。反之，中國開窮者，乃是政府。但提倡吸鴉片，正是爲政府開財源以救中國。我從那產鴉片煙的大本營四川國來，一切情形我知道。四川的所謂特稅，（即鴉片煙稅）每年收入是四千萬左右。在四川未公開鴉片煙以前，鹽稅爲稅收最大的一筆

；但不過三千萬左右；特稅現在居第一位了。政府給美國借款不過四千多萬，全國認爲是大問題；而鴉片烟稅若一公開發收，又公開發勵人民吸食，那麼，每年增加

收入，至少在三萬萬左右。豈少也哉？豈少也哉！真正是洋洋大觀呢！總之，我們並不開玩笑，我們希望中國人有辦法；若一切辦法都不能解決中國

的問題，提倡吸鴉片烟也是值得試辦的辦法之一。至於買飛機打日本，花錢，費事，無關宏旨也。我們爲甚麼要打日本？

四月某日，於上海。

# 官國

## 巴子

中國的會形成「多官之國」，「世界公認而且驚異的多官之國，真的不是偶然的。

「做官」的心理，在中國原是「自古已然」。莫說讀了幾卷書，博得了個「書生」的頭銜後，就認「官」是惟一的出路；就是那些並不讀書，在前稱做「白衣人」的——而他們又

本來有他吃飯的業務，可對做官一道，至少也要做他幾回熱烈的夢。在這樣普遍的心理下，於是都認晉時陶淵明先生的「不做官」爲奇蹟，相率歌詠而讚歎之。其實，陶淵明先生的不做官，一點也不用希罕，須知他也未嘗一輩子不想做官，不要做官，他不是公開地說過嗎

？「不願爲五斗米向閭巷小兒折腰。」這一句話表面自然是他不做官的說明，但實際上却正是他要做的張本。他的不做官，是爲了僅有的「五斗米」，而且爲了這僅有的「五斗米」還須「向閭巷小兒折腰，須「益發覺得於心不甘。」那末要是有「六……斗米」，要是「向當朝的大偉人大要人折腰，」他便將就「爲米」而「折腰」了。只可惜陶淵

明「官運欠佳，」不給他六……斗米；大偉人大要人也不教他折腰，要不然，現在歷史上的陶淵明，准是一位老於宦海的「官人」，「歸去來辭」的文章准不會做，「三徑」與「松菊」，也准荒蕪凋謝得一點也不「存」呢。所以，中國有史以來，官是無有不想做的；不過「於今爲烈。」

在從前，爲了要做官還讀書；還有爲了要

向閭巷小兒折腰而不做官。在現時，讀書不成問題，要做官只向「裙帶」上下功夫。又只要有官做，莫說肯向閭巷小兒折腰，就是向仇人，向敵人，向……折腰也滿不在乎。做官的技巧愈進步，於是中國的官愈多了。

中國的官愈多了，准有一日會由「多官之國」進而爲純粹的「官國」。這話，是他們所不可不相信的。

# 近代婦女運動的新動向

郎魯遜

拿破崙說：「國家就要糟糕，要是女人來參加政治。」這顯然是過去了，却乃勒東 G.K. 放出來，同時參加了社會一切的活動，而且獲得普遍的成功。以前婦女祇爭選舉權，以獲得在政治上和男人平等的地位，但從大戰以還，婦女在政治上有了不可搖撼的地位，復參加素以男人為中心的職業，如軍警

工作，如鑛工，機械，科學，她們發揮她們的智慧和能力，並不弱於我們男子，更證明了過去是太埋沒了她們偉大的智慧和能力，這種損失我們男子要負着極大的責任，那是我們不使她們有表現的機會。

考婦女參政的最早歷史，可說是過去的政治，雖由男子獨占着，其實他們在政治實施上，推行上，除出極少數那種剛復武斷，有成見的人外，沒有不商榷

然，是過去了，却乃勒東 G.K. 說：「現代的婦女，爭選舉權，可說女人是最愚蠢的東西。」這在女權膨脹的時代，無疑的在婦女運動者的眼光裏，該撲滅打倒的反動言論；列甯說：「倘使我們不使婦女加入社會生產，政治，軍隊的隊伍；倘使我們不把婦女從家庭和廚房裏解放出來，那末我們從艱苦裏所獲得的自由，永遠得不到保障。」還有「每個在廚下烹飪的女人，就能學習治理一個國家。」這二段話，重新估定了婦女的地位，這可說是現代婦女運動的一塊奠基石。



在希萊特領導下的女遊行的行列

現代婦女藉着她們自身的覺悟和掙扎，他們不獨從男權下解

太太的，所以婦女在實際上，是握有一切政治的太上權，不過她們不出面而已，我們男性為徒擁虛名的傀儡執政者，如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女子如武則天，慈禧太后，她們都是太上皇帝。她們的荒淫，那是另一問題，西太后的垂簾聽政，更是開婦女參政的先導，我們再看到從最小的父母官的縣令到最高的相國，那個不是奉行枕畔會議的決議案，又那個官兒不是以奉行枕畔會議決議案，為博得嬌妻的歡心，想讀者當不致有異議吧！

話雖如此說，但婦女參政權獲得有法律根據的，換句話說，由議會通過議案，有明文規定婦女在法律上與男子有同樣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是美利堅合眾國，魏耀孟邦 Wyoming (U.S.A.) 早在一八六九年，是世界最早的一個賦與婦女有參政權的，其後各國才相繼開放女禁，但時期參差不同，現作年表如後：

奧大利亞聯邦

芬蘭



挪威

〈她們為失業而掙扎也為要求工作而示威呼號〉

亞，南斯拉夫。

中國的各級政府和黨部及社會一切組織，都有婦女參加，唯

1893  
1906

- |     |      |
|-----|------|
| 丹麥  | 1915 |
| 荷蘭  | 1917 |
| 俄國  | 1917 |
| 英吉利 | 1918 |
| 德意志 | 1919 |
| 奧大利 | 1919 |
| 匈亞利 | 1919 |
| 南斐  | 1919 |
| 美利堅 | 1920 |
| 比利士 | 1920 |
| 波蘭  | 1921 |
| 瑞典  | 1921 |
| 加拿大 | 1921 |
| 印度  | 1922 |
| 希臘  | 1930 |
| 西班牙 | 1931 |
- 婦女尚未獲得參政權有下列國家：  
中國，阿根廷，法國，日本，意大利，瑞士，葡萄牙，保加利亞，羅馬尼



倫敦的鐵匠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祇限於女黨員，大部分的婦女，還是沒有明文規定，又國家政治組織與其他的議會制度不同，而且在中國目前男子亦不是普遍有參政權，蓋參政權，是僅限於國民黨員，各級政府的女官，是由政府任命的，所以我想中國婦女獲得普遍的參政權的時期還早，那或在憲政時期，才會有明文的規定。

我記得前在法國的數年裏，每逢着普選的時候，婦女例有一次示威的運動，要求參加權，但每次總是失敗的，因為這僅是少數的婦女，那大多數的婦女，都是不願參加政治，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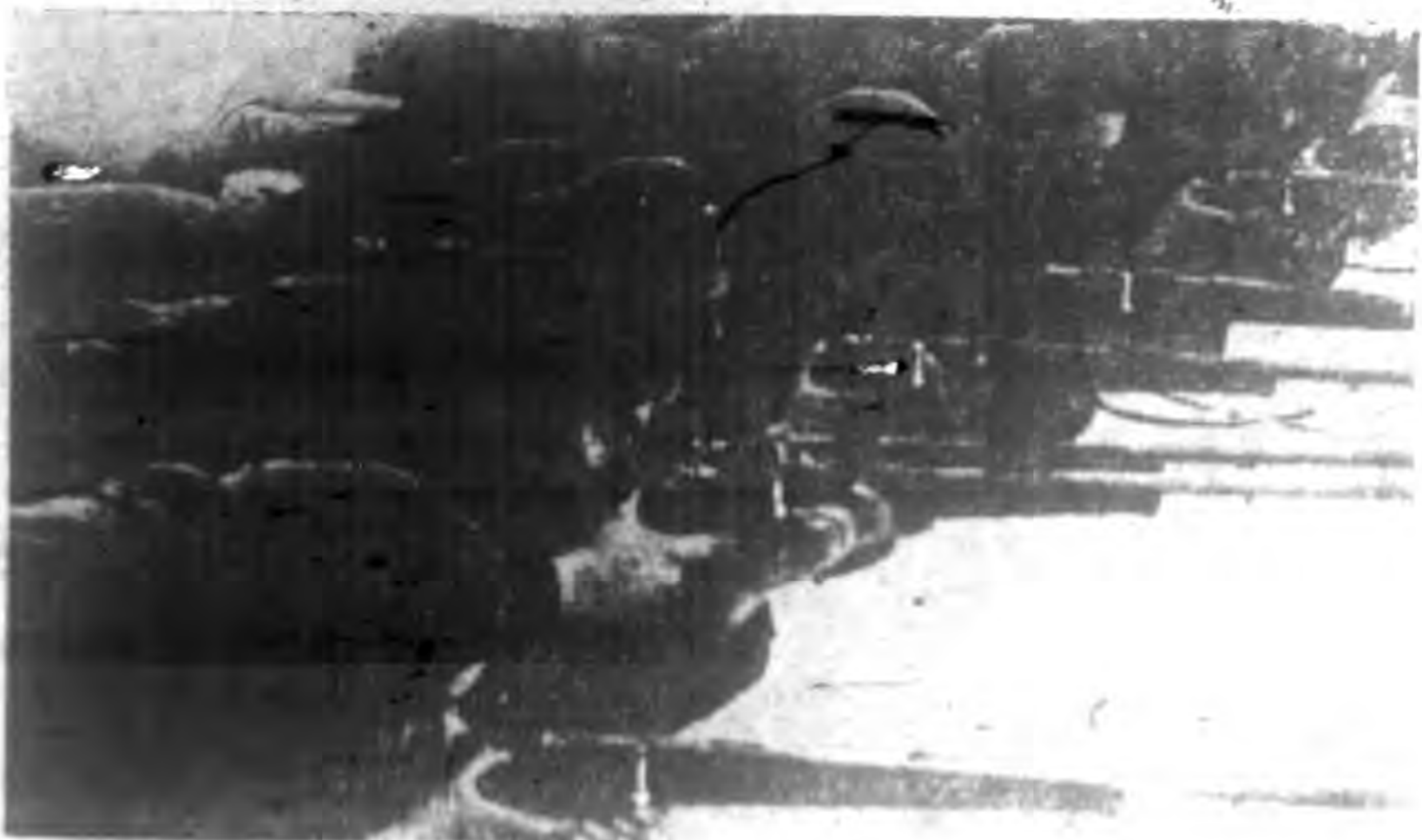
我目睹的。法國的婦女，對於政治感不到興味，除出絕少的女性外。社會的一切活動，如商店的職員，機關衙署的辦事員，餘如從事文學藝術科學，有很多女性的參加，她們還兼顧家事，待日間的工作完了。實在她們因

受大戰的生活影響而感生活艱難，而從事職業，她們都嫌怨着職業。她們甯願拋棄參政權而治理家事，因此每次的要求參政的運動，沒有廣大的擁護和助力，故結果是每次遭着失敗。

女子有參政權的國家，照理女子都應當享受這種權利，其實也不盡然，實際上投票的女子亦不多，現將有參政權的國家，投票的女子的百分數及與男子投票的總數的比較，記錄在後面：

國別

挪威



在訓練營的蘇俄女軍

男子

女子

百分之七十六

百分之六十一



奧大利亞聯邦那 百分之六十四 百分之五十一

德意志 百分之七十九 百分之六十八

芬蘭 百分之六十八 百分之六十三

捷克斯拉夫 百分之九十二 百分之九十

奧大利 百分之九十四 百分之九十三

其餘的國家，女子投票的百分數更少，主要的原因，大部分

女子是忙於治家，且對政治缺乏趣味，還有最大的原因，使女子自行放棄選舉權的，因歐美國家，在社會的各種的活動，已完全開放女禁。婦女而已取得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如教育，遺產，及離婚，在法律上和男子取得同樣的保障，她們實在不需要旁的什麼特權，因為她們已取得人的地位，她們更沒有什麼女權超過男權的野心，還有以家庭裏天倫樂趣，培植女子及治家，為她們理想的事業。我以前常聽見她們因生活的奔波感到厭倦，而怨苦職業，所以婦女因天性習慣環境趣味種種的關係，而放棄參政權，決不是偶然的。

但也有相反的，這雖是占婦女百分數上少數中的最少數，這可以說與婦女的天性習慣環境趣味相反的，就是婦女從事秘密的



俄國的女工

政治工作，和戰時的間諜，日俄戰事，日本婦女在巴黎的刺探軍情，中國辛亥及最近革命婦女，所担任謀刺滿清官吏，及秘密運輸械彈，最著名的秋瑾女士。俄國十月革命，婦女更顯出活躍，佛合味尼 Vera Zasoulitch 她是俄國革命史上最早的一個女子參加暗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但未被捕，後組織革命行動委員會，在一八八三被捕，先判死刑，後改流放西伯利亞，在一九〇四始釋放，在西伯利亞作苦工，凡二十年，現在被奉為蘇俄革命的元勳。佛合常助里德 Vera Zasoulitch 是一個貴族，她是俄國第一個參加革命的女子，為革命行動委員會的重要活動份子，她第一次被捕在一八六九，後釋出，又因暗殺脫離佛佛將軍 General Trepo 而遭逮捕。當時聖彼得堡的政府將

她判決流徙西伯利亞，因輿論的不值，而得釋放，後仍參加革命運動，她在蘇俄歷史上與味尼有同樣偉大的地位。又女子第一個為革命犧牲的是索斐亞班奧佛斯加霞 Sophia Perovskaya，是聖彼得堡執政的女兒，先參加宣傳的工作，亦為革命行動委員會主要份子，後因暗殺亞歷山大第二的案子被牽連，經審判發覺她為該暗殺案的主動人，而被判死刑，於案發的次年，受絞刑，她從

容就義，在俄國革命上，女子因參加革命工作，被捕的人除死刑的不算外，在十月革命成功後，從西伯利亞釋放回來的總數有五千餘人，這可概見當時俄國婦女在革命上的功績和活躍。

革命後的蘇俄的婦女地位，確是獲得和男子平等的地位，現在她們不獨參加社會一切活動，最著名的，要算人民委員會的財政委員，愛哥佛勒伐夫人。

她們更參加現在蘇俄政治上最活躍，組織最嚴密的秘密警察和暗殺團，我總覺得這種職業是不適於婦女的天然和環境。

與俄國婦女同樣活躍的，那就是一九一四——一九一八的歐洲大戰的德國的女間諜，以美色為餌，不知有多少的協約聯軍的軍官受其屠毒，這種女間諜除刺探軍情，更輸運械彈，當時使英法的軍隊，疲於奔命，而且她們行動無蹤，雖經着軍警嚴密的注



立試院的禮人世的現科的家的得貝  
驗前居夫為界女代學會納爾金

意和搜索，但沒有方法破獲那種驚人的組織。

那自然不是偶然的，今

日德國在希德萊Hitler領導

下的女挺進隊的活躍，他們

不獨參加各種政治組織，且

致力德國復興的運動，她們

預備在第二次的大戰，和男子一樣的上火線去作戰，成績並不弱於俄國的女子。意大利的女子，亦受軍事訓練，在墨索里尼治下的棒喝團，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更藉着她們的努力推行。據現在的調查，意大利的婦女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加入了藍衣黨，她們一方從事社會各種活動，同時是受法西斯主義訓練養成賢妻良母的典型婦女。再因為要造成意大利優秀民族，所以她們還作種種的體育訓練，因此近年來女子運動，有普遍的進展，現在的新女性，都是健全而有智慧，可說那是新意大利的基礎。



德國人夫羅斯羅特·林克蘭當



因為尙屬試驗，其效力和成就的定評，唯有俟諸將來。我想恐怕在生理上，心理上，體力上的遜於男子，那或者是她們的缺憾。但女偵探的成功，是超過男子，大戰的女間諜，更爲婦女活動中的奇蹟。

因篇幅有限，恕不贅述，茲將主要的國家的婦女活躍的消長和衰落，在該國婦女總數百分數上所佔的地位，作統計於後：

日	39	36	47	38	29	21	32	21	18	17	24	26	30	35
英	1906	1926	1890	1920	1900	1920	1900	1920	1910	1930	1901	1921	1907	1925
法	法國	意大利	比荷士	意大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蘇利

我們看了上列的百分統計表，知道婦女的活躍的程度，在各國都是稍些衰落。但近一二年來的各國，都轉於新的展開，尤其是

蘇俄，德國，美利堅，意大利的婦女，她們的百分數，最高的是百之八十五如蘇俄，最低的美國，亦有百分之六十五，意大利與德意志則介乎中間，爲百分之七十五強。

最後現在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中她們亦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從事商業和實業的婦女，百分率是銳減，唯從事農業的百分率增加了許多，因婦女謀生活的解決，都向農村找工作，但因農產品的過剩，亦不能安插大量的女工。所以她們却感到失業的痛苦，致常有婦女的飢餓團的示威行動。婦女失業的增加，而變爲社會最嚴重的問題。現各國的政府，正努力設法救濟，不知道將來的成效如何？

在關於各國婦女運動的詳情，容後有機會，當再爲文論之。

十三，三，二三

### 雜 綴

魏志載：「王仲宣好驢鳴，文帝臨其喪，顧與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又語林載：「孫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荆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爲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又世說載：「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爲驢鳴以悅其母。」今人好聞人歌，而古人則好聽獸鳴，可見古今人所好，各有不同。

——凡夫——

# 「作新民」

周木齋

滿洲國溥儀的稱帝，使我記起一樁事情，這事情看來似乎是極微小的。去年春間，一位朋友寫信告訴我，章太炎先生應無錫××學校之請，前往演講。他在講堂，見有引用書康語篇的「作新民」的匾額，因此即以這三個字為題，認為這三個字，頗有為滿洲國說法的嫌疑，所以表示憤慨。

這不是太炎先生的神經過敏，而是有來歷的。這看來是件微小的事情，但目下「到東北去」的口號，已另有一種新的意義了。

中國的經學，自兩漢以後，有所謂今文古文的爭執。今文家探尋微言大義，以孔子為哲學家，進而更有推為教主的希圖，說他制作六經，託古改制，這託古改制論會幻演過幾次倒頭立地的喜劇。古文家研究名物訓詁，以孔子為史學家，詆今文家的託古改制論為怪誕不經。清末，今文大師康有為，改制未遂，高喊保皇，他為

# 沉默之道

楊郁人

少時在家裏，時常背誦着寫在門扇上的朱柏廬治家格言，其中有句云：「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雖然心裏明白他的道理，可是性格不善寡言的我，一直至今，還是一編從口出，每每由一兩句話的失言，招引是非，受了災難。失言給我這半生以來的傷痕，也就斑斑瀾瀾地刻在心版上了。可是最近又因為出言不慎，惹出滔天大禍，各方造謠中傷，險些成了棄矢之豹，嗚呼可不懼哉！

由於失言而惹禍，於是乎想到研究沉默的方法。性格既然不善寡言，而且喜歡嘩嘩嘩嘩，現在要來沉默，這就如不善游泳的人却要與人在水裏打架一樣困難了。於是乎請教於世故老人，老人曰：「沉默之道無他，第一要裝聾。無論人家對於你如何冷嘲熱罵，如何挑撥離間，如何放毒瓦斯，如何發冷箭兒，你都要裝做聽不見，不知道。甚至於人家對你造謠中傷，破壞名譽，也當做耳邊風，由牠去吧。對於與你無干的公眾的事，那更應該不聞不問了。第二要裝啞，無論人家所說的話在你聽來是如何的刺耳痛心，你第一步已經裝聾，這回就應該不開口地裝做啞巴子了。然而裝啞并不難，裝聾那就不容易，假如你能夠裝聾，自然也就能夠不開口了。如果能夠裝聾又裝啞，沉默之道庶幾乎近矣。」領教而歸，覺得很難實行，寤寐思復，輾轉反側，東方既白，還才恍然大悟，不是一個最妥當的方法嗎？於是決定去買一個防備流行症感冒傳染病的嘴罩，終日掛在口上。

從此以後，我將沉默下去了吧？嗚呼！

## 名人三種

汪儻然

### 一修身 齊家 及治國平天下

社會上儘管缺少道，缺少那，但有一樣是決不會缺少的，那便是名人。

名人也者，歷來在中國的社會裏，是自成一個階級，無時不在活躍的。但因爲人數之多，方面之廣，其中也有若干等級。判而別之，可待而言者，約有三種。

第一種是當今紅人，名中之聖，人中之傑，而且一身成敗，攸關國家氣運，民族興亡，即外交名人是也。例如李擇一委員，北走燕翼，杯酒聯歡，南趨八閩，亦杯酒聯歡，於是乎歡聲洋溢，國防問題圓滿解決。當局倚重，萬民景仰，此名人之尤者也，此外交名人也。

第二種是官海要人，握權柄治百姓的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爲大眾所依違所肅然起敬的，即政治名人是也。政治的人物原很多，有的只是做官如做行業，賺錢活命而已，可是有的却衣食足而且聲

譽騰起，嘖嘖於人口，如最近之辜仁發廳長即是。辜廳長大義滅親，執法以繩其太太（或云「姨太太」），確乎是能首先實行禮義廉恥者，無怪乎報紙傳誦，萬民口碑載道了。如此的纔可以稱得起是政治名人。

最後一種是社會名人。名人而屬於社會，顯見已是普通的一類，不會十分重要；但因在名人階級中實在是這一班名人最多，自不便置之例外。而且據攷證所得，大多數的外交政治名人，都是由此途出身，然後飛黃騰達，則當然更不好藐視。例如近來的新生活運動會之類，不知產生了多少新進名人，這類名人便該歸在社會名人之列，並該拭目而俟之。

名人之分析如上。其個別的意義則如下：  
社會名人，提倡新生活等等，是修身也。政治名人，大義滅親，是齊家也。外交名人，折衝樽俎，是治國平天下也。身修家齊而國治，中國太平無疑。中國之不亡，於名人見之！



## 談作家

平·凡·

作家在現代，是很多的，以類別計，有名作家，無名作家，老作家，青年作家，左翼作家，右翼作家，新進作家等等。作家雖然多得這麼不可勝計；然而倘有冒

### 點絳脣（題桃菊圖）

何香凝

九十春光，天桃開放知多少；爭妍鬥俏，逐水隨波笑。春去堂堂，轉眼韶華老，秋風早，霜摧雪曬，珍重東籬傲。

神作家，難乎其間。談起冒牌作家，吾輩有一句俗語，很可拿來形容他們，便是一「屢裏掛隻死老鼠，充做打獵的。」有種自以爲作家的人，寫了點不三不四的作品，便以爲自己有著作問世，可以居於作家之列而不疑；其實，這種死老鼠，能嚇什麼人！然而，他們大搖大擺地自以爲是一個打獵者，却是顯然的。

## 春遊的物質的根據 孫福熙

報紙上登載春遊專車的廣告與消息，見到的朋友們，有的說去無錫，有的說去西湖，有的坐杭江鐵路，直探仙霞嶺的勝跡。

似乎，春天到來以後，不到別地方去旅行一下，不但滿身不舒服，而且是對人說話時好像怪難為情有失體面的樣子。

有人說，看電影的意義，只爲了用掉袋裏的幾角洋錢。這話確實很有道理。我們工作辛苦的人，尤其如學生教員之類，關在牢籠中有六天之久，到了這星期日，很想放任自由一下。然而結果卻是相反，每到星期日，非但不見自由，反覺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翻閱報紙，看到電影廣告，於是決定看電影來消磨這個無聊的時間。

忽然看到四馬路的書攤，想到化錢看電影，還不如買了書，走進書店裏看書，翻這本，翻那本，沒有一本

是好的，於是又走出，想到找朋友，同到茶館裏去吃飯。這個想看電影的人，不是電影的忠實信徒。只要袋裏的錢用完，時間消磨過去，就覺得滿意而歸了。

至於春遊，也當然免不了只爲想把袋裏的錢用完的意思；所謂春遊者，就是想求得消費金錢的痛快而已。

除此以外，還有別的物質的根據否？人的身體與心思，厭常喜變，尤其是青年男女，不愛安定舒適的生活，輪船火車或步履

艱難的路途，能增加新奇變化的趣味。

第二個理由是需要刺激，在都市中的顏色聲音總是溫柔和平的，而且朝夕見聞，不足爲奇了。高山大水，朝霞圓月，遠比都市中所見者容易引起吾人的情感。自然物所能引起的情感，當然是早成古典了。但這是很有力的材料，我們在找不到更好的材料的時候，很可利用他。

時代是不能忽略的，但文藝的材料必須應用地理與歷史上的習慣，這是春遊的更大的根據。我們歡迎新時代的到來，不過，

凡可以點綴或資助這種新思想者，不妨取而應用，正不必因其已經用於古典的文藝中而加以摒棄。

我們去遊無錫吧。無錫梅園的梅花是如此

的使人愛好，這一種的情感，不限於引起對於古人咏梅詩句的記憶，從這個情感，引起自己對於人類的良善意志，而且很奮勇的來討論無錫紗廠停歇的原因，來計劃失業工人的救濟，來鼓勵這民貧國弱的環境中的振拔。

最簡單的一句話，呼吸一點新鮮空氣，身體與精神都增加了健康，不致像現在的老大與沈寂了。

我相信，如果旅行只爲了想把袋裏的錢倒出去的緣故，爲旅行而化錢，總比打牌抽大煙好一點吧。

報紙上登載春遊的廣告與消息，朋友們爭說到各處去旅行，我想不是沒有理由的吧。

苦雨（題菊圖）何香凝  
蕭蕭雨打寒窗碎，聲聲滴盡興  
亡意。時節又重陽，夢魂歸故鄉。  
起看霜下菊，憔悴何其速？瘦骨  
猶禁風，傷心一樣同。





沒有真正的是非，祇有為黨派而說的話，沒有為國家人民而說的話。是非的標準，隨黨派利害而轉移，於是政治者，沒有責任心，社會失其裁判力，各黨各派便在明裏暗裏發揮其惡勢力了。社會月刊，是異於領津貼負責任的黨派宣傳刊物的，當然純粹站在

● 舞臺裏的愛國青年 ●



張英題

老百姓立場，說老百姓要說的話，不說某某黨派的話。

民衆對於黨派是沒有什麼絕對的恩怨的，誰的行動對，就說對。不是，縱無力反對，也不擁護。沒有黨派關係的我們老百姓，為老百姓的主張而說話，是很值得的。

我脫離了黨派關係之後，有許多朋友以為我是消極的。我雖不敢說我是積極，但也不承認是消極。因為我以為消極與積極，不能以是否參加黨派而決定的。這個邏輯，可以應到主張上頭來，所謂主張，並不受什麼黨派的立場限制的。就我的經驗和目光告訴我，黨派的主張，祇是黨派的主張，真正的主張，祇有老百姓，真正代表老百姓利害而主張的主張。

現在的刊物，有黨派關係的，實不知有多少。有許多雖然不是黨派的刊物，但為了編輯有黨派的政治關係，說話的時候，不免也有間接的作用。有些希望得到津貼的，也有希望見知於政治領袖而獵取功名的，有些因對朝黨之不滿意，不問所以的轉而對野黨予以同情，甚至希望對野黨實行其燒冷灶的工作。還有一些受野黨的宣傳所影響，而不能自主的作黨派的言論。就上述的刊物來說，不全是某某黨派的主張，也半是某某黨派的主張，這也非我們老百姓所願聞的。社會月報，以純老百姓的立場而說話，這個少人做過的工作，是十分重大，而又十分艱難的。不過在此時能做這種老百姓應做的工作，雖不能說是什麼光榮，但不能說是沒有意義。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在此風雨如晦的現在，只管鳴罷，能夠使自愛的剗越石們知到一點自己刻勵的時候好，能更進一步做一個天將明了的信號更好，新時代的任務，不是舊時代的懷有野心的黨派的人們所能擔負的。

社會月報這樣子以純正的立場，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誕生了。



## 橋頭三阿爹們的言論

徐懋庸

現在還有「熱心愛護青年」的人麼？那恐怕只有青年們自己了。例如，陶亢德先生說我「熱心愛護青年」，而我其實就因為自己還年青。然而，苦的是青年們實在並不知道如何愛護自己，一則見識淺，二則意志弱。因此常常總要探詢前輩的意見，即使不想完全遵從，也可以作參考。再說我們家鄉的事罷，在我們家鄉平日在幹事情的人，大抵是不說話——不發表意見的，發表意見的，有一種專家，我們叫他們做「橋頭三阿爹」。這些三阿爹們，大抵是有閒階級，不是祖上積下的財產多，便是膝下的兒孫肯出力，因此他們不必做事，生活頗多餘裕。生活的餘裕是文化的泉源，而文化就是發表言論，三阿爹們於是也集會結社，組織起言論機關來。但在我們家鄉，冷天是少有人出門的，三阿爹們固然要躲在家裏烤火爐享福，聽衆們也不敢出來喝西北風。到了夏天的傍晚，這纔是「時哉時哉」了。溪邊的晚風是涼爽的，人們晚餐既畢，就紛紛集合到木橋上乘涼，女人是沒有的，男人則少長咸集，三阿爹們也於這時出席，高談闊論起來，傍人便洗耳恭聽。這種，三阿爹們的言論機關是永遠設在橋頭的，「橋頭三阿

爹」之名，即由此而來。

橋頭三阿爹們的言論是多方面的，批評時事，解釋人情，講述掌故，也有作爲餘興的笑話。但他們的言論有一種特色，就是對於世間的一切一律加以嘲笑。無論什麼人，無論什麼事，到了他們口中，無不有了破綻，他們更將這破綻泛漫盡化，使人覺得好笑。因此，聽衆們常常是很滿意的；只要事不千己，三阿爹們的話總是很好笑。而且又是老前輩的經驗之談，老實的人們便當這些話是有益的知識。倘有懷疑的人偶而提出質問呢，那麼三阿爹們便豎起鬍子，突出嘴唇，冷冷地問道：「你比我多吃過幾缸醃菜麼？」我們鄉間的人家，每年秋天總醃一缸菜，吃到第二個秋天；多吃一缸醃菜，就表示一個人多長一歲，而三阿爹們吃過的醃菜的缸數，總是比人多，而吃醃菜多即表示見識多，道理通。

我在家鄉時，也常常到橋頭聽三阿爹們的談論，現在還記得許多。但爲方便起見，也效陶亢德先生的辦法，假設幾件事來看三阿爹如何立論罷。

例如一個嫁人近十年尙未舉一雄的少奶奶忽然肚子擴大而興高采烈地燒香謝神了，那麼三阿爹們就要這樣罵：「你丈夫年餘不回家，你的肚子高也許是久受你婆婆『不會生兒子』的辱罵而得的膨脹病呢，還不如省下香燭錢去請醫生診診爲愈。」要是那個少婦果真是生的膨脹病呢，三阿爹的這種冷水，倒是潑得於她有益的。但在實際上，三阿爹並不是婦科醫生，又不曾親加診察，少婦的肚子大是由於懷孕或由於膨脹，其實他也是不大清楚的，不清楚而竟說她是膨脹病，已是不負責任。要是那少婦實際上已懷孕，而聽了三阿爹的話，竟去請醫生當作膨脹病醫，那末笑話更大了。不但此也，三阿爹的話一傳開，會使別的腹大的少婦們也都要疑惑不決，婦女界從此多事了。

又如對於溥儀稱帝一事，三阿爹們固然要潑冷水，但倘有人說孫總理怎麼好，他們也未必贊成。倘更有人說共產黨或別的黨派或人物好，他們也以爲不過半斤八兩之差。三阿爹們的批評，是使人相信天下無一好事無一好人的。

又如一人本只會打自己的黃臉婆，顯得很怯弱，然而一旦奮發了，立志要抵抗強鄰。這時倘有人鼓勵他，他也許真個會漸漸地勇敢起來的。但是三阿爹們見了這情形，却說「你還是在家裏打打黃臉婆罷！」一句話就挫了那人的銳氣，使那人從此永遠不能振作了。

以上三例可見橋頭三阿爹們的言論之一斑。這種言論，是潑冷水，也確實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因爲牠使人神經過敏，使

人主張無定，使人勇氣消失。我小時聽了三阿爹們的言論，至今還除不盡精神上的黑暗的種子。我的親族中有一位三阿爹，看我小時不愛務農愛讀書也要潑冷水，說未必會中狀元。看我的族兄不愛讀書愛務農，他也要潑冷水，說是沒出息。我問他怎麼好呢？他就說你們這種人想什麼「好」！因此我到現在還不敢想「好」。

我論潑冷水文學，把現下流行的一部分幽默文學也說在內，論語的編者陶亢德先生就出來告我說：「今之潑冷水者十九非對『熱心青年』而潑」，這是我所感謝的。但我有一點希望，就是請今之潑冷水者，不但不要對熱心青年潑冷水，同時當對青年供給一點熱火，作積極的指導，使我們青年認識正確的途徑而奮勇地前進。

同時，我要說，陶先生自己的態度雖然很好，但今之幽默作家中，有着許多「橋頭三阿爹」，也是實事。許多幽默的刊物具在，可以分明看出來的。

這篇文章，是看了「自由談」上陶亢德先生的「論潑冷水」一文而作的。本想寄交「自由談」發表，但恐這樣一來，會被陶先生及第三者誤會爲我在對陶先生筆戰。其實陶先生文中並無鋒鏢，我在這篇中也無殺氣，一看就明白的。但爲避免誤會計，我決定不交「自由談」發表。適「社會月報」徵稿，因趁便以此塞責。

懋庸附記

## 宗法社會的故事

韓侍桁

「莊子鼓盆事」是中國民間傳流得極普遍的一個故事。這故事的本身是異常地驚人，並富有文學之形象性，所以是極易於流傳。特別是在宗法社會裏，它是頗為適合一般人的口味。

故事大體是這樣的：「一日莊生出遊，見一新墳，傍坐一少婦，渾身縞素，手執柄執扇，向墳連扇不已。莊生怪而問之。那婦人道：「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前與妾相愛，死時囑妾：如要改嫁，須待墳上土乾了方好。妾思新墳之土，怎得就乾，因此扇之。」聽了這話，莊子使了法術一時便把墳扇乾了，那婦人以執扇相謝，欣然而去。莊子有所感嘆，回家將這事告知他的夫人田氏。當然，田氏照一般的例將那婦人臭罵了一頓，莊子再譏諷她，她便起誓賭咒，搬出什麼「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話來。可是不久莊子病了而且死了。「田氏日夜號泣，瘦

食俱廢。」到了第七日，突然有一個「面如傅粉，唇若塗脂」的王孫，自稱為莊子的門徒，前來吊孝了。田氏一看見他，就發生了愛情，過不幾天便託人要求合他結婚，那位王孫提出幾個條件，田氏也一一照辦，於是就在當晚，拜了天地。可是王孫又突然犯了急病，昏迷不醒起來，盤問王孫帶來的用人，才知他平日常有此疾，患時須用活人的或未滿四十九日的死人的腦子，才能治癒。田氏想他丈夫死尚不久，腦子可用，便在夜間，拿着柄斧，去劈棺材。這時莊子在棺材裏嘆了一口氣，挺身坐起，——原來他還沒有死。田氏盡力掩飾，也都被莊子道破，「田氏自覺無顏，自縊而死。」於是莊子乃「取瓦盆為樂器，鼓之作歌。」因此這故事名之曰「莊子鼓盆事。」

這故事是收在「今古奇觀」裏，但我想那不絕不會是某一個作者撰造的，它該

是整個宗法社會的產物，這故事是神話的，但具有宗法社會的現實的真實性，如果我們留心不為作者的偏祖的筆調所欺騙時，從這故事中我們是可以看出那生活在宗法社會裏婦女的悲慘的運命。然而這故事却在數百年間為宗法社會服務着，它站在男性的立場上成了幫助壓迫女性的工具。一般的民衆，都只拿它當作對於女性的警戒的教訓，而婦女自身讀到這個故事，恐怕也認為是自身的恥辱。而且因為這故事撰造得很動人，所以它的力量也越大。

但我們縱不以這故事為神話，就當作曾經真實存在的事實吧，它也是露出多量的男性自私自利的成份。要求一個女性的愛，只是現世的還不夠，尚要問一問在自已死後，她究竟是否是忠實的。及至看到世間婦女不肯甘心墨守這男性創造的法律，便撰造出扇墳葬棺的故事，以作為對於婦女的教訓。可是我們若以扇墳這事件來說，那是怎樣地表現出宗法社會婦女的可憐，她為什麼還要遵從一個死人的命令到墳前去扇墳呢？再看田氏，丈夫在病中說

盡了安慰一個病人的話，死後又「日夜號泣，寢食俱廢，」可是男性還覺得這愛情的表現是不足的，用邪術來逼迫她在深夜間去劈一個死人的棺材，好使她「自覺無顏

x  
x  
x  
x  
x  
x  
x  
x  
x

，自縊而死，「這樣不但男性勝利了，却更言之有理地給婦女加上了那可惡的詛害。但我却要說使婦女扇墳的，是宗法社會；使田氏劈棺的，是宗法社會。而這故

事是完全站在男性的立場上的。宗法社會的故事，而就在這用以詛害女性的故事裏，現在我們却非常清楚地看出宗法社會的男性的殘忍。

### 「蕩寇志」中的宋江

徐·徐·

「水滸傳」中著作者所特意描寫的人物是宋江，「蕩寇志」中著作者所要特意描寫的人物，也是宋江。

在今日，仍是值得可愛戴的人物。

我們讀過「水滸傳」，也讀過「蕩寇志」，在兩書中對於宋江就有兩種不同的反映。

「蕩寇志」中的宋江，就絕對和「水滸傳」中的宋江不同。著作者俞仲華更在書中明白地說：

在讀「水滸傳」時，覺得宋江是一個仗義可愛的領袖，雖然金聖歎在評語中編派他的不是，說他是假忠假義。但是，我們如果抹去金氏的評語，宋江

「從此天下後世，做強盜的，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子，口裏忠義，心裏強盜，殺人放火，也叫忠義，打家劫舍，也叫忠義，戕官拒捕，也叫忠義。」

俞仲華說這一番話，並不是對「水滸傳」而發，而是對着羅貫中「後水滸」而言的。

因為施耐庵的「水滸傳」中的人物，自己並不會有主觀見解在文字裏叫人好惡誰；各人物的寫出是讓讀者自己去細細評判，而羅貫中的「續水滸」（即「征四寇」）便把宋江當真寫成了忠義人。俞仲華因此不服，便把宋江寫成死在賈忠實義兩漁夫手裏，這不算翻案，只算是滑稽的惡作劇！

俞仲華所以要這樣寫，他在他書中也說明了他的理由：「莫說小說開書，不關緊

要，須知越是小說開書，越發傳播得快，茶坊酒肆，燈前月下，人人喜說，個個愛聽……」

他到是很認識小說價值，只可惜他對於小說雖然認識了他的價值；他却忽略了文藝真實性。「水滸傳」的宋江，是真實的人物；而「蕩寇志」中的宋江，僅僅是他理想中所捏造出來的人物。所以我們讀「水滸傳」時常常引起感想，與現實社會對照的感想，而讀「蕩寇志」的時候，所有各種人物的描寫，就只覺得充分的可笑吧了。

唯一國產 滴滴泉水精製

# 烟台啤酒

注意

烟台啤酒瓶蓋十個  
可換上等毛巾一條  
各大公司及洋酒店  
均可掉換

成箱購買電話  
三二四四三號  
送到不取車力



# 國產補品

夏季最宜

功效穩妥

# 四川銀耳

國產銀耳 補品之王 性質和平 不熱不涼

滋陰健腦 補血潤腸 夏日炎暑 身體易傷

遲睡陰虧 食之最良 老幼常服 指日康強

本店銀耳 自有山場 不摻次貨 不薰硫黃

功效準確 迥異尋常 遠近顧主 一致贊揚

有說明書 理論週詳 如承索閱 歡迎無量

四川商商店啓

上海河南路即球場老店

分店

(電話二九〇〇三)

山西路口

上海南京路

總店

(電話五九四一)

# 戀愛變態心理的分析與研究

李寶泉

所謂戀愛的變態心理，就是對待自己性愛對象一種「非常態」的心理表現。

「常態」的戀愛心理表現，戀愛目的就是要求滿足性慾的過程中的手段。因此在一般的心理狀態中，戀愛是爲了一種族的發展與延存」。因爲有了兩性的配合，而後有繼承自己種族的可能。這樣，爲了個人性慾的滿足，爲了種族的延存，而使兩個異性抵達於配合結果的，就只有依賴了戀愛。

因了社會組織的日趨複雜，兩性的結合雖然滿足了性慾的一方面的要求，但種種由於結合後在同居中所引起的不滿，就因此難能避免了。

「結婚是戀愛的墳墓」的呼聲，就是這樣引起的。當然，在這時用來維持家庭組織的，種族與社會組織的，就是在未同居以前的「婚約」。

可是，婚約的確保障了家庭的，種族的，社會的，所有的組織原則。至於另一方面，不論是社會的，種族的，家庭的，以至某一單位的個人，那婚約却不能給他們以保障，那就是「幸福」。

這是一般戀愛的開展與結束。

也就是說明要「滿足性慾」，「組織家庭」，「維持家庭」，是可以在一般「戀愛常態心理」之下，獲得這種上面所說明底美滿成績的——由戀愛到婚約的訂定。

在這裏，不由我們不想到卓文君因聞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爲妾而作別絕的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蕩蕩？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會「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的司馬相如，究竟是富於幻想的文人。因此並不流於一般的「戀愛常態心理」中。想到文君的「新寡，好音」，以及「琴心挑之」而「夜亡奔」，而「酒舍當釐」，於是會報以：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雙，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子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或白頭也。……」相如在最後不以豐衣足食而更娶



茂陵之妾，這是他同文君的結合，並非所謂「柴米夫妻」，也是因為他們的戀愛，並不以雙方各個的性慾滿足為最後要求的緣因。

這就是一種非「常態的」戀愛心理之表現。他們雖然是發生了性器管接觸的關係，雖然是已同居了，已成婚娶了，但「不負丹青成白頭」的要因，還在雙方保存了「戀愛變態心理」的狀態中。

所謂「戀愛的變態心理」，約略可分為六種：第一是聖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第二是慈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第三是美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第四是淡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第五是腐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第六是惡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一、聖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近代德國變態心理學家弗洛伊德氏，Freude 認為人類各種的活動，都是受着一種性慾中隱藏着的 LIBIDO 在支配着。這種隱藏着的 LIBIDO，當它表現出來時，有三種動向。最後的叫「昇華作用」Sublimation 這種作用是使性慾的動力，借一種比普通較廣的戀愛對象去發洩與滿足。

好像由戀愛的異性某一對象，移向於全社會的，全人類的集團中去發展出來。結果，就形成了所謂哲學家，宗教家，文藝家，事業家等等的典型。

「我這裏所謂的『聖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當然是屬於昇華作用範圍之內的一種。但這裏的戀愛主動者，是大哲學家，大宗教家，大文藝家，同時也就是最普通的一般民衆。那被愛的對象，

是一位女聖，女神，女英雄，同時也就是極普通的一個少女。

基督教的主教與其信徒，他們對於基督的母親瑪利亞的禮拜讚美。那是最普通的一種聖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的表現。其他像佛教裏的觀世音菩薩，以及法國的女英雄貞德 Genevieve d'Arc，那多數是由信仰而變成崇拜，更由歷史的傳說而成了神。多少在情場失意的人物，於是就來向之祈禱，懺悔。這種不滿足於自己戀愛常態中的異性對象，而來向超人的異性女神禮拜的行動，就是一種變態的戀愛心理，這時所戀愛的對象，已在心目中形成了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座偶像。本來的性慾衝動，當然完全淨化，但這種現狀只是拿性慾本能的要求，換了一種表現的方式而已。

最明顯的好像希臘愛神委納絲 Venus 在向之所禱的希臘青年們，是用了極虔誠的敬意來加以禮讚的。那禮讚的動機是什麼？無非希望自己求愛有圓滿的成功。可是在希臘的彫刻中，委納絲是給彫刻得那樣的美麗；希臘的神話裏，有委納絲是會愛着人間的美少年「雅道尼司」Adonis 的一件故事流傳着。

也許，有人會說：委納絲是希臘異教 Pagan 的神，所以沒有基督教聖母瑪利亞那樣尊嚴神聖，才產生了那種發洩的傳說與故事。

但我們假使進一步想，那麼希臘是現世享樂主義的文化，而基督教則屬於過失應當懺悔與拯救的宗教，那麼這兩種神的外表服飾雖不同，而聖母瑪利亞與愛神委納絲之為神，其被崇拜同出於聖化的戀愛變態心理之下必無疑。

又像文藝復興初期意大利詩人但丁(Dante)之於少女貝雅脫麗絲 Beatrice，在「神曲」中被歌誦得成爲一位不朽的女性典型。她領導着詩人遊歷了天堂，而且在詩人的內心成爲最高貴的戀人。而事實上，他們只是會見了三次在街上，亦並沒有講話。

這是聖化戀愛變態心理的最佳最習知的足以引證事實之一。

二、慈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慈化的對象，是在年齡上，體格上，教育上，能力上，都同被愛者處在不平等的立場，而且多數戀愛的主動者是在較差的情勢之下的男性。

在幼稚園裏的小孩，多數是很親熱地接近了他們的女教師，而且希望她們能常時吻自己的兩頰，撫摸自己的頭髮，好像家裏母親那樣。只要稍爲處得熟識些，免掉了害怕和害羞的狀態，那些兒童會向她們的臉頰迎上去，用他們自己所有的臉頰。

這種兒童向年長的異性者所表示的狀態，弗洛伊特也認爲是種人類性慾本能衝動的表現。而且認爲是兒童性慾本能衝動心理表現的第二期，他名之爲「亂倫時期」Incestuous Period。是開始向年長的異性家人示意，年齡大概在六歲左右。

這種向年長異性者求愛的表示，到了成年還有許多是如此的。尤其在幼時就喪失了母親的人物。

我們常可遇見一個青年會很熱烈地在追求着比自己年長的異性，而且那對手並不是一位十分美麗的女子。這樣往往會引起他人的驚奇，尤其那對方在開始第一次受到那求愛者示意的時候。當然爲了金錢地位等問題，配偶的年齡是常會造成相差距離

很遠的結果。但有多數的確是爲了戀愛本身而發動的，最明顯的證據，就只要調查那追求者是否在童年或嬰兒時期，已喪失了他的親生母親。以後再觀察那追求者在日常生活中，心身上表現出來的是種怎樣的素質。

假使是個在心性機能狀態下表現出感覺敏捷，理想豐富，面色略帶蒼白的人物，則屬於神經質無疑。這種人物不論在生理上，心理上，都可看出是因爲富於想像與敏感，必然地對於過去的生活會引起一種深長的咀嚼，而且會在最後浸入於一種空靈的幻想中。

因此，這種富於神經質的人物，假使在幼年就喪失了自己的慈母，或對於自己母親面目完全模糊不能記憶，那麼憑了他天賦的敏感性，一看見人家在受到母愛的撫慰時，就會立刻形成了他自己的一種刺激，而對母親的幻影憧憬不已。最後就在心理活動中變成了一種隱伏的「潛意識」。由這種潛意識是影響到了他日後的戀愛心理的變態。

這是告訴我們以爲什麼許多幼年喪失母親的成人，他們會要求比自己年長的異性的愛情，這無非那潛意識在不斷的暗示他：「能撫慰自己的只有母親」，要獲得像母親一樣能撫慰自己的異性。當然在最後就會去「追求年長的同母親那樣的異性」了。

十九世紀的浪漫派音樂家曉邦(Chopin)，是那樣地熱戀着比自己年長的女文學家喬琪·桑(George Sand)，而且在最後還要求着在她的懷抱中長逝。

三、美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同上面第一二種一樣地爲「昇華作用」的範圍以內的戀愛，那就是因了「美化」而引起的變態作用。但雙方熱戀着的人物，不論是地位，年齡，都差不了多少地在同一的水平綫上活動着。我們可以在一切的文藝家中找到他們的例子。所謂「起興」「象徵」，「靈感」Inspiration等等者皆是。我們現在翻些陳書來證明已夠了。聖經雅歌第七章：

「王女啊，你的腳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圓潤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作成的。你的肚臍如圓杯，不缺調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麥子，周圍有百合花。你的兩乳好像一對小鹿，就是母鹿雙生的。你的頸項如象牙台。你的眼目像希實本，巴特拉併門旁的水池。你的鼻子彷彿朝大馬色的利巴嫩塔。你的頭在你身上好像迦達山。你頭上的髮是紫黑色。王的心因這下垂的髮絡繫住了。我所愛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悅，使人歡暢喜樂。你的身量，好像棕樹。你的兩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纍纍下垂。我說我要上這棕樹，抓住枝子。願你的兩乳，好像葡萄葉葉下垂，你鼻子的氣味香如蘋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女子說：爲我的良人下咽舒暢，流入睡覺人的嘴中。」

宋玉神女賦，是怎樣在美化着他的對象：

「……貌丰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似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埤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以後曹子建，又是怎樣地在洛神賦中將自己的戀者美化着：「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鬋髯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淥波。精纖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香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鬢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鬢輔承權。瓊姿黠逸，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

曹子建據傳說是因失戀於甄后，於是作此賦以寄所思。就是並非一定爲甄后，假使真因失戀而起與於洛神，則在任何失戀的對象之前，曹氏在自己的文章裏，已充分地傳出了那「美化的戀愛變態心理」的一種效果了。

四、淡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這種戀愛變態心理的方式與結果，是完全現代式而又很普遍化的一種都市文明下的結局。

這是由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生存着的人羣，疲勞，失望，厭倦，幻滅，現實的刺激，生活的壓迫，於是對於一切都感到索然。他們沒有理想，沒有希望，不談快活，不知痛苦。什麼戀愛，什麼美，什麼熱情，什麼安慰，他們不理會這一切，這一切也早已丟棄了他們。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更不能破壞。他們好像生在這世界，其實他們連自己也早已忘掉了去。這樣的人物，他們會管他什麼戀愛，知己，他們有的就只是酒，煙，以及肉體的出賣。他們却不出賣靈魂。因爲他們原有的靈魂已不是他們的了，

他們不知要到那裏去找，他們也沒有再去找尋的精力存在。

可是一旦兩個完全幻滅的靈魂，在一處撞見了，於是就在默然中貼成了一塊。他們大家沒有話說，可是他們的肉，血，終在最後互相起了作用，於是也就有了兩個沒靈魂的結合，人家也就說他們是戀愛成功者了。

Capdo，就是代表了這種典型的現代女性，出現在廣大的觀眾面前的一員了。

所謂淡化的戀愛變態心理，也在這裏是給了我們一種結論的例子。

五、腐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這是同樣的沒有靈魂的人物。但他們並不對一切幻滅，索然，他們是有着很高的興趣保留着。所謂少爺們，就是這種戀愛的主動者。

他們自己是快樂的，始終快樂的，於是要盡量來快樂，就用酒灌自己，也灌着人家。他們要異性的肉體，他們並不需要靈魂，他們原不理會什麼叫靈魂。

當他們憔悴的時候，他們是要人家合他一同來憔悴的。他們的快樂，就是拿人家和自己一起埋進肉慾的深坑裏的時候。他們是糜爛着自己的肉體，他們更腐化着被愛的對象。

六、惡化的戀愛變態心理 這是要咬着，啃着，對於被自己戀

愛着的對象。

當他們或她們感到必須要求滿足的時候，他們的力量實在是很偉大的。好，我們還是引書為證罷。

莎樂美全劇快完時，莎樂美她是在高喊着：

「……你一點也不要我，約翰。你拒絕了我，你把惡言惡語罵我。你把我，莎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當作一種蕩婦，一種淫奔的女子看待！好，約翰，我依然活着，可是你呢，你已經死了，你的贖歸了我了。我任把它怎麼樣都隨我的意。我也可以把它丟給狗，也可以把它丟給空中的飛鳥。狗所吃剩了的，空中的飛鳥也會把它吃掉。……唉！約翰，約翰，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其他一切男子我都厭恨。惟有你，你真美麗啊！……」

戀愛在變態心理中，大概還有許多種類可分出來。我們對於上面所說的幾種，能除去了道德的立場來觀察，當然在以後也許可以找出更有趣，更充分的例子，與造成那些結果的緣因所在。我們當然希望『夫倡婦隨』的『昇平世界』，可是我們也希望戀愛的結合並非單是性慾的滿足，性器管的結合而已。這樣，『常態』與『變態』，都有使我們稍加研究與注意的。至於如何的加以去取，當然不是在此地就能下以結論的了。

——完——



## 妙高台訪胡記

逍遙閣主

妙高台是香港的一個地名，並沒有什麼名勝。自從黨國元老胡老先生卜居後，纔聞名中外了。從此妙高台便變做南方的城隍廟，凡到南方來的客官們，都要到這台上來轉一轉，好像往來過客每到一個地方，必要到城隍廟焚香一般。這不用說胡老先生是位賽城隍了。

上次旅行到港，因想看看妙高台到底怎樣妙法，怎樣比天台還要引入。其次和胡老先生也有一面之雅，順便問問他老家的近況。於是便決定登台訪胡了。不過聽說他近來不大見客，就先托位朋友去打個招呼。還好，他說位不遠千里而來，我歡迎之至，明晨十時請您們來罷。於是我們把想問他的話商量好了。

到了次晨，在晨光熹微中，一行三個人，乘着汽車出發，這車士安着個表，可以計算時刻和價錢，倒很特別。從海邊走上半山，車停了，下車來看見山旁釘着塊

「妙高台」的木版子，百聞不如一見，妙高台果然不見得佳妙，僅是一座山上點綴着幾所洋房罷了。找了半天，才到了胡公館。

胡公館依山建築，是所半新不舊的洋房，俯瞰全港，對岸九龍入望。論風景倒算是個清幽所在。門口攔着一道鐵門，有二位守門的印度大漢，顯出門禁森嚴。我們走上石階，便有位門房跑來問道找那個。我很客客氣氣的把來意說明了，送上名片。等了一刻，回說「請進來」。我們穿過花園。到了會客室，但見內面佈置幽雅，中西合璧，黃色的套子和窗幔，現出一種宗教式的莊嚴。大家靜悄悄地等候主人。

不久胡老先生下來了，丰采如昔，但髮已蒼蒼，雖以在野之身，而國事仍時縈懷中，故仍含着憂容。笑着對我們一個一個握手，表示他對這一行遠客很歡迎的

。坐定後，我們問他「近來身體如何？」他道：「很好了，我本沒有什麼重病，就是病，處在這危亡時候，我輩以身許國的人，也只有力疾從公。」接着便談起國事，引起他老人的異常的奮發悲慨，從國內到國外，從國外到國內，滔滔不絕。到悲痛處，聲淚俱下。他的意見已見他發表的宣言，這裏不便多說，也不必說了。

後來談到世事的滄桑，和人事的變遷，他很傷感的說：我和人家近來主張雖各異途，而緬懷早日追隨總理的往事，還歷歷如在目前。人家常常以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戰。在個人影響還小，在國事却大受其累了。今日人事如此，國事可知，怎不令人傷感呢。環視海內，危機四伏，我輩應益自奮勵呵！

胡老先生說完，精神愈更興奮，大概受刺激很深了。我們不敢再引起他過度的興奮，便請他到走欄攝影，便告辭出來了。想着這老人憂國傷時的懷抱，直到現在還留着他當日言論丰采。因為印象實在太深刻了。



# 谷風篇

(詩經邶風之十)

陳子展

(一)

是溫暖暖的東風，  
陰天好雨天也好。  
我既勉力和你同心，  
你可不該生氣瞎吵。  
採蕪菁或許採蘿蔔，  
不要怪牠根兒不好。  
但願你肯顧全名譽，  
我便和你百年偕老！

(二)

臨到走路還是遲遲，  
並非心甘情願告辭。  
你雖送我未免太近，  
剛到門邊你就不理。

谷風篇

習習谷風，  
以陰以雨。  
龜勉同心，  
不宜有怒。  
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  
中心有違。  
不遠伊邇，  
薄送我畿。

那個說苦菜就算苦？  
其實還甜得像葶藶！  
快樂啲你這次新婚，  
你兩口兒如兄如弟！

(三)

涇水合了渭水纒濁，  
清流還繞洲樣的汜。  
快樂啲你這次新婚，  
你簡直給我個不齒！  
莫到我攔魚的石梁，  
莫撈我捕魚的篋籃。  
我親身在還管不到，  
那有閒暇慮到以後！

(四)

就水深說到渡水，  
或用水簾或用舟。  
就水淺說到渡水，  
或是泗水或是浮。  
你家裏那樣有沒有，  
我總勉力去辦去籌。

誰謂荼苦？  
其甘如飴！  
宴爾新昏，  
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  
湜湜其汜。  
宴爾新昏，  
不我屑以。  
毋近我梁，  
毋發我笱。  
我躬不閱，  
遑卹我後！

就其深矣，  
方之舟之。  
就其淺矣，  
泳之游之。  
何有何亡，  
黽勉求之。



## 主僕論

崔萬秋

爲了避免勞神喪財的跳舞，近來竭力培養「夜不出門」的習慣。但有時夜不得不出門，便轉變方向到天蟾書場或小廣寒聽清唱。聽清唱，也是一種小市民的娛樂，和坐咖啡館，逛跳舞廳，乃五十步百步之比，決不是甚麼可以自豪的事體，不過較諸跳舞之過於趨重官能樂享者，尙有涵養情操之長，所以近來無聊的時節，常去坐坐。

前天在小廣寒聽戲，偶然聽到「南天門」，使我想到一個不很緊要的問題：主僕關係。

「南天門」的這齣戲，取材於山東曹州府城武縣的一種傳說，我在曹州讀過二年書，

曾聽城武縣的朋友講述過這個故事，又在濟南看過幾次南天門的舞臺戲，所以在皮簧戲中，這南天門是我比較愛看的一齣戲。

隨便那齣戲，都離不開人情的成分，在許多封建與舊倫理的舊戲中，總不出君臣之情，父子之情，朋友之情，男女之情以及其他與人間的種種關係。

這齣南天門的中心點，是描寫封建時代的主僕之情。這故事的梗概是：明朝天啓年間，有一位侍郎名曹振邦，被權閹魏忠賢所害，其老僕曹福攜振邦之女曹玉蓮逃奔大同，時值嚴冬，大雪紛飛，玉蓮因雙

足被纏，小如辣椒，疼痛難行；「頭上金簪挑鬆了帶，輕輕刺破紅繡花鞋；」然後纔可以「一步一步往前挨。」但雙足雖能走動了，而天氣冷不過，曹福只得將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爲玉蓮遮寒。曹福年老氣衰，加之身上的衣服又脫給了自己的小姐，所以竟至凍死廣華山前。

這真是異常動人的一齣悲劇。女孩子家破人亡，還要在冰天雪地中逃命，而惟一的依靠，是這位年老力衰的僕人。這位僕人，也感到此時此地自身所負責任之重大，所以除了殷勤侍奉，好言安慰玉蓮以外，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救護自己的小姐，而自身以至於死。

戲做到這步田地，已經是恰到好處，但中國的傳統觀念

「做戲務要「善有善報」，然後纔可大快人心，所以竟把這位凍死廣華山前的老曹福，昇到南天門爲都土地，這真是十二分不必要的「蛇足」。

南天門雖然只是一齣舊戲，拿來當作主僕論的根據，似乎很滑稽，但這齣戲描寫主僕之情，鞭辟入裏，絲毫沒有不近人情處，所以我因此聯想到主僕的關係。

主僕，在名義上好像有天壤的區別，前者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主人，後者是低低在下，唯命是聽的從僕；然而就生活的關係論，主僕是人生中密切的。

有許多朋友不可以相告的事，而僕人却知其內蘊；有許多妻子想不到的事，僕人可以做到。僕人的生活是靠著主人的，主人的幸福雖不一定便是



僕人的幸福，但至少比主人倒霉的時節總要好些。

主僕是日夕相處，苦樂與共的，所以乾脆說一句：僕人乃是主人最密切的朋友。

昔日帝王時代，有許多官官可以左右政權，這便是爲主人的皇帝與爲僕人的宦官太密切了。現在的達官貴人的門房，往往對於來訪的客人敲竹槓

，這也是主人太信賴門房了，門房對客人有擋駕之權，所以纔敢肆行敲詐。

主僕的名分，地位儘管不同，而其關係之密切是無可否認的。正因為關係太密切了，所以僕人往往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或者出賣主人的秘密，自取富貴。這都要看爲主人的平日之態度與教養了。

## 嘲笑神仙的劇本

平·凡·

破除迷信的文章，一般人以爲西學東漸後方有，其實，前代士人，除轉趨神佛等正當文章外，在一般遊戲文章內，有很多對於迷信的傳說，抨擊嘲笑，足以發人深省。清朝乾隆時代詞曲家楊笠湖「吟風閣曲本」中有「偷桃」一齣，是演東方朔偷桃故事，非常有趣，我現在錄一段在下面：

(旦)你怎敢到我仙園偷菓？

(丑)從來說：「偷花不爲賊，」花菓事同一例！

(旦)這斯是個慣賊，快拿下去，鞭殺了罷！

(丑)原來王母娘娘這般小器，倒像個富家婆！人家吃你個菓兒，也捨不得，直甚生氣！且問：這桃兒有甚好處？

(旦)我這蟠桃，非同小可，吃了變白髮黑，返老爲童，長生不死。

(丑)果然如此，我已吃了二次，我就儘看打，也打我不死！若打得死時，這桃可要吃它作甚？不知打我爲甚來？

(旦)打你偷菓！

(丑)若講偷菓，就是你作神仙的慣會偷，世界上人，那一個沒有賊事，偏偏你們神仙，避世偷竊，避事偷竊，圖快活苟安，要性命偷生，不好說得，還有仙女們，在人間偷情養漢，就是得盜的，也是盜日月之精華，竊乾坤之秘密，你神仙那一種不是偷來的？還嘴巴巴說打我的偷菓，我倒勸娘娘，不要小器。你們神仙，吃了蟠桃也長生，不吃蟠桃也長生，只管吃他作甚！不知將這一箇的桃兒盡行施捨人間，數大千世界的人都得不老，豈不是個大慈悲，大方麼？

(旦)你到說得大方！

(丑)只是我還不信哩！你說：「吃了變白髮黑，返老爲童，」只看八洞神仙在瑤池會上不知吃了幾遍，爲何李岳仍然粉面，壽星依舊白頭，可不是搞鬼嗎？哄人哩？

這劇本裏所說的話，對於神仙們真奚落得可以，不但是嘲笑，並且是十足的有理由，確是破除迷信的生力軍。如果現在從事話劇的人，把它搬上舞台，舊劇新演出，並不是一件沒意思的事。

# 「姊妹花」的自我批判

鄭正秋

電影能引人向光明路上走，電影也能拉人到黑暗場中去，所以電影能救人也能害人；能開通人智慧，也能麻醉人性靈。編劇和導演當然要負極重大的責任。

「姊妹花」賣座之盛，打破了遠東中外一切影片的紀錄。在新光一家戲院，居然映過一星期又連一星期的連映到六十天，這真是我夢想不到的一箇大收穫。

前人有兩句話，叫做：「不問收穫，第問耕耘。」現在我倒要反過來……從此收穫迴想耕耘……了。

情願出了錢到新光去出眼淚，這是對於「姊妹花」看過又再看的許多看客轉輾相告的一句話。這種口頭宣傳的活廣告，比各大報的全封面，比專為一片出特刊的新影評，號召的力量要強得多的多啊！大家為什麼肯很熱烈的替「姊妹花」作義務宣傳呢？那就要講到「姊妹花」編寫拍演的一切問題了。

為弱者鳴不平，這是我從事戲劇以來一貫的主張。什麼「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以及「為戀愛而戀愛」的戀愛至上主義，我覺得在中國電影裏尚屬第二乘說法，所以我的負取題材，往往打從替窮苦人叫屈的各方面着想。這部「姊妹花」的題

材，也還是根據着我一貫的主張所想像出來的。

「姊妹花」告訴人家一點什麼？第一——告訴人家說：一樣是一箇女人，為了環境不同的緣故，那姊姊窮窮苦苦做活，還是不能幫着丈夫養家活口。顧了老的，就顧不了少的；顧了小的，又顧不了大的；只好丟下了自己親生的兩箇小孩兒，去到關太太的公館裏當奶媽。把自己的奶，去喂別人的孩子。弄到做成女囚犯。那箇做妹妹的呢？為了一箇靠着私販洋槍發財的爸爸，就嫁了一位有財有勢的軍閥，養成了一派作威作福的脾氣。對着下人，開口就罵，動手就打，無形中造成了「只知道自己打牌要利市，不顧窮人一家四條命」的罪惡。——第二——告訴人家的是：父母親愛的偉大。好像桃哥父親的夜靜更深，偷偷地出門去打魚，想幫着兒子賺錢。大寶母親的體貼女兒女婿，和迴訴從前代女受打的情形。以及大寶的抱了大班搖小妞，抱了小妞搖大班。還有桃哥的窩在地下裝屍爬，都是親愛的描寫。——第三——告訴人家的是：做父親的對於子女，應當要負正當教養的責任。非但不該把女兒丟在鄉下不管她死活，並且不該把女兒當做商品一樣的去給軍閥做姨太太，害她們多受痛苦。——第四——告訴

人家的是：私販洋槍，不但自己發下了不義之財是錯的，而且結果會造下殺人放火，毀壞不少人家和村莊的大禍咧！

上面所說的四種，是我這部創作裏面很主要的成分，如今照戲劇效果來看，那末最成功的，當然是第一種略。至於第四種的意義在演出及音响方面，比較的最最薄弱。這是什麼緣故呢？不妨寫出來公開的說一說。

我原先想定的，是要「帝國主義的資本家——萬歲洋行的大班——勾引趙大從僕歐升做軍裝小買辦。」以及「趙大半夜在江邊私交洋槍給老錢」的兩場戲，實做出來的。可是終於有所顧忌而作罷了。還有原定桃哥的父親中槍以後，臨終放出很淒慘很悲痛的聲音說：「販賣洋槍的賊強盜害人哪！」應該說得啞聲低氣，淒厲動人。令人聽了，驚心酸鼻。然後在「桃哥燈前思父」時，隱隱然有「販賣洋槍的賊強盜害人哪」的話聽見。「全家逃難走在路上的時候，」也是隱隱然有這一句話聽見的。後來「大寶搖小妞」時「搖富家小孩」時「想偷鎖片」時，以及「大寶媽在軍法處長辦公室裏，傷心二寶不認親娘」時，都有這句淒慘的話，隱隱然聽得而增加悲痛的。但是一則為這一句話，當時說了好幾句，總不柔緩淒厲，難如我的心意。二來收音果然很好，但是要一一的配音，都配得恰當，也頗費時間。為這雙重連帶的關係，就把它犧牲了。這一點是外人所不知道的。

除了上面四種之外，還有大軍閥的頹頹，小軍閥的殘酷，也稍稍描寫了一點。因此正面又做了一場「李大哥勸桃哥白天做工

，晚上賣報帶賣國民黨的書報」的戲。後面還插一場「李大哥挑菜來寄放三民主義小冊子」的戲。有人說：「這兩場正面，戲是多餘的。」不錯！可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無論什麼文藝作品，都有他的時代背景，無論那一箇作家，都得顧到他的環境關係。照我現在的環境來說，我需要這麼寫。照「姊妹花」的時代而論，却需要這麼做。我在舞台上演過十多年的戲，我一直抱定了一箇主張，就是不論演什麼性質的戲，只要有機會表現我良心上所要告訴人的東西，我就什麼戲都做。我的主張加得進一分就是一分，加得進十分就是十分。什麼叫做新什麼叫做舊；什麼叫做高，什麼叫做淺；我一概都不管。我只行我良心之所安就是了！

有人說：「姊妹花」故事的構成，未免太巧。我說：故事不怕巧合怎樣多，只怕你沒有本事把牠表演得真實化。只要你夠用你的藝術手腕，把那許多巧合都表演得非常之逼真，使得看的人都信以為真，不以為假，那就愈巧妙。假使你沒有高妙的藝術手腕，不能把巧事做得「像煞有介事」，那末你還是不要「弄巧成拙」的好！我不是自己誇口，我有十多年的舞臺經驗，我有十多年做字幕的經驗，我能在對話裏面寫得事事逼真，處處充滿了情感。使得觀眾聽了，都會深深的打動心絃，而對於劇中大給予非常之同情。再加演長一好，能把我導演所要的，都盡量表現出來。所有表情和動作，都有特殊的成績，我還怕什麼巧不巧呢？

莎士比亞的戲，還不巧嗎？莫利哀的戲，還不巧嗎？再說最近的人，蕭伯納的「陋巷」及「英雄與美人」等等的戲裏面，就沒巧合的場處嗎？善用其巧，雖巧無害於藝術。就講我們中國，像阮大猷的「燕子箋」，李笠翁的「十種曲」，在文學上都有相當的價值，你細細的一想，真是無所不用其巧呀！

「姊妹花」的成功，一是倫理片容易引人落淚；二是對話力量非常之大；三是胡蝶女士一人兼飾二角，而做，說，行，動，聽，笑，怒，罵，哭，可算是樣樣「聲情並茂」。實在「難能可貴」。而且宣景琳女士的老太婆，在女明星中絕無僅有，很好很好！就是小秋開頭的活潑天真地表演愛情之處，也增加了以後戲中不少的力量。四是收音的兆璜兆璋兩位何君，大有進步，聲音字字清楚。五是攝影的董克毅君，對於一人化兩攝得天衣無縫。六是配光的顧友敏君，配合得法，幫助聲音不少。尤其感激的，是代我寫兩場歌的沈西苓君。替「姊妹花」添上了很深刻的悲劇成分。總之有這麼大的收穫，決不是我簡人的功勞，也不是單單導演和主演兩簡人的功勞。

現在「姊妹花」各處轟動，連外國影片商都紛紛寫信回國去報告關於「姊妹花」的情形；這一點是我引為十分欣慰的。因為中外同營的事業，往往中國人做不過外國人的。「姊妹花」居然打破了外國影片的賣座紀錄，這不但是我簡人之幸，不但是我明星公司之幸，簡直也是中國整個電影界之幸呢！

中國人一向把電影事業，當做遊戲事業看的。近年來雖然已

經比前不同，但是資本家肯大胆投資的，還是很少。「姊妹花」成功之後，中國人對於電影事業，一定更加敢投資，這也是一箇好氣象！

「姊妹花」雖則大成功，可是小毛病是難免。好像拍「書攤」是臨時借用別場佈景的牆邊，而沒特地搭一箇佈景來拍。再加重書攤旁邊，既無買主，又無路人，這是太馬虎了。還有末一場二寶的替身，雖然只拍到背影，但是立在圓桌旁邊一動都不動；這箇鏡頭沒有重拍，也是我的錯處。還有我見不到的地方，很希望愛我的好友告訴我！

有人說：「樹大招風，名高遭忌。「姊妹花」這麼轟動，只怕難免沒有人妬忌吧？」我說：不！這倒不用擔心。因為知道我一運苦了許多年，凡是認識我的人，都希望我能夠得到一點安慰的。何況明星又是箇負債的公司，凡是關心電影的人，又都是很希望中國歷史最久的明星公司，快快轉機，快快復興的。所以爲我們慶賀的很多，在旁邊妬忌的，我想一定沒有。

此番多蒙各方讚美，多蒙觀衆歡迎，多蒙朋友慶賀，實在萬分感謝。今後自己編劇自己導演的作品，可就格外不能不用心了。不然，非但對不起贊助諸君，也對不起觀衆呢！只怕我身弱多病，不能常飽我的智識慾。但憑已往的戲劇經驗，不能補我才疏學淺的不足。很希望讚美「姊妹花」的許多好朋友，隨時隨地多多的指教！使得我再有好的出品，來報答歡迎「姊妹花」的觀衆。這是我十二萬分的請求啊！

# 影戲看膩了

輝·鏡·黎·

影戲看膩了

影戲看膩了！看，不過如此；不看，也不過如此，大約鄙人的娛樂慾，或者有那們一點兒轉變了吧！靈犀先生索稿，想寫關於歌舞的文字，因七年前在申報藝術界踏下了一個滔天大咒：「只硬幹，不做聲，罵我者為我師，捧我者為我友，我絕對不覺得我有一個敵人。」咒不可犯，稿又不可不交，無已，說說影戲吧！

現在的國產影片，每偏重於供給大眾的娛樂，而忽略了牠的輔助教育的效能，殊為可惜！因有許多勞苦的同志們，每日辛勞困倦，以及許多爺奶奶們，每日閒得無聊，到了休息的時候總要找一兩樣可以興奮或調劑的娛樂，以節減疲勞或消遣厭氣，而影戲之盛又適逢其會，假如死命地「提倡藝術」或「尊尚教訓」，觀衆必大感而特感，於是含麻醉性的，淺薄的，奇特而近人情的玩藝兒，特別合胃口了。然而演來演去，不過那麼一回事，新花樣終有窮時，何不再找一條新路，使大眾看看影戲，有趣又有益，常新而不膩，豈不妙哉！

鄙人為盡力教育事業起見，希望國內製片大家，努力攝製多量的關於塾土教材的短片，即各省市或海外有僑衆聚居之都會及農村的一切物產、建設、風俗等，擇其重要有

社會... i. 1. ... 四二

價值而且富於趣味的攝出新聞片，陸續製行，遍映於國內外地，那麼，可使全國民衆明瞭本國各地自然界之現象，農工商學之狀況，及一切景物人事之情形，並可了解海外華僑過去的成績，現在的環境及將來的途徑。以引起民衆們愛護國家及振興民族的意志，又可以使華僑們認識祖國之文化，物力，以堅定他們對內不忘的心情，及對外更努力發展的精神，而且相互間的一切新舊事物，多有各該地之羣衆不能親見親聞者，有此影片介紹，不僅可增進觀衆的知識，更可以加厚觀衆的興趣。

如上所述，竊以為此種貢獻有關於國計民生，至為重大。至於老國們的生產方面，也很不會推板，因此項影片之公映不必限於各都市之戲院中，凡是市鎮鄉村的公共場所，學校教室中，均可映演，無論老幼男女均可以招待，不致於有未滿十六者的恕不甚麼... 等等的限制，而且政府諸公一定要大加獎勵，所以營業方面和大都片比較起來，至少也可以並駕齊驅吧！

寫至此，有友云：「你的歌舞為什麼不找個新路，使亦與國計民生有重大之關係呢？」鄙人毫不遲疑的答道：「歌舞之初興，即有此志，現在本是按此正路而行，至於證據呢？賤了十年惡咒，已過七年，還有三年，三年之後，必定贈一部書給你，一切都有說明，決不強辯。」友一笑而默然，鄙人亦趁此擱筆。

# 電影界需要更多的科學的人才

卜萬蒼

陳立夫先生在全國電影公司負責人談話會中演說：

「要國產電影事業發達，不是幾個明星，不是幾個導演，這個事業需要更多的科學的人才。」

這是透徹明瞭我們電影界肺腑的陳先生，從嚴正的觀察中得到的結論，我也早就這樣地想着了。

事實上，國產電影界在造就和貢獻方面還沒有做到可以使更多的科學的人才聯袂而來的程度，直到現在，電影界中硬幹苦幹窮幹的努力者們，還不是一輩子這幾個？還不是整一年中也增加不了十個新人才？國產電影界不但資產方面的窮；人才，越發貧乏得可憐。近年，國產電影的技術，

很有限的提高到一個差堪自慰的水準，可是整個事業還不斷地遭受打擊，陷於停滯狀態之中。我們暫時沒有力量號召起廣大的科學的人才。這時候，就有熱心的去開發湮沒着的新演員了。

今年，「黃金時代」開拍，因為這戲受外面較大的注意，而我自己也對之有較多的屬望，這就形成我不能不耗費比較久長的考慮。結果，我感覺到開發新人才與我們服務電影專業有迫切的關係，於是，外面給予「黃金時代」的一點注意，我就決定引用牠為開發新人才的一個機會了。

為「黃金時代」招考女演員，刊過三天啓事廣告，廣告上說明應徵者的嚴格的限制，

而事實上不因爲應徵的範圍不大，仍每天有數百封的信寄來，七天期滿，我的桌子上堆滿的就都是信了。

雖然這項工作的收穫，不過招得了僅僅三位合格的演員，還彷彿不夠天才給予她們主演的地位，而據精密的考查下來，所得到的正有許多值得我們高興。譬如應徵人中間，大學生約佔四分之一，除掉極少數不堪言狀者外，平均也都至少是念過六七年書。這也許可以象徵中國電影界歷年的努

力，已經換到了大學生對國產電影表示好感（或者不止於此）的代價。未始不可一喜？



江誠作

先生說「更多的科學人才」，自然也不是絕端不可能把他們號召來的了；假使我們在我們的技術水準上更努力一點的話。

# 銀壇述舊

鳳·蘇·姚

※

自入銀海，忽焉九年。

目擊盛衰之遞變，蓋不勝滄桑之感。——緬懷往事，輒深悵觸；所未敢已于言者，則殷鑒之不遠。

殆可以爲後來者戒。故率直陳辭，不欲少加諱飾，縱多開罪於舊友，亦惟有自安我心而已。

※

但杜宇君，實藝術之天才。嘗「盤絲洞」告成，獲利甚豐。乃繼而製「楊貴妃」。時古裝影片方流行，多循陋草率，不可卒觀。杜宇則殫心竭慮以從事，于景物之構製，攝影之技巧，都別出心裁，不同凡響。願片既告成，營業大盛。

上海公司之盛世，乃如曇華之一現，而杜宇之天才亦迄未獲其理想中之報償。推原其故，一由于攝製之時過長，經濟因以告竭；二由于選用之不當，表演多不稱職；三由於劇本之無整個計劃，故事遂無完密之結構。

※

殷明珠女士，但二春君，均爲我國電影界不可多得之人才。顧自始迄今，殆未嘗有充分之發展。以愚觀之，殷女士之個性以飾雍容華貴之少婦爲得，而杜宇則用之於「Pickford」之型；二春天真可愛，不讓 Jack Coogan，而杜宇則用之於神怪片中——斯二人之才，遂終於黯然而不彰。

※

愚嘗謂杜宇爲中國電影界配光攝影製景者之第一人才，

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然編劇導演，則以杜宇之富於「好奇心」，實非所宜。顧杜宇則堅於自信，致各方面均無較佳之發展。此誠足爲杜宇惜也。

杜宇爲人，勇於嘗試，才思橫溢，不受羈勒。電影界中天才，杜宇一人而已！願頻年來鬱鬱未展其長，蓋誤於「不能善用其長」耳。

※

張慧冲君，今已浪跡江湖，藉魔術爲生。當其盛時，固亦電影界一奇人也。愚嘗以慧冲之堅邀，爲寫「海上英雄」劇本，時值武俠片盛行，以慧冲之名，片亦獲利甚豐。然不經年而慧冲公司終於覆亡，慧冲亦離銀幕而他去。推原其故，一由於慧冲之不能守信用，致製片者購片者雖知慧冲之長而不敢近相接納。二由於浪費

，致生活無紀律而經濟亦竭蹶；三由於時代之進展，武俠片之必然沒落，使慧冲不能不受自然之淘汰。

一九三四年是 Sex Appeal 的年頭，舞蹈自然不例外，以前四肢的擺動是呆拙笨笨與不適應於新的趨向，換一句話說：就是新的典型的舞蹈要注意軀幹中部的顫動，這一種顫動就是近代熱力的



原動力，不信請瞧「百老匯之秘密」Broadway Through Key Hole」「華清春暖」Foot Light Parade」和克萊拉寶在「野姑娘」Hoopla」裏的演出，都明白啓示了我們。

# 從舞台到銀幕

應雲衛

這個題目已成為一個很舊的題目了，很多人用這樣的題目來寫過文章，同時這也可以證實很多人是從舞台上走上了銀幕。

電影是第八種藝術，是藝術中的小妹，因為她的歷史最短，是跟着科學的進步而新起的。最近有聲電影狂盛，被認為藝術中最完善的一種，於是需要很多的人材來從事於這一種新起的事業，但因為新起，各方面的人材都不容易根本的訓練，不得不在與電影大同小異的舞台人材方面來找尋，這在客觀方面講應該是必然的趨勢，就以電影事業最發達的好萊塢在最近新增的人材的歷史來看，也是一個極強的明證。

在於這種趨勢中，一切事業落後的中國電影事業也略現這樣的現象，很多的舞台同志已經在從事電影的事業，同時我個人，也幸而不幸地從舞台上走上銀幕了。

所謂幸而不幸是應該分為三方面來說

從舞台到銀幕

的：

第一，是在於我個人的：我從事於舞台劇工作雖然也有很多年，若以咫尺的眼光來審視，或者會說有相當的成就，但自問是衷心的抱憾，自問對於戲劇學識的研究，僅是個初入門的學徒的資格，欲求真正的認識，當在數年的努力後，現在突然地走上了銀幕，一方面固然承朋友們的推薦是僥倖，但自己不量力不深思地肩任，該是不幸吧！

第二，是關於電影事業的：曾記得 Adolphe Menjou 自述中的一句話，他說：「我從舞台到銀幕的時候，重下了一番的學習，從無聲變為有聲的時候，我又重下了一番的學習。」這可見舞台和銀幕是不同的兩件事，我對於舞台方面的研究既然未完成，對於電影則更是門外漢。如其以為我在舞台方面略有一些心得來供獻於銀

幕，或者還可以算幸，然而我事實上連舞台方面的努力也尚未週全，突然地以一個門外漢的資格走上銀幕，該說是不幸。

第三，是關於戲劇運動的：中國的戲劇運動至今尚是一片荒地，正需要多數同志的開拓，然而因為目前職業劇團尚不能實現，幹話劇不僅不能維持生活，並且還須每次都虧本，於是話劇團的同志們，都為生活的問題而一個個都走上銀幕了。固然走上了銀幕的同志不一定就拋棄了舞台，然而終於不能再以舞台作他們努力的中心，這是最近舞台方面的損失，說不定以後的戲劇運動將比以前更困難，這誠然是話劇的不幸，不過倒過來講呢，舞台有時間空間之阻礙，當不如電影容易獲得較多的觀眾，那末幹話劇的人幹了電影，或者可以再將觀眾介紹到話劇方面來，這也未嘗不是將來話劇界的幸。

總之，由環境的各種關係，我已經從舞台而到銀幕了。不過我終勉勵我自己，一方面我對電影工作悉心的研究，一方面我也決不放棄繼續舞台方面的努力。



# 銀色的海裏 不可告人的種種

天衣

黎明暉以前在上海時，有人要娶她做老婆，也有人要娶她做姨太太，她不從，跟鄭國有一起向香港溜去了。

後來就跟鄭國有同居了。馮德謙與黎明暉親近後，遭槍殺，鄭國有被繫囚。

回上海來了。有人要娶她做老婆，也有人要娶她做姨太太，另外又有一位姓顧的出三十萬金買她，她不從。

現在，黎明暉已嫁長脚陸鍾恩去了。

以前在上海時，陸鍾恩從沒有見過她；陸鍾恩香港也沒有去；回上海後，陸鍾恩還是

不認識她。

全國運動會開幕，他們第一次握手招呼，一個月後彼此打得火熱；二個月間，情場決戰猛烈；三個月後，奴奴只要你的心；半年不到，黎明暉嫁陸鍾恩了。

嫁得蹊蹺，嫁得莫名其妙，重要是黎明暉畢竟轉變了。

① 儉約明星是陳玉梅。

一箱子的綢緞綾羅，有人問她作甚？他說：「拍戲用的。」

吸香烟動輒白金龍，有人問她何弗揀頂價廉的吸？她說：「這是國貨。」

艾霞死後。

有人把她遺作發刊，並出特刊，說：「不允許市儈借死人做廣告。」

② 一個女明星將做舞女了，大家說可惜。

以前由妓女躍上銀幕時，記得也有人說過可喜。根本多事！

③ 胡萍做悲戲哭不出，導演先生惡狠狠地對她說：「你這幾天不是感到失戀的悲哀嗎？」

後來胡萍就哭出來了。

④ 徐來對人說：「以後我再也不拍浴室了。」

胡蝶拍完肉感戲以後對人說：「上當也只上當一次，可喜她們尚有半個靈魂。」

⑤ 朱飛從前和明星公司為難，他後來想出了一個決門辦法，他把頭髮完全剃光了，明星公司發拍戲通告單去，他照樣准時前去，張石川見了也毫無辦法。

⑥ 最近有一位明星，他向公司要錢，要不到，他就把拍戲用的服裝全去當了；等到拍戲那一天，公司沒法，祇好替他贖去。

當時他對人說：「錢要到了。」

⑦ 「大地」攝影隊來華實地攝製各項背景，第一日在龍華開拍大批戴着特大紅絨球小帽的中國人及中國窮苦民衆的賣藝生活，第二日寄出三百餘箱道具，內包括中國之馬桶夜壺煙槍等。



## 電影藝術——一個新的嘗試

——沒有主角的劇本——

鄭應時

一個電影本事，是全部電影的靈魂，這很容易明白的。一般的電影本事中，總有一個主角，其餘各色各種的人，都是主角的烘托陪襯者，這好似也成做天經地義，毋容異議的。

但在事實上，每個人，不管他是乞丐，黃包車夫，馬路上抽大烟的報販，公館裏的娘姨，他都是有他自己的生命，在表面上，人好似有賓主正副之分，而內在的生命却是一樣的。

一切的本事，應當都是帶着一種偏見嗎？在一種事實中，把有些人當作主角，把有些人當作配角，我們覺得這是不忠實的。比在一個人家中，忽然失竊了，在這家中的太太奶奶們的心理上所發生的感情，未必是與傭人娘姨們的心理上所發生感

情來的重大與有意義的。甚至於可以說，太太奶奶們對於失竊的影響，或者比傭人娘姨們容易消失，或不經意的。因為傭人娘姨們恐遭嫌疑而至失業的恐慌，是會有更多更多的戲劇的成分的。

當然的，觀眾的心理，是會依着良好的編劇者心理而轉移的。編劇者着重那一個人物，那一個人物便成做主角了。但如編劇者，在每一個故事中，懂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生命與意識，而大公無私地普遍地看顧到每個人的動作與心理，使整個劇中人，同成一件現實的故事，而無所謂主角與配角之分，這種本事，是可能或不可能呢？

「特寫」真是一件危險的事，他是會告訴人這是一種戲劇的。但高明的編劇者，

應當極力避免突然的或有意的「特寫」，或者錯雜地用着更多更多量的「特寫」，我們覺得與沒有主角的電影都有關係的。

電影藝術最高的意義應當是動的藝術吧。在同一活動之中，電車，汽車，黃包車，是沒有區別的。更其跳舞場裏，我們只顧到我們男女主角的表情，以為他倆才有戲劇的表演，而去忘了一切，是多麼不忠實啊。在這種場地，我們就要極力避免「特寫」，除非從某個有關係人眼中看出來，而加以特殊的注意，這才近於事實呢？

一切的藝術，似都跟着時代進步與變異的。也許有人也正預備走上這沒主角的電影的路上吧。但這是嘗試的，我希望有大膽的編劇與導演者的冒險，以完成這一個嘗試。

## 胡萍 曠曠的都市夜

曠曠的都市夜

社會：1. 1. . . . 四八

天氣陰沉得可怕，像是天快要壓下來似的，烏黑的雲，重重復重重，在天空中推行，霏霏的細雨，不停地紛紛落下，雨水浸濕了的人行道上，許多脚步印的痕跡與踐踏的泥濘，行人已漸稀少了。間着，有一兩部汽車馳過，車身駛行，污泥四濺！四濺到道旁那失意的黃包車夫的身上，立時，他那褐色印有深深縐紋的臉上，顯出些微憤怒的表情，兩隻饑餓出神的眼睛，睜得那麼大，恨恨地望着那消逝在細雨朦朧中汽車的背影。

灰色的霧，濛濛罩住整個的都市，天快黑了。都市的輪廓也漸漸模糊起來，冷靜的柏油路上，一條閃耀着成直線的燈光，襯托了兩旁的樹木在微風裏搖曳。徘徊於路旁的那黃包車夫，仍拖着部空車子，不安的神情，更顯露在他深鵲的臉上。心裏的恐慌也跟着夜幕一齊籠罩下來，肚皮裏噉咕的叫，兩隻大餅呵！伸手摸摸口袋，空空的。不，還有兩個銅板。吃大餅麼，不夠，於是饑餓又趕他提起脚步，慢吞吞地向着那閃爍的燈光的前面，高大的建築下走去。

高大的建築像是遮住了天，地，像掉在古井的深底裏，寂寞，淒冷。他的主顧們都被細雨阻住了，留在屋內作他們的消閒。一陣陣嬉笑隔着窗子傳到他的耳裏。他可像老鼠找食物似的找着街上的主顧。

最後，他是失望了。他望着高樓人家歡樂快活的家，也想起，自己冷落淒涼的家。想就餓着肚子回家過一下家庭之樂吧！他這樣想着，不期然地竟往家的方面走去。

紅燈像野獸的眼睛似的發着亮，可是他還沒有忘了十字要道的定章，空車是不能通過的，於是他等着，等着，等一個行人過來義務地拉過那虎口似的十字道，但是行人就像雨夜的星光一般的看不見，就是有也不肯坐他的車。他沒法，終於衝過街去，雖是衝過去了，但在街的那頭被裹紅頭巾的阿三，一把抓住，揍了他兩拳，而且敲掉了照會。

在那黯淡的黃昏裏，他懷喪地繞了圈子回到了家，小孩子啼哭着等爸爸帶來東西要給他們吃，更難受的就是他妻子以爲他帶了錢回來，用着溫和的笑臉來迎他。

——三月十二日黃昏——

# 英雄主義的至善之境

希古

時間過去了成爲歷史，這是一件無可懷疑的事。然而在歷史中，據說在每一個時代之中，都能產生幾個英雄出來的。

所謂英雄，在我小的時候，我是不大理解的，後來才懂得，英雄也不過如我一樣的人，但因為時勢湊巧，他能運用手腕，一躍而跳在許多人的頭地之上，於是許多人在崇拜他，尊他爲偶像，讓他的腳踏住自己的頭頂，大家對於他驚奇地讚頌着。

不消說，現在也是英雄流行的時代，而且英雄將成爲一種風氣，用術語來說，將成爲，或者已成爲一種主義。

平心而論，我對於英雄並沒有怎麼絕大的惡感。有時候，依平凡的心所感到的，或許這也成爲時代的一種需要也不一定。

但是不論怎樣，英雄是平凡的人們中

英雄主義的至善之境

之一，乃是毋須解釋的。而英雄，却也須時時記到腳底下一羣平凡的人們。

這，因爲英雄的基石，就是一羣平凡的人們來把他建成的。如果那個英雄忽略了這點，則他的「末日」早已在他的命運中安排好了。

在這裏，我不願自己多所饒舌，我願借那個讚頌英雄主義者尼采的話來說明一切。

尼采會告訴我們說一個人精神上是有三種狀態。他能變爲駱駝，他能變爲獅子，他能變爲小兒。當那個人肯把世界上一切最重的東西放在自己的背上揹着，他是已經變成爲一匹駱駝，他於是能負了重載在向沙漠之中奔走，他的精神也向着沙漠之中奔向前進。

可是當這匹駱駝在沙漠之中奔走時，他却又要變爲一隻獅子了。他要握着自由

，要在他的沙漠中自爲王長。這樣，一個英雄之產生，也恰如這情景相彷彿的。他覺得自己在精神上已經變爲一隻獅子，他要希冀在自己國度裏自爲王長，和一切的人作敵。

然而這，這是一切人所仰望的嗎？

誰也知道，一切人並不仰望這獅子竟要這樣跋扈。

那末，什麼才是一切所仰望的呢？

無疑的，又是像尼采所說那樣，在這之間，人們所仰望的乃是一個小兒。小兒是無猜的，他將成爲「神聖的肯定人」在這世界「是新的肇始，是自轉的車輪，是最初的運動。」

但雖然一切人都如此仰望着，我們從歷史上看來，每個英雄的史蹟，卻只能企圖如何變爲一匹駱駝，如何變爲一隻獅子。如果要使獅子能如何變爲一個小兒，却是近乎幻想的一件事。

那怎麼辦呢？

自然要絕望地叫喊着。

可是，倘若真的每個人都有個絕望的

社會，1.1.：四九

叫喊在大家心裏蠢動，我想也許每個人也都會憤怒起來成爲一隻獅子的吧？以獅子，和獅子來做敵對，這還有什麼懼怕？這將成爲新生的世界！

不過，時代的車輪又在這時代的中途輾開一條古舊的轍跡，我們又將如何隱瞞歷史的事實呢？種種聊以自慰的心情難得說服面前所看見的情景，人們總相信這是

不可能永久自欺的。於是，我想只有一條路了：——期待着！但不期待也好，你去侍候於英雄。

## 電影圈裏

### (一) 影評「新聞化」

許多人把寫電影批評當作了日常的工作，於是，另外的許多人深爲不滿，他們的意見是：寫電影批評當作職業是得不到的。這就是說：「電影批評不能職業化」。

關於影評問題，朋友們已發表過許多意見。無疑的寫影評並不是容易的工作，比寫文學批評還更難些。我們知道真正寫文學批評的人，都把這件本職爲唯一的工作，那就是說，他們的批評也是「職業化」了的。那末爲什麼對「職業化」的影評人要表示不滿呢。這其實是有理由的。

我以爲影評人把影評應該認爲自己唯一的工作，唯一的事業。他們把整個的心力注於此，絕不能認爲是一種附

### 斯人

#### 帶的工作。

最近的影評，有漸趨於「新聞化」之勢。這就是說，各報的影刊都在比誰的批評「新鮮」，盡可能地不使它落人之後，似乎當一條新聞紀事似的。其實這是要不得的。一篇有價值的批評即使在那片放映過許多時日後再刊登出來也一樣有價值的。這不能與新聞紀事並視。

#### (二) 「人格」與「作品」

偶而在友朋處看到一張「X X X X X」報，裏面也有一版關於電影的。在該版的「緊要的話」中，發現了這麼一條：「一位吃烏烟而從來不看外國影片的導演，他的作品竟能打破上海一切影片的放映紀錄。」（手頭沒有該報，我記得該文的大意確實如此。）這段小文指誰而發，那是無用解釋

得的。

照此，吃烏烟的導演的作品能造成空前的放映紀錄是值得驚奇的。這話有點使人難解。當知「吃烏烟」是人格問題，而作品之優劣是藝術價值，硬要拉在一起講總有點使人難解。而所謂「從來不看外國影片」，那是不合事實的，這「從來」不知「從」那裏而「來」。

轉輾地，知道那段文字是新聞報「藝海」編輯叫吳什麼的寫的。我又想到這位吳先生實在矛盾得厲害，在「藝海」上，他是明明一再捧過那位所謂「吃烏烟的導演」及其作品的。

#### (三) 還算「噱頭」？

許多女明星或以播送歌唱爲副業，或竟兼影伴舞。這樣「轉變」的原因是多種的，但最大的原因不外是：做影戲無出路，跳舞能多些收入，播音能收點「外快」而已。這樣的「轉變」，引起許多人的批

評，批評很簡單，曰：「墮落！」

還算「墮落」？真也有點實。我自然不贊同這種「墮落」的批評。我以為：伴舞的要是真正伴舞，播音的要是真正播音，那是與真正做電影的「女明星」一樣的，同是以色藝實錢，決不是「墮落」。可是「墮落」的是有的，那就是以「女明星」爲幌子而秘密買笑也。

#### (四) 技巧真破產？

「烈焰」中有一場極大的火燒佈景，但給觀眾看到的，似乎並沒有像真實的那麼巨大。而我老觀「春潮」攝製時，見所搭佈景甚小，當時我就有點爲「春潮」擔心，以爲拍出來一定人與景的比例不相稱，但結果並不如意料中的一樣。

於是我就想到：「技巧」總還是需要的，並沒有「技巧破產」。不過「技巧」沒有一劇本「重要確是事實」。

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會員

# 網業銀行

總行	漢口路石路口	營業部	商業往來 存款放款 服務社會 聲譽卓著
南市分行	小南門中華路	儲蓄部	定期活期 各種俱備 保障穩固 利息優厚
八仙橋支行	八仙橋愷自齋路	保管部	美國鋼箱 大小俱全 保管嚴密 取藏便利
杭州分行	杭州三元坊	地產部	寫字房間 設備完全 光綫充足 租金低廉
堆棧	蘇州路廿六號	堆棧部	自建堆棧 地點適中 房屋高燥 棧租克己

# 中西大藥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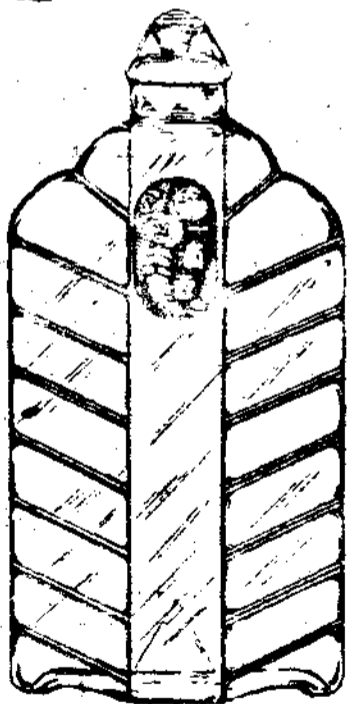
## 明星花露水

質料比普通花露香水  
濃十倍  
效力比普通花露香水  
勝十倍



一滴香

不須多酒 一滴便香



總店 支南  
四馬路 東門外 大圈家  
中西支 支西  
浙江路 老西門 方路  
波路 斜路

# 第三代

黑·嬰·

深夜裏。

街燈放着光，照着冷清的馬路。

怪獸似的：七層高的百貨公司屹立着；輪在下面的馬路顯得更陰森了。玻璃櫥窗旁邊，幾個出賣青春的女人正焦急着想拉位男子回去。

可是那麼的冷靜呵！

拉着車子，像走在大沙漠上一般，亞龍放慢了脚步，走到一條橫街裏停下來。

街口：印度警察閑散地踱着步。

街心裏停着一長列汽車：福特，奧汀，……黑色的，赭色的，青色的，全都光亮地蹲在那裏。頑皮的孩子們，有時偷偷地閃過去按了喇叭，叭叭地叫起來有點像田裏的青蛙。

亞龍的車子靠着一輛奧汀。汽車夫躲在裏面打瞌。時候的確不早了。亞龍想：閃到車子裏邊去睡一會兒倒不錯啊。

然而，亞龍知道這是瞞不得的。

靜悄悄地，爵士音樂從大門口飄送出來：裏面的人們正狂醉着，歡躍着；全笑開了臉，男的攬着女的。散夥的時候還沒有到。

亞龍托着下頰，呆呆地在想着：這世界真離奇，怎麼許多人沒飯吃；却又有許多人坐汽車，跳舞呢？

「這個，我不懂！」

自家那麼喃喃着，一邊搖了搖腦袋。

黃包車也是排了一長列。大家都希望有人出來；碰碰巧，坐了自家的車子那就好啦。可是，車子比人還多，常常就有人在那裏坐了半天沒有人照顧。

亞龍拉車子不到一年。

「一天拉兩塊錢得了，不要多……」

他只要養活祖母和自己，家裏再也沒有別的人了。

摸摸口袋裏的角子：一，二，三，……七！今兒的生意可壞，時候不早啦。而且，祖母是病了，藥單在袋子裏，回去的時候得買包藥帶去的。

就站起來，拉了車子打算擠到前面去，大門口已經放滿了車子，伸着脖子的車夫們在候着。

「喂，退後點！」

巡捕揮着木棒來了。

大家忙向後退：車子挨着車子，遲一刻就得挨打的呀。

「媽的！」

亞龍咕咕了一聲。

「怎麼呀？」

「他老是尋我們作對！」



亞龍憤着氣說。

旁邊的車夫笑了，他拍拍亞龍：

「氣什麼！我們命不好才拉車子，當然不能……」

「我不喜歡聽什麼命不命！」

「那麼你何必拉車子呢？」

「媽的，拉車子就拉車子，我金亞龍不是強盜！」

巡捕擺着碩大的身子走近來，沒有人作聲；亞龍釘住他那木

棒。清楚地記得：自從拉黃包車到現在，他挨到不少次的木棒

了。

沒多久以前，亞龍的車上坐着一個東洋水兵從虹口直拖到南

京路。

「嗚！快些！快——」

一路都用這句話來催促，黑皮靴不停地踢在背脊上。亞龍暗

地裏叫痛，繃起眉頭，咬着牙根往前跑着，希望快一點脫去這刑

罰。

剛跑到三大公司那裏的十字路上，不曉得怎麼地水兵說着要

轉到浙江路去，他沒留神走錯了路：車上的皮靴便雨點樣的落下

來，巡捕也湊熱鬧似的過來就是一棒，瞧得怪準確的，一打就打

到腦門上。

回來的時候腫得蘋果一般大。

「真不把我們當人！換他的祖宗！」

看着巡捕的背影罵了一句。

又靜寂下來了。忽然爵士音樂斷了，裏面慢慢地紛雜，有人走出來。

是散夥的時候。

大家都興奮起來，拉起車子擠上去兜生意；汽車嘩地開回去

，男的女的都帶着疲勞湧出外面。

「黃包車要嗎？」

「先生！這裏——」

「黃包車！」

「兩隻角子好嗎？大家規規矩矩……」

「先生，那裏去？」

「英租界成都路……」

亞龍擠了好半天，淌着汗水，沒人踏到自家的車子上來。人

漸漸少了，失望地，他拉着空的車子向街口懶散地走出去。

二、

天亮後。

外邊淅瀝地下起雨來了。

是秋天的淫雨，看來一下又難得晴的。老祖母咳得很利害，

現在靜下來了，鯨在床板上喘氣。屋頂有兩處破洞，漏下水，滴

在地上。

亞龍還沒回來，她正記掛着。

這孩子是金家唯一的命脈呀！生在有錢人家早該討個媳婦兒

傳代了；但是，現在她們一天不得一天過，那裏談得到這一些？

只有老祖母孤寂的時候常常想到：自家嫁到金家的第二年便生了亞龍的父親。多勞心呵，小心地供養他，一直到比自家還高大，這真不是容易的事！

那時是生活在鄉間。

然而亞龍五歲那一年，破產了！一家子移到上海來。

到上海以後祖母就從沒會有好日子過。亞龍的父母一死，一家只剩下兩口子啦，真不知道怎樣活下去呵！

「亞龍，忍受下去吧！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古話說得好，我們就受點苦罷，將來一定會有好日子過的。」

現在，亞龍拉車子去了；吃着苦。可是，有好日子過這一回事亞龍一天一天地明白過來，他再也不相信祖母的話了。

祖母的鍾愛亞龍很感覺到；他正慚愧着沒有報答祖母的恩愛。她老了；她再也等不下去了！

祖母在咳嗽。

沒有太陽，陰沉沉的。寒風穿過窗隙，她凍得在破被窩裏發抖。一夜沒有睡過，眼皮覺得沉重；但是一顆心更沉重得可怕！

她的兩腳縮起來，全身扭作一團。

亞龍帶藥回來，身上全濕了。

「好了點嗎？婆婆！」

他走近床邊去問。

祖母掉轉身來。

「哦，亞龍回來了麼？咳咳……天下雨呢，你瞧身子濕……

咳，咳咳……快換一換衣服！」

「不要操心，婆婆！」

「快去！快去！」

聲音有點啞。

亞龍把濕衣服挂起來，穿上了乾的，站在窗子前面，對着外邊的雨，他呼了一口氣。

已經疲倦了。但是淋了一身雨却不想睡覺。他給祖母的藥煎好，送上去；又問：

「婆婆你餓不？」

「唔……」

「我煮碗粥給婆婆吃吧。」

有了這孫子，祖母是應當得意的了。金家三代以來的衰落也許亞龍就可以恢復過來：真是了不起的孩子哩。

可是，亞龍現在是黃包車夫呵。

「一個人祇要刻苦，亞龍，一定有好報的。我忘了對你說，你的祖父就買了一點田地的。但是命運不好，遇到天災，還加上兵禍……」

兵禍……」

祖母說到這裏就太息了。

「我們的苦受得儘夠了！」

亞龍說。看了祖母一眼；又：

「你不是時常擊刻苦對爸爸說麼？現在他吃苦到死了，有什麼好報！」

「亞龍，咳咳……你不能這麼說呵！」

亞龍却說下去：

「我拉車子，拉一輩子也給人當狗看待！難道也會……」

「亞龍！」

亞龍走開去了。

三、

「黃包車！」

聽見衙堂門口呼喚着，亞龍忙奔過去。

下兩天，拉起車子來真要命。柏油馬路怪滑膩的，一不小心

跌一交真不是玩的呵。

拉上四川路橋的時候，滿想着小孩子來幫幫忙。溜下橋又得用神哪，不然不跌下來也會給汽車軋死的。

兩點打在腦袋上。身子全濕着，風吹過來有點使人耐不住。

在人擠的地方，就提高嗓子：

「嗷嗷嗷！」

喊着衝過去。

沒生意，又照例找塊地方歇一歇。

屁股貼在踏板上，氣順下來，揪了揪頭髮；有錢就買塊大餅嚼嚼暖一暖身子。看見別人踏踏地拉了車子走，那種牛馬一樣的

苦役，真不是人担当得起的。然而，有什麼法子？爲了生活呵！

這世界真是一個謎，使亞龍摸不着頭腦。

他問孫麻子。

「孫麻子我們不拉車不成嗎？」

「你找到了別的工？」

「不拉車就找不到別的工做？」

「上海沒工作的人多得很呢，你找什麼，亞龍？」

孫麻子睡了口涎沫。

亞龍真信不過，不拉車就沒別條路了？而事實上，餓肚皮的

人他看到不知多少！比拉車更苦的工作也多着。

不由的自家搖着腦袋，拉起車子走了。

「好小子！」

孫麻子那麼哼了一聲。

這天亞龍又遇到東洋水兵了。

夜已很深，他拉着車子在北四川路上走。飄着雨，吹着風，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馬路在年紅燈下油膩膩地，腳踏上去覺得

有些站不穩似地。

在他的前面，也走着兩輛空車子；走下去，走下去，似乎更

來得荒涼的樣子。

猛的五六個水兵從一家小舞場拐出來，啦啦地唱着；黃包車都兜上去了，亞龍拉起腳就跑，他也不曉得往那兒去，只緊跟着前面的。

「啦啦……魔啦啦……呵麗啦啦麗……」

「哈哈——」

一路的靜寂空氣都給水兵們的粗聲衝斷了。

亞龍的脚濺起水花。車子一直朝下奔，喘着氣，心在拍拍地跳。做東洋水兵的生意他知道不是容易的一件事：粗暴，不講理。可是碰到他們高興的當兒，也許可以多給點兒錢。

店舖都把門關得緊緊地，門縫裏射出微弱的燈火。巡捕背着手在店門外走。

呼地濺起一股水，一輛汽車擦過去了。亞龍用衫袖揩了揩臉。

「麗啦啦，啦啦啦……」  
老是那麼唱着；可未曉得他們打算往那兒去的。亞龍向前邊

的說了：

「到底拉到那裏去呀？」

「媽的！我也不曉得。」

「糟糕！」

到了虹口花園的兵營，亞龍想：總可以放下來了吧。

「喂，放了吧！」

他向前面叫。

水兵們到了「家」，更歡喜地啦啦地唱起來，拉着手就想跑

進去。亞龍趕上去，口裏：

「先生，沒把過錢，……」

「啦啦啦……」

沒人睬他。

他拉住水兵的臂膊，哀求着：

「把把車錢，先生！」

「老爺，車錢沒……」

另一個車夫的聲音。

「喝！」

給一推，亞龍差點兒向後跌。但是，拉了半天就白出力麼？

水兵們就咕嚕着，亞龍聽不懂。突然挺高的那個走過來了，扔下兩隻角子。五部車子只給這一點錢？他們都瞪着眼，說不出一句話來。……

四、

「亞龍！亞龍！」

微弱的喚着亞龍，祖母掙扎着想起身。鷄喔喔啼着；天快亮

黃豆大的油燈在風裏搖曳。

「咳，亞……龍……」

她知道自家的生命已經到了極危險的境地；就同那豆大的燈火一樣，只要風吹得強些，一切便完啦。然而，她俯記着亞龍。

這是金家的一支最後的花朵呵。

「只要吃點苦，咳咳……吃苦……亞龍你好好地記住我的話

啊！……咳……我沒福氣……我只……咳……」

祖母斷續地發出她的感慨。她的心裏再痛苦也沒有了：金家到了亞龍這一代真衰敗得可憐啊！

「……亞龍，你討個……咳……媳婦兒，咳咳咳……我才安心

「……你要知道……」

亞龍又是天亮了才回來。

看見祖母的病到了最後的一息了，頓時焦灼得什麼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他叫：

### 題桃菊圖

柳亞子

晚節黃花重獨清，終憐身世太凋零，何如爛熳東風下，薄命天桃恰有情。

### 題山水圖

柳亞子

山深林密足優遊，着個亦亭景更幽，塵外仙源渾不惡，稍憐袖手看神州。

### 題畫梅

柳亞子

鹽梅鼎鼐尋常事，亂世和羹亦太難，何似孤山林處士，暗香疏影伴清寒。

「婆婆，怎麼呀？」

「哦……亞龍！」

「婆婆！」

他送上一杯開水來。

祖母用無力的眼光對着他，帶着無上的慈祥。幾次她想說什麼；然而話一到喉邊又咳起來，終於說不出半句話。

鷄再啼着：喔喔喔。

天亮了。雨仍在下，風吹得更緊，猛的油燈火給吹熄了。

唏——

太息了口氣，祖母閉上眼。

「婆婆！婆……」

「亞龍，記住呵，咳……咳……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咳，我的話……」

顫抖着，咳嗽的聲音嘶啞得幾乎聽不見；慢慢地，她的呼吸短

下去，短下去……

看了亞龍最後一眼，她死了。

從此只留下亞龍一個人，拉着車子在夜的馬路上流蕩。回到家裏，那麼的寂聊呵！他記念起祖母；她是瘦弱的，蒼老的。她老是用刻苦來勉勵自家；可是，亞龍早已對她的話起了懷疑。

為什麼有許多吃苦一生的人呢？好報在那裏？而不吃一點苦的人却坐汽車，享樂。

離奇的世界呵！

「我不懂得這個。」

拉着車子，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天早晴了；是明朗的秋日。

# 蕭伯訥的情人

大風

蕭伯訥 Bernard Shaw 在中國，是被  
人稱作幽默 Humour 派文豪的，其實，

在世界文學史上，一般人則稱他爲理智派 Intellectualists 的。蕭氏是一位劇本作家，而他的作劇，却是淵源於易卜生，易卜生的劇本，是革新的，——無論是思想或藝術上——皆以一問題爲最後之目的。蕭氏早年作品，就是這般樣；到了後來，他才顯出他的天才，用一種諷刺的語調和理想的要求，寫在劇本上。所以他的劇本，在形式雖然和易卜生的作品。稍有不同；但是，他的劇本，不是一種美術品，供人賞鑒，乃是一種主義宣傳的留聲機，足以促人省悟，這完全和易卜生是一樣的。

蕭氏的說話和文字皆幽默，這由于他理智的冷靜，看來好像他這人常愛鬧玩笑，其實他又是很嚴肅的。蕭氏，他對於作劇本是很用大的心力，即是所謂忠實，和努力。他因爲要作好他的劇本，他去和比他年

蕭伯訥的情人

齡要大到二十多歲的一個女伶戀愛上了。

這女伶不是別人，便是著名女伶愛能台莉。

愛能台莉在賴西愛母劇院演戲，已不成爲一位名女伶了，與其說蕭氏愛她，倒不如說她先愛上了蕭氏。一天，蕭氏在賴西愛母劇院中評劇家席上看劇，這是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她就寫了一封信給蕭氏道：

「我終于看見你了！啊，你還是一個孩子啊！你確實是一個可愛的孩子！啊，你原來是這麼樣的，是纖弱而又文雅。」

依照這封信看來，愛能確實把蕭當作一個小孩子。他倆之所以愛，乃是各爲藝術上的成就，所以在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蕭氏致愛能的一封信上說得最明白：

「我應該告訴你，我是不想做你的愛人的，也不是想和你做朋友的，因爲

戀愛與友誼在你我之間算不得什麼重要……但你我終需要一個普通的利害關係。我的愛，我的友誼對於你都沒有什麼價值，什麼幫助，在可有可無之間。但我確信我身上有可用的磚，可以幫助你生活上的建築物，你愛用着，就請你把我這合用的磚嵌進去；如果用舊了，便捨棄了也不妨事的！」

在這封信中是說得很明白，他倆的結合，並非是肉體上的結合，而是舞台藝術上的結合。他倆間雖然寫了不少的情書往來，而世上一般人亦視他倆爲情人，其實是不無看錯了。蕭曾這樣說：

「十九世紀末的名士，倘若他是歡喜戲劇的。沒有不戀愛着台莉的。他們的多數人均能在和她的友誼中得到了相當安慰，但這並不一定就是愛情。」蕭與愛人的情書，是在一九三一年九月間出版。愛能的兒子克來對於此舉很不滿，會著一書替他母親辯護。其實他如果能細細領略蕭氏的說話，他便覺得他此舉是一個笨伯了。

# 宮媽

王春翠

宮媽是我們第二次——民國十七年吧——來上海僱下來的女工。那年C受了C大學之聘，我們就住在近學校的鄉間。她是由我們第一次在上海用過的李媽介紹過來的——說是她倆是表親——因為我們住鄉下，鄉下沒有自來水，沒有上海租界那麼寫意，要工價五元；我們只要人好，也就僱下了。

她年紀已四十多歲，男人已下世了。家中有兩個二十多歲的兒子，一個八九歲的女兒和一個從小由她養大的二十一歲的媳婦。她們在上海幫工了好多年。大兒子和媳婦在家種田，次兒在娘舅家幫工，女兒寄託在伯父家養活。這些，都是她自己常常同我閒談的話。

她身體很結實，做事也頗勤勞耐苦；有說有笑，事事都很高興，要她帶小孩出去玩，更快樂的了不得，口裏伊伊啞啞地唱個不止。

有一天，從上海十六鋪寄給她一封「信封寫得極有趣」的信——「譬如濟南大學趙舉人先生轉宮應氏母親收。」信的內容是說她的大兒和媳婦都來上海找做活，要她接信立刻到上海去看他們，

並帶幾塊錢去用用。她聽我唸了這封信，當時滴出淚來！我不知道她流的什麼淚？快樂的淚吧！我說：「兒子來了，你還不高興嗎？」他說：「

不是的；他們年紀太輕，上海的事情很不好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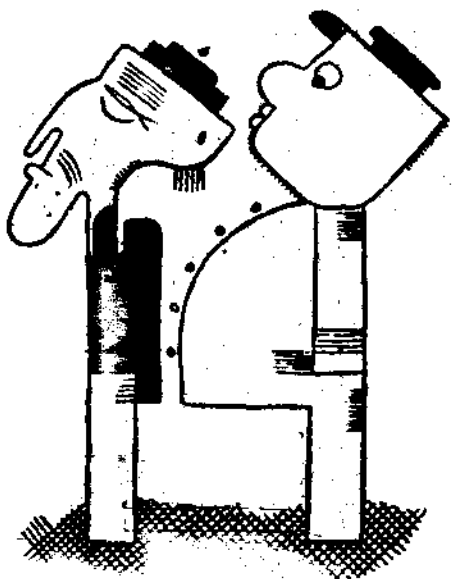
「當晚只聽見她在嘆氣，翻身；第二天一早她就到上海去了。」

第三天的下

午，她才回來，說是兒子媳婦都找了事，進楊樹浦某某紗廠，她已替他們付了包頭錢了。過了二天，從上海又來了一信，說工廠裏的事太苦，他們已經歇下來了，要找別的事做



◀ 廣 顧 客 搭 與 農 野 ▶



◀ 舖 保 與 窮 富 ▶

過了幾天又來信：事情還沒找到，或者這事太苦，或者錢又用完了，再送幾塊錢來。這樣的信一次兩次地寄來，她總嘔着氣說：「年紀太輕，還不能做事！先生，你替我寫封信，叫他到劉伯母那裏，把會錢去拿來用；二姨娘那邊不要去拿，她會罵他的，罵他不肯做事的。她是狠心的人。」我覺得她對兒子偏愛得可笑，我問她：「你的兒子找不到事，你的媳婦呢？」

「那更不可讓她一人去幫工。」她說。「上海多壞！我們二房的女兒不是幫工跟人走了嗎？不好，那不好！」

「既找不到事，還是叫他們回家去好種種田好了。」我說。

「我已經對他們說了，他們不聽話，不肯回去！」  
「那怎麼辦？」我又說：「別的不要，飯總要吃的，你一個老太婆做來的錢給他們坐起來吃喝完結嗎？我不寫信，二三十歲的兒子，該供養母親了，你不拿錢給他，還會餓死嗎！」

「是的。」她說：「他們來了三個月，用了我七八十元了。但是，他們年紀總還太小些！」說着，眼淚流下來了。

最後，她的兒子來說：媳婦病了，病的是喜病，要回家去了，快些送錢去做路費。她又籌了一些錢，把他們送回去。

那幾個月，每月她定要去上海一次，把我們給她當車錢的錢留着，瞞着我們跑路，每次從上海回來，總要哼一夜，叫一夜眼酸。

她的兒媳回到了家鄉，來信還只是要錢。有一回，她的鄰居

宮編

來告訴她：「你

的兒子和媳婦在

家並沒種田，夫

妻倆吃吃睡睡，

打打牌，賭錢過

日子；不只米菜

向人家買來吃，

連柴火都向人家

買來燒。等錢吃

完用完了，就說

寫信給媽媽去。

她却仍舊歎口

氣說：「年紀太

輕，還不懂事呢

！」

在她來我家

的第三年，她的

兒子來信說：「

家居的房屋，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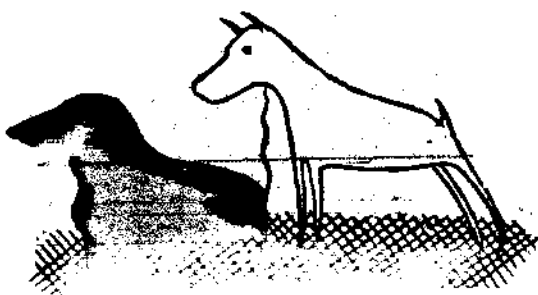
鄰居起火，都燒

掉了。」她得信，哭了一天，她想起死了十多年的男人。從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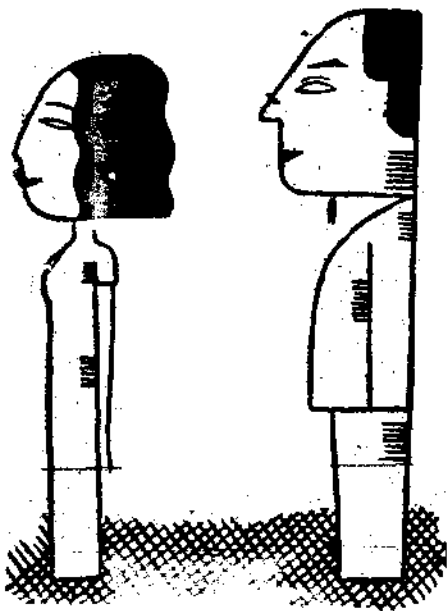
起，我們每月加她一塊錢，稍微給她一點安慰。這麼的一天一天

## 社會 變態

胡·考·作



◀ 狗 雄 與 狗 雌 ▶



◀ 儲 保 務 義 與 生 學 女 ▶



過去，總之，她的錢一個也沒有留下來。

前年，她的次兒和小女兒又出來找她了，次兒住了一個多月，用了她幾十塊錢，找不到事回母舅家去了。女兒留在真如一個廣東老太太家做大姐。一二八事件發生，老太太把她的女兒帶到上海寄在某姓廣東人家。這某姓廣東人把她的女兒帶到別處去了；鄰居們都不肯告訴她那家的地址，她的女兒不知究往何處去了？

一二八的早晨，飛機在我們的屋頂盤旋，在恐怖緊張之下，我們從小路逃到上海。第三天我帶着我們六歲的嬰女回我們的老家去。我的女兒大概是「水土不服」吧！那麼強壯的長身體，住不滿一個月，就生病了，到了一月零十天，她就死了。宮媽在上海聽到了信息。跑來跑去哭着告訴人：「雖然不是我帶她大，但從她三個月上我就抱她到現在，她們不回家，決不會有這樣的禍事的；天滅的東洋鬼，打它媽的仗！」她時常是哭着，咀咒着。

去年六月，我們從鄉中到蘇州去暫居，她從我們的朋友處得到我們的地址，立即辭了上海的職事到蘇州來。我們的朋友告訴她：「到那邊你不要對先生們說什麼。」但她一看見了我們，只叫了一聲，眼淚雨一般淌下來，再也忍不住哭出來了。

她一看見C買書回來，就說：「天天買書，有這麼多書還不夠嗎？做衣服不捨得，都是藍布衫，藍布褲，上海的娘姨也比你們穿得漂亮些。」但是她自己穿得很破，好一些的都給她的媳婦

穿。她有一件湊補得厚棉襖那麼厚的一件夾衣，那夾衣的年齡比她的兒女還要大。我們常和她說笑，要她把那衣去賣給收古董的張先生。

她的保存性特別強，什麼都是如此。吃菜，先吃雞的碎的，再吃整的好的。有一回六月天氣，我家裏來了客，燒了一點菜。客去了，把蹄子和雞肉都留存着，等到要吃的時候，已經臭得人嘔吐了；她只是歎氣，怪那太熱的可惡的天氣！

到蘇州後幾天，她的媳婦來信問她要錢，說：「在上海找不到事，要回家去。」媳婦回家沒幾天，兒子又寫信來要她寄錢回去買米吃。這回，我們不肯支她錢，也不替她寫信了。她就瞞了我們把她自己身邊幾個積餘小費，寄回去了，收到錢的回信也不敢叫我們看。

八月初，我們移家來上海了。不久，她的兒子來信，說兒子孫子都病了，而且病得很厲害，要她立刻回家去，母子再見一面。

半月後，她的鄉人告訴我們：她回家後，

孩子是在她到家的前一天死掉了！

兒子是在她到家後三天死了的！

孫女後來又死了！

媳婦在她兒子死後第五天，就關了別家的男子在房中取樂。

她自己背上扁担，一面哭，一面往山上去斫柴！

現在，現在聽說又在替次兒做親了！！

## 趣 味 篇 鈞 公

### 自序

基於自己的趣味而寫文章，故此，也不大注意別人的趣味是  
否和自己一樣。這篇文章，寫出  
來也許是太孤寂了，然而，孤寂  
正是一種趣味。

### 電影與箭

你抓着一個六歲的小孩子和一  
個六十六歲的老嫗，你問他們什  
麼叫做電影？敢保他們是一定會給  
你一個完整的答覆的。

電影在現在，的確是最通俗，  
最被普遍應用的一個名詞。

可決沒有人知道，「電影」在  
古代是一種箭。六韜注曰：「電影  
，矢也，青莖赤羽，以銅爲首。」

### 二千年前的鉛筆

從楊子雲先生的「懷鉛提槧」  
，以及任彥升先生文中的「人蓄油  
素家懷鉛筆」上，使我們敢於確定

趣味篇

，我們的祖先在耶穌降生前三年，  
已經會使用一種「鉛筆」了。

這是比「刀筆」進化一級的文  
具。預想在二千年前，如非有相當  
地位的人，是用不起這種貴重的文  
具的。

想起現在的「鉛筆」，差不多  
一毛錢可以買上一打，我們是比我  
們的祖先幸福得多了。

### 被孩子問住了我

一向便相信「又麻雀」是最好  
的家庭教育，因為這裏不但有數  
學，心理學，論理學，而且有最豐  
富的美學。誰敢說三張白板配上兩  
對紅中兩對發財，不是「美」得要  
死！

因為教育得法，家裏的九歲孩  
子，經過三個月的速成科，已經懂  
得怎樣上四方城開火綫了。

有一天，被這天才的孩子問住  
了我：「阿叔！瞧你們抓了『九么

』就和，可是假使同時有人和了『  
天和』，怎麼辦呢？」

被這天才孩子問住了我。

### 據說在美國打過官司

後來有一個更天才的朋友知道  
了，跑來說：「像這樣的事，在美  
國會經打過官司的，法官判決『九  
么和』者勝利。理由是『天和』的  
構成，必須十四張牌完全無缺，『  
九么』在第九張牌上便可以齊全了  
，當然機會是比較多的。」

——不相信美國法官，會有這樣出  
奇的聰慧。

### 兩位幽默之兄

周作人替某書作序，提到他的  
老弟，他這樣稱呼着：「魯迅  
君」。

評舊劇的專家馮小隱，因與其  
弟馮二先生爭辯某劇而直斥之曰：

「有無人馬某者……」

社會：1·1·：六一



## 紐約婦女職業談

楊蕊端

物質文明的紐約，清晨就顯出躍躍欲動的景象：衛生滋補的牛乳，迅速按戶送到；天面，地底，街心，摩托，等車，擁擠着熙來攘往的人，男女老少，貧富賢愚，同一樣地活潑。

在職業平等的美國，固然什麼也許婦女參與，可是在紐約普通所見，婦女多在士商兩界佔一席之地。

在華盛頓方場之紐約大學辦公室裏，書記數十，盡是女子。彼等體魄健全，裝束自然，纖指打字，瞬息萬行，處理函件，覆發得體；談吐則溫文爾雅，舉動則敏捷大方，興趣所至，工作怡然；直非男子所能及。

由寓所至圖書館往返之地底車站司票價員，其一紅顏豔潤，精神奕奕，手續清

爽，時間經濟；其一白髮康強，視力明澈，加意兌付，錢銀出入，毫不紊亂，負有責任心。

至若百貨商店，公司，洋行，的女職員，他們多能體察顧客的心理，闊綽的固然能購貴重物，時髦的皆欲得新穎貨，但遇殷實者來購趨時物品，或擬向普通人推銷昂昂之件，彼等多能鼓其如簧妙舌，機警圓活，說服顧客，惟態度出於自然，句中肯，全無誇誇藐視之氣。

且五仙十仙商店的女職員，簡直不是如花瓶般的點綴，他們除招徠售貨而外，每早或須用肥皂水及去污粉來清潔玻璃鏡銅等飾櫃。有一次學校放假，我親自往購應用品，見她們月貌花容，娉婷窈窕，活潑玲瓏，滿面春風，裝束趨時，而操作若

此，不禁好奇心動，近與之談。知他們每星期的工資，有十四五元者，有十七八圓者；此數比之今日上海伴舞一宵之所得，相去奚啻天壤。及問彼等何以願在商店當職，答道：在美國經濟崩潰，商業競爭，優者生存的時候，身為國民一份子的婦女，不能徒然仰給於男子，應自食其力，免重家庭之累，又應幹那可以助長國家工業文化經濟的職業。

吾因之有所感矣！在目前代表我國繁榮的上海，女子最妙不過的職業，好像除了跳舞而外，無以過之，故邇來報章所載，什麼電影明星，什麼文壇作者，也改行而投入舞場。詢問舞者之心目中，其有家庭幸福之觀念在耶？其有社會經濟國家生產之顧慮否？

# 都市之月

葉永蓁

忽然竟想到了天上的月亮。

真的，把自己埋在這都市之中好久了，整天為衣食打算着，幾乎將歲月也都忘記了，誰還想，天上的月亮呢？——而且，天上還有那個萬古常新的月亮這一回事呢？

清早一起來，太陽已滿街照着，忙忙碌碌地在太陽底下隨處在奔走，只希望生命能一天天地混了下去就算。一到了晚上到來，街燈在一切我所能走過的路上閃着，自己就本能的覺得是晚上到來了，將成為夜。

拖着自己這一具形體踏進夜的境界裏，於是，也就在忙忙碌碌的回憶中將這夜淡漠地過去了，偶而雖有幾許渺茫的憶在點綴着，然而這于夜的過去，依然無關的，依然是那麼急速地吧？——夜，咬住了一天中生命的尾巴使我疲乏地任牠在咀嚼着，然後，一直，一直到了第二天太陽

滿街照着的時候，牠才自己悄然地逃掉了，讓我却慢慢地蘇醒過來，再把生命中的營養充實了一點點，等待着牠在這第二天晚上的降臨。

都是這樣的，我的生命將一天強健了一天，也將一天衰弱了一天。在生的開始與死的終結過程間，我是怎樣的難於了解自己到底為着什麼才存在的啊！我難道僅成為太陽底下蠕蠕地爬動着所稱為「人」的動物將這一生過去了，或者是專在夜的倉庫中做為夜的食料就以為自己確曾過了一生的東西？

我是茫然，而且自己也想能夠茫然地最好。

有什麼會使我留戀這世界呢？

人間的事物？

咳！我很難得說。

在我的回憶中，我也實在記得起有許多種人間的事物使我生命留戀着。這其間

就譬如說罷，那天上的月亮，你想，你想，多夠迷人啊！不論牠是怎樣的盈。虛。圓。缺，而牠那高潔的，美麗的，溫柔的情意，你能容易忘掉了嗎，只要你自己的覺得的確還生着的時候；眼睛還能看見牠的時候；耳朵還能聽見有人說到牠的時候；記憶裏還能想像到牠的時候！

誰都不容易忘掉了的，自古至今以及未來的人們，——依我想。

毋須一定要等中秋那幾天，在夜裏，隨便你在那處走着；在山谷裏，在田野裏，在湖濱，在海邊，你看見牠孤獨地掛在那個不可擊破的空間，或在濃厚的雲際時隱時現地露出臉來，倘若，你那時正當心境憂鬱的時候，你將感到如何的高興！你彷彿自己找到一個良伴似的，牠伴着你那寂寞的靈魂，和你，你自己的影子，處處相隨着。

你好像只有牠能理解你。

實在也只有牠能理解你。牠同你一樣地現出一種慘白的愁容，懂得你所想的一切，種種你所感覺到的哀怨的，淒涼的，

感傷的，煩悶的，悲痛的，惱怒的情緒，牠也都能感覺到。雖然牠和你之間沒有一種形式的言語可以相互達意，但就在那樣，默默無言的狀態之下，牠給你的那種超乎言語之外認爲知己的默許，就怎樣值得你在記到牠啊，想念牠啊！

你自然地將自己的苦惱的心在對牠呻吟着，歌唱着，或甚至于痛哭着。

牠同情你這呻吟，同情你這歌唱，同情你這痛哭。

但僅祇同情，這于你原是不夠的。牠還依然默默無言地掛在那空間，牠也以這默默無言的神情來告訴你那種要慰藉你的底心，牠自己就是那樣的存在着，而且將永久存在着。

你知道牠會經過多少不幸的遭遇？

也會閱歷過多少和你一樣憂鬱的人？

然而牠，牠把自身的那些遭遇和閱歷都在這默默無言的神情中暗示給你了；一切的盈·虛·圓·缺，對於牠本身之無損，也正猶如只要你自己有生的意志，一切人的毀譽對於你本身之無損一樣地。

牠在這樣告訴你，這樣暗示你。

你也默默無言着好哩！

以默默無言的神情度過你那不幸的遭遇；

以默默無言的神情消除你那憂鬱的心。

你能在這裏理解牠嗎？

可是，無論你對於牠理解與否，這於牠，是不必一定需要的；而你呢，你卻覺得牠成爲你憂鬱時候的良伴，總確乎有這麼一種感覺。你也得在自己的記憶裏面搜尋一下看罷，當你在另一種歡樂的情景中如能看見牠，你不知道這多麼歡喜呢？

在階沿上和你差不多長短的伴侶同坐着，一邊拍着小手兒一邊嘴裏唱着關於月亮的短曲，大家不覺間都有點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樣子，那，你想，這滋味，一開始，就多夠你在玩味着的？——你大概也總可記得吧？

你看見牠照在這大地上，並不像太陽那麼的熱烈。那婉約的光，那嫵媚的光，傾瀉在這地面，就如水銀傾瀉着似的。你

在牠所照到的這些地方走着，說不出有一種什麼味兒，從你的心裏被牠勾了上來；你感到牠是像水那麼的淡薄，但又像酒那麼的醉人。

你能想着一個什麼詞藻可以形容牠使你覺得的那種舒適的心緒？

是有點飄飄然地吧？可又並不全是飄飄然地的。

人的影，樹木的影，花草的影，都被映在地面上，宛若是被繃着的那般。輪廓是介乎模糊與清晰之間，不比給太陽照着那麼的清清楚楚。你很難捉摸牠，彷彿有一種生動而且靜穆的情意在這裏面含蓄着。

你得伸出手來動動這些樹木，動動這些花草，或和自己的影子在玩弄。於是你便連手也感到一種愉快的涼意；你的心隨着被牠漸漸地，漸漸地打動了，你將怎樣地在想念牠啊！你擡起頭來，牠還迷人地給你一個笑靨。你爲牠担心想四圍的浮雲，你看浮雲卻如何地在妬忌着！

然而越因爲浮雲的妬忌，你也越發知

這牠的那種可愛的姿態。

你在笑着，又自自然然地在唱着讚頌牠的歌兒。

而牠，牠也何嘗不懂？牠依然以自己的笑靨在讚頌你生着的樂趣。有一種相互默契的情懷由牠的笑靨裏呈現出來，灌進你的心裏，你和你的伴侶相與玩着的時候怎能少了牠？

你看見牠照在水不揚波的湖心，牠簡直就像一顆精整圓滑的珠兒那樣的在湖心蕩漾着。牠宛如浮在這水面，但又深深地沉入水底。湖面的水都蒙着牠的光輝，大家和平而嚴肅地在流着。偶而就有點點微風吹了過來，使這水被吹成爲幾許漣漪，或甚至於像在大海裏那樣地被吹成爲幾許洶湧的怒濤，那，牠也就馬上給這些漣漪，給這些怒濤，都披上一件燦爛悅目的金甲，牠們勇敢地在他所賞賜的光榮之下活躍地奔馳着，牠自己是依然在笑。

這，你想，一切萬物之與牠接近的，誰能感到的是怎樣的愉快呀！一到了消失了牠的時候，風在怒吼；水在激擊；樹木

都市之月

，花草也都相顧失色。而你，你也得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去。星閃着嘲笑的眼光。你的伴侶，難道都不覺得難受嗎？你心裏會有一點缺憾發生：在夜的領域裏，沒有了牠，將使這夜變爲如何醜陋的呢？牠把夜裏一切美麗的景物都帶了去，夜是孤獨的，怕人的在存在；而你，也孤獨的，怕人的存在於這夜之間。

你記得起自己的往事，你記得起當牠在簾外羞答答地偷窺你時候的種種過去的情景，一種潛意識會使你憑空地起了若干感懷的心情，你是木然地呆着在想。你的心被繫念着牠的底思慮在苦惱着；而這苦惱，也將更加增加你對於牠繫念着的思慮。

！  
你才嘗到了自己怎樣留戀着牠的滋味！  
你能厭倦嗎，假如牠能和你永久在一塊兒的話？

誰也不會厭倦的，——我想。  
從自己的孩提時候起，一直到了白髮飄飄的時候止，誰對於牠，對於月亮，說

自己厭倦着看呢？——誰也沒有。即使有，也不過在看了牠之後各人的情懷略有差異：年青的人是以無知的心在看牠；年紀稍爲大一點的人是以感慨的心在看牠；年老的人是以回味的心在看牠。這其實於月亮的本身，牠是同樣給人以歡樂的啊！  
就我，我也是這樣，我是多麼希望着自己夜夜能夠看見牠，看見月亮。

可是在這都市裏面，一切的建築物密密層層的聳立着，連一個比較闊大的院子也沒有。煤氣罩住了白日的天空，夜裏是電氣的世界，燈的世界。

幾乎呼吸的自由也被剝奪淨盡了！  
強烈的光，強烈的刺激，強烈的種種所謂人爲的文明，在你的眼前搖惑着，在你的思想裏盤旋着。牠們替代了那種幽美的景物，把自然的那許多值得人流連的，賞玩的地方，都加以掃邊開子！掃邊得沒有一點痕跡存在。

這，於是，就成爲人們所稱的更美麗的都市。

巍然地崛起於人類的史蹟所要寫的篇

社會 1·1·六五

幅闊，這都市是不可避免地誘惑來種種人爲種種專業鬥爭着。而住在這都市裏面的種種人呢，大家在互相利用自己的機智，以謀發展他們種種的事業。

大家站在事業的發展上面打算着。

這都市在表面的點綴上雖然更加美麗了，而其內容，卻使人也更加墮落，墮落到驚骨地備以物質與物質成爲人類之間理性的聯繫。

超乎這聯繫之外，是沒有旁的東西，值得人深深地珍重的。

誰還想起天上的月亮？誰還想起天上的月亮也始終照到這都市裏面的人們？

我住在這都市裏好久了，太久了！也有什麼心情，使我記得起天上的月亮；天上還有那個萬古常新的月亮這一回事呢？

即或偶而有之，夜半從昏迷之中醒了過來，燈是熄了的，揉一揉眼睛，看見窗沿上斜射過那種婉約的光，嫵媚的光，和平而嚴肅地在照着。你因此意識地覺得，這就是月亮的光啊，那好久沒有見面的月

亮的光啊！——心裏渴望地在叫着。

你徐徐地有幾許清醒，想一想自己白天裏爲活着所做的事情。

把身上蓋着的被頭都打了開，本能地兩手伸向牠照着的那地方去。你仔細地再看着牠，牠從你的窗沿這端一點點的爬向那端，逐漸地逐漸地爬到窗外去了！

你感到牠的降臨是怎樣的幸運，而於牠的消逝感到怎樣的惋惜！

惋惜着牠的光明，僅成爲你生命罅隙間一剎那的幻影。

你的心，也許留下一些近乎天真的創痛——

然而這夜，這夜，牠在你後邊咬住你一天中生命的尾巴呢！你又得昏昏沉沉地睡了去。

縱就不立刻再睡了去罷，你也覺得自己是羞怯似的去見這月亮。你悔恨自己竟成爲了一個墮落的人，醜陋的人，配不上給牠那種莊重的光沐浴着地的。

多麼胸懷高潔的月亮啊！——你心裏又慚愧地叫着。

一步一步地鼓着你的勇氣走近你那窗沿去，仰起頭來你在張望牠。

可是牠，牠也躲避着不來見你了，一座人爲的建築物在你和牠之間隔住。牠是不會在這時候能夠理解你的，牠讓你沉悶地等待着，等待着另一個時候的到來。你帶了失望的心，搖興的心，輪倒自己的床裏去。

夜看見你的反抗用甜言蜜語在慰藉你。你仍舊成爲夜的食料將生命交給牠。

夜得到自己的勝利在咀嚼你的生命，你聽着夜在驕笑之中一口口地把你的生命咬下嚙到肚裏去。你是一天天地消瘦了，消瘦了到將來，總有一天，使你看不見夜，也看不見月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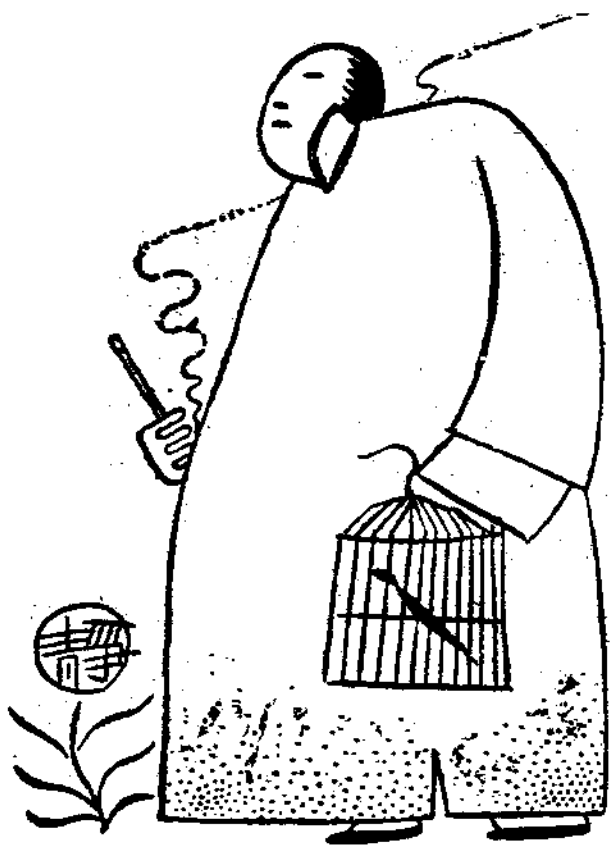
接一連二的悔恨在你的心裏，思想裏，感覺裏不住地在起伏，你的確知道自己和月亮成爲陌生的路人。你和牠之間無法可以理解，你雖有繫念着牠的心，而這繫念的心，給這都市裏種種的建築堵住了！

你自以爲在活着，牠卻在鄙夷你。  
「墮落的人啊！」

也許牠更會這樣說：  
你不能時常看見牠那慈祥的笑靨。  
這世界雖成爲熱鬧的世界，但於你，  
於牠，都成爲寂寞的世界啊；這世界雖成  
爲美麗的世界，但於你，於牠，也都成爲  
醜陋的世界啊！——寂寞到，醜陋到，將  
這世界不成爲世界了啊！  
一切珍貴的所在，都給人與人湊成的

熱鬧毀壞掉了；都給人與人點綴成的美麗  
毀壞掉了！  
你是無可奈何地；  
牠也無可奈何地！  
而且我知道，你也實在留戀着牠；爲  
了牠的存在，你才自己在人與人的蹂躪之  
中，人與人的踐踏之中，人與人的跋涉之  
中，人與人的嘲笑之中活了下去。你懂得

牠的可愛的處所，你懂得牠的，懂得牠的  
。——我相信。  
然而，這於都市的人們，將怎樣說呢？  
都市的建築更一天天地增多起來，月  
亮是被這些建築遮住了的。  
都市的月亮在都市人們的心中是死了  
的啊！  
我不禁在這麼地自言自語着。



——生靜疎—— ◀物人型典的級階圖有▶

### 滑稽劇家

平·凡·

有人來拜訪滑稽劇家，請他去登台表演點令人發  
笑的事件，滑稽劇家很謙搗地說：「可恐怕不能  
令足下滿意。」言畢，二人相對默坐移時，來人  
問：「你預備了什麼劇本？」滑稽劇家指着一本  
電話簿道：「是這個！」來人甚不明白，心中奇  
怪，後來他帶着電話簿去登台，在台上翻開電話  
簿就高聲朗讀起來，引得台下哈哈大笑。來人方  
知不問什麼東西在滑稽家手裏皆會成爲笑料的！





的身體，我也不願讓人家去解剖它。了解我的人望他們像我一樣拒絕解剖吧！她是在一個大畫家那兒做模特兒，她賺的錢很夠生活；究竟逢着怎樣一種的惡運，這個美妙的人兒會從安樂的生活跌入破落，而至於疾病，而至於死在病院裏的床上的呢？」

「一個人跟着自己的希望的，個個人看見自己的運命的，但誰能預料這樣一個結果？」

突然的回憶裏，莫爾幹重行生活於這個女人所給他的幸福的時間裏了！

他喃喃說道：「可愛的小人兒，我是發昏了……這是你啊……不能，不能，莫爾幹堅決了，不論他自己，不論他同學，都不能褻瀆他的屍體的！她決不承受那種做解剖間裏解剖物的恥辱。她的美麗的身體將保持着完整。只有時間能來幹那破壞的工作……」

他懇求道：「解剖刀罷工吧，我的好朋友們！」

大學生們一齊回答說：「她是美好的，是一個伴侶，」他們并且像做戲一般，伸出手臂來宣誓：「解剖刀罷工！」

三天過去了，在那巨大的解剖檯上，伊爾媽的屍體還老是在那兒，解剖刀沒有毀損她的美麗；屍體的筋脈也沒有一點損壞。

伊爾媽已不是一件工作的工具了，卻是一個已去世的女人了，她是睡在鮮花的中間，是深睡在一切階級都平等的濃睡裏了，在這種濃睡中，名譽，財產，希望，柔情，一概都破碎了。在這種濃

睡中，不論是偉大是美麗，不論是醜陋是墮落，一概都打破了。她的纖長的腿，她的美麗圓渾的堅實的腰肢，她的美好的雙手，她的濃黑的頭髮，這一切的四周都放着紫羅蘭的花束了。她是穿上鮮花的衣衫了，花束裝飾了她的裸體了，花束將她的太不雅觀部分都掩飾了。



幸虧這種今日是慷慨的少年，未來是大人物的情愛的溫仁，於是一種愛情的火焰，將這解剖間裏的空氣燒熱了。伊爾媽的屍體，有如安放在一座熱情的教堂裏了，在她的四周，燃燒着香料，燒盡了又熱誠地換上新的，香料裏吐出一種迷人的薰香，教堂裏的薰香，薰香的薰香！

可說是伊爾媽的臉兒，正對着天使微笑呢，可說是一個不幸的生命在一種祭祀中告終了。這種對於紀念她的最後的貢獻，希望她能當作臨終的聖餐……

慘白的，很慘白的，在她的旁邊，守護着她的人，正是給她動人的贖罪的人哪。可憐的靈魂哪，無疑的，他對於她的慘酷的時光給以溫柔的補償了。她的美麗就是在那慘酷的时光裏消失了啊。

死亡之後喃喃地說着的蜜語，珍珠散亂般的眼淚，豈不是能解救迷失的靈魂的嗎？

不久之間，伊爾媽的屍體就要舉去埋葬了，在莫爾幹的記憶裏，卻唱着這樣的詩句：

「死亡，便是愛情的終了，這是要祝福三春的季节，在這季節裏一切苦痛都完了！」

此篇係從醫學與文藝的「閒談」中譯出來的。作者生平一點也不知道。只是寫得倒還有趣，而且還有幾幅圖。在病中休養，舉着這本藥房當作廣告送來的「閒談」消遣，譯述也只是消遣。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記。



### 我還有天才

平·凡·

王爾德，他的浪漫是很有名的，有一次，愛美國之勝前去演說，登岸時，海關檢查員檢查他的行李，看他箱中，只有一些香水，花膏等，竟無一本書，檢查員很奇怪，一個著作家，怎麼沒帶書？便問他道：「你還有什麼東西？」王爾德答道：「我還有天才！」



日本根本的活潑運動

告廣司公限有份股紙造豐華



本公司設製造廠於杭州拱宸橋小河製造龍牌各號灰紙版黃紙版行銷有年馳名遐邇國內各工廠莫不同聲贊許樂於購用南洋各埠歡迎尤烈若非本公司出品精良曷克臻此然本公司猶未自滿悉心研究以求出品精益求精藉副惠顧各工廠之雅意倘蒙  
 賜顧無論定製現貨均所歡迎至價格之低廉交貨之迅速尤能使顧客滿意也

總公司地址上海博物院路十七號  
 電話一八九二·一六四一·一七五三  
 電報掛號五二七一

☆世界最新科學發明……遠東第一家首先創辦☆

# 皮衣冷氣保管庫

陳存仁題

警告!!! 黃梅天到了提防皮衣「走硝」「脫毛」既損美觀，又遭損失！

●●●●●萬無一失最爲妥善完備的保藏法——便是：

存皮衣冷氣保管庫委託保管費極廉可使皮衣壽命延長二倍餘

☆並保存其色澤之柔潤光彩之常新彈性之永存☆

皮毛之保藏宜於乾燥而不宜於潮熱此早爲精有家藏者所深知惟際茲黃梅

天氣驟變潮濕而有之實爲皮衣最不易保藏之時期倘不精心每易使皮衣有走

硝脫毛皮衣變硬之弊以致失其禦寒之本能且亦不能再以購身無妄損失殊爲可

惜而普通之舊法保藏雖至緻密亦難免有時疏忽且既不合於科學方法手續亦甚

麻煩遠不若此世界最新科學發明之皮衣冷氣保管庫之爲妥善完備萬無一失也

如蒙委託保管手

續簡便取費特別

低廉必能使君得

到意外之滿意焉

上海

南京路拋球場

天發祥

皮貨局

電話分 電話總

二五五〇九 七五六一

# 浙東尋畫記

洪·探

## (一) 發軔

上月中旬，汪英賓先生來言：本年六七月間，浙江將舉行一個「東南交通周覽會」，邀請各界代表人士，赴浙江省內與蘇皖閩贛四省昆浙邊區，在鐵路公路可以通達的地方，遊覽古蹟名勝。該會用意，一是欲鼓勵那久居歐化市的人們，多赴內地旅行，藉以更深刻地認識中國的一切；二是希望引起他們到內地創設事業的考慮，間接地幫助農村的復興。該周覽會由浙省建設廳担任籌備，現正在作適當的佈置與宣傳；除已特約中西著作家撰述遊記，與懸賞徵求文藝外，並預定攝製影片一部，備在會中開映；而會期之後，該片須運往德國，參加世界道路會。本年在慕尼黑的大會云云。汪君又問我，願否做一點編撰的工作；並邀我先去遊覽一次然後動筆，我那時胃病甚劇，日不能食，夜不能眠；醫生正在勸我暫時停工，多事休息，而且我是素來曉得浙江多佳山水，幾年來欲往遊而未能的；現既有此絕好機會，一面養病，一面尋畫，誠所謂求之不得者，所以欣然逕行。二月念五日大雪之後，乘汽車到杭州，當日即轉杭江鐵路至金華，歷永康縉雲麗水雲和青田永嘉樂清臨海等縣，費時十二日，行路幾千里，遊名勝

數十處，影片所需要的材料，都已擇定；而一路所得印象甚富，似皆有一說的價值；現在極簡略的寫了下來，即題爲浙東尋畫記。

## (二) 金華一瞥

金華底名勝是城外的北山，而北山的名勝是三十六個洞。不過北山的洞，已經許多年沒人去遊，大部分尋不着；現在可得而遊的祇有三四個洞了。據說其中最有趣的一個是在山底下，洞口甚小，半在水裏，遊人須仰臥在小舟上，慢慢地擠進去；但是到了裏面，空間很大，燃上汽油燈，如果你是一個富於詩人想像的人，可以在石壁上看出許多東西來。我們因爲時間匆促，並且斷定像這樣的洞，須人們親自觀賞，攝在影片裏，要辜負了牠的好處的，所以沒有去北山。

城南有婺港，亦名東陽江，有一座石橋橫跨在上，名曰同濟橋；橋有十三拱洞，建築得很好，雖不能如福建的洛陽橋及泉州城外的石橋那樣長，但是高寬許多了。聞說金華紳士，一部分主張金華到永康的公路，就利用這座橋，一部分却堅決反對，因爲壬戌年浙東大水，婺港上漲，把橋南數十里全都淹沒，恐怕公路

經過這裏，大水時也有淹沒之虞的。現在他們正在籌商一個妥善解決的辦法；無論如何，這座橋的事，在六月前一定要弄好的。

我們匆匆地在街市上走了一遭。金華的交通，雖然是很便利了，但一般的風氣，還不見得是十分「上海化」；與京滬及滬杭兩路沿線城鎮，很是不同了。這裏手工業似乎發達，我們看見雨傘作裏，工人們使用舊式器具，很能幹地製造雨傘。這裏還有幾個高手匠人；我們看見一位年老的彫刻匠隨意在木刻上畫幾筆畫，而彫刻出極美麗的圖樣。這裏還極自然地履行本地的習慣；我們看見男的女的少的，手裏提着一隻火籃取暖；這是一隻竹籃，中間裝一個沒有蓋子的瓦鉢，就在鉢子裏存着炭火的。但是，外國人的經濟侵略，已經透入；牆壁上有很大的肥田粉的廣告。而農村的經濟，近年來也不好；在某年「復興農村經濟會議」之後，中國銀行也到這裏來設立一個臨時貨棧，舉辦農產物的押款了。

金華出名的產物是火腿。我們參觀了幾個火腿作，幾面的火腿堆積如山，一切都整齊潔淨；可惜製造的時候在冬間，此刻已經停工，實際製作的情形不能看見了。一般的傳說，在製造的時候，火腿桶裏，必須放一隻狗腿，否則其息不香，其味不鮮；這是金華獨得之秘；這個說法未免是故意「神奇化」！同行一個朋友却給以科學的解釋，說是狗腿是幫助豬腿透味的，這在化學上，叫做「觸媒作用」Catalytic Action。這又未免是附會了。金華還有一樣好吃的東西，就是蜜棗。我們又去看了蜜棗作，這刻

當然也不在工作。蜜棗的製造，在秋間，製法簡單，將棗子劃破，放在蜜裏煎過，曬乾就好了；這是一個製蜜棗的人說的。我們又見街旁店裏，陳列着一塊一塊似蠟的東西；打聽一下，纔知道是柏油，專為製蠟燭用的。柏是一種樹，到冬天，葉子是紅的，樹上結白子，紅白相映，頗為美麗；取子打油，就是柏油。我在數年前，在杭州一個廟裏，看見和尚用殘餘的蠟燭，化為油，塗在鍋上烘茶葉；我當時以為蠟燭是獸油或魚油做的，化氣不會十分淨，何以茶葉上絲毫不留油味；現在纔曉得我是孤陋寡聞了。柏油也是金華大出產，但是許多人不知曉；或者因為許多人都吃火腿與蜜棗，而不吃蠟燭的原故。

那一天的下午，我們就坐汽車到了永康。從金華到永康，共四十七公里，路上走了不到兩個鐘頭。青的是山頭的松，綠的是田裏的麥，黃的是畦裏的菜花；沿路上景物甚是佳麗。又看見農民將稻草縛在樹上，以防水浸；也覺得這個比較江蘇的稻草堆來得好。可恨江蘇沒有樹！

公路的旁邊大樹上，釘有警告牌，文為「馬路如虎口，當中不可走」！這是道地的上海式。可是這時候在路的當中，就有一羣人，敲着鑼鼓，拿着彩燈，擡着一根豎起一丈多高的圓柱慢慢走。見汽車來讓在一邊。汽車夫說，這是本地的風俗，元宵節「迎大蠟燭」。新的和舊的，在這裏是對面了。

從金華縣政府，借到一部縣志，民國四年鉛印本，翻閱一遍，覺得沒有什麼好處；祇有一卷方言，搜集金華的許多土語，倒

是有價值的。

### (三) 方岩有胡公祠

到了永康，不會停留，立刻改乘轎子，趕到方岩。從永康到方岩，照現在路徑，約有五十華里，坐轎子，足足坐了四個半鐘頭，到岩下街已是晚上八點半了。路上經過一個松林，全都是小松樹；詢問轎夫，得知這是農民栽種的，爲之十分欣喜。中國向來填山而樵，竭澤而漁，不肯去培植補充的。路上經過幾個村莊；天黑時抵一村，喚做芝英，遇見一條龍燈；鄉民正在興高彩烈地圍看。芝英的店舖很多，有十幾家點了汽油燈，照耀如同白晝；一切的情形，看上去都不是不景氣的樣子。我對同行的人說，這裏農村大概還繁榮罷。他指着牆上所貼農民借貸所佈告對我說：這裏的農產本來不多，農村經濟不會好的。其所以繁榮的原故，是因爲方岩有胡公祠！

這一晚我們宿在岩下街程姓所開的旅店裏；這座旅店很大，廳上可同時容三百人吃飯。咄嗟間居然辦出一桌比較像樣的酒席給我一行人吃。

念七日清早我們出發遊山，先至方岩，後又到離方岩三里的壽山。兩處景物都還可以，但也並沒有什特別的好處。方岩山頂上有一潭，甚深，潭後爲廣慈寺，亦爲胡公廟，相傳胡公幼時，曾居此岩讀書。壽山有峯並立，「曰固厚，曰瀑布，曰桃花，曰覆釜，曰鷄鳴，或以色名，或以形名」，這是「方岩指南」(徐昌言著，日新書社版，民國十四年發行)上的話；土人却說，這

五個峯都像處女的奶子，像，確是像極了——可是好大的奶子！固厚峯下有大石洞，廣六丈，深十餘丈，「即洞支木爲屋，不施椽瓦而風雨不及」，爲壽山寺，亦爲胡公家廟。

胡公是什麼人呢，爲什麼鄉人這樣崇祀他！

「方岩指南」上說：「胡公名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性至孝，篤友誼。少而儻負氣格，讀書方岩，咀經咬史，孳孳不倦。宋端供二年登進士第，歷官至兵部侍郎；凡八典藩郡，七按錢穀，興革便民，名垂青史……嘗奏免衛整二州民丁錢，衆衛其德，歿後廟方岩而祀之」。胡則自己也有首詩紀這件事，(奏免衛整丁錢)六十年來見弊由，仰蒙龍勒降南州；丁錢未免無拘束；苗米常宜有限收；青嶂瀑泉呼萬歲，碧天星月照千秋；臣今未恨生身晚，長喜王民紹見休。

「丁錢」是一種人頭稅，創始於秦漢；在秦以前，田有稅，身有役，身是沒有稅的。到了漢朝，役法變通而有算賦(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買人與奴婢倍算——漢書惠帝紀注)，與口錢(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漢書貢禹傳)。到了唐朝而有傭(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絹」——舊唐書食貨志)。建德中楊炎爲相，又改行兩稅法，丁稅纔不是盡人皆同，而以資產爲準，多者稅重，少者稅輕。到了宋朝，仍有丁口之賦，列爲正稅。這就是胡則所請免的。一個人如果爲大衆謀幸福，大衆決不會忘記他的好處的；立廟祀奉的行爲，在現代看來，大可不必，而當時人立廟的動機，



却是非常純正而誠懇的。胡公祠門前一副對聯做得好：

德業自能超汗簡（胡公生前被人攻擊過），

神靈原不藉名山。

爲什麼方岩胡公祠香火，至今不衰呢？這就難言了。據說，每年春秋二季到方岩燒香的，至少五十萬人。據說，山上的祠宇雖破舊，而中國各處都有爲方岩胡公祠募捐的人；年得捐款，雖無從稽考，而數目却是驚人。據說，方岩周圍的村莊，凡是香客走過的地方，至今還託胡公的福；他們不靠耕種，而靠開旅店飯店香燭雜物舖等爲生。這就是這裏「景氣」的原因。所以一路「上家家房屋過年時都用白粉刷新；家家門上，都貼新的對聯；有一副，上句是很雅潔的「梅吐百玉」，下句是很老實的「柳發黃金」。所以村店裏，大半燃着汽油燈。

午後回永康，曉得支路已經測量完竣，即將動工；從縣城直造至壽山五峯書院下。

（四） 道家第廿九洞天——仙都

廿七日下午，從永康乘汽車到縉雲，全程三十四公里；沿途風景，比從前所走過的更好了；一邊有山，一邊有溪，頗有些像杭州龍井路上底九溪十八澗；不過更寬闊些，路與山之間，或溪與路之間，還有廣大的平田。縉雲縣城，旁着好溪；好溪原名「惡溪」，山洪暴發溪流高漲的時候，人民廬舍，都被漂沒。最近如壬戌年，整個縣城，都被水淹了的，（仙都路舊名惡溪，自李白遊天台，過蒼嶺，愛其山水奇絕，改名好溪——縉雲縣志）

水流甚急，有人曾提議建一發電廠，曾實地測驗過水力，謂可得四千匹馬力，現在還無款舉辦；祇有本地鄉民，使用土法，疊石阻水，造成幾個慢打米機而已。

縣中本有一橋橫跨好溪，某年被大水沖去，華洋義賑會來此救濟，以工代賑，化了十幾萬塊錢，造了一座高出水面甚多的，全部鋼骨構成的新式鐵橋，形式和上海浙江路橋差不多，規模還要偉大，名爲「華洋同善橋」。可是現在已經不行了；鐵釘失落，鐵梗生鏽，走在上面，搖搖擺擺；橋頭懸着大字告示，走過此橋，必須安步徐行，不得奔馳跳躍，以免危險云云。祇有十來年，橋的失修，已經到如此程度；現在公路局另造了行汽車的橋（另一格式，甚低而甚堅固，山洪來時，水可從橋面流過，祇費七千餘元），同善橋更可以置之不問不問了。凡是一樣新的東西，必有新的用法，鐵橋不比石橋，須得時時油漆修理；在內地，既沒有人才，又沒有材料，又沒有款子，甚而一般人都沒有這種見識！所以很好的新的東西，費了很多氣力購辦來或建設起的，就可在很短的時期內，於不知不覺中毀壞了。徒然惹得主張復古的人們，袖手在旁慨嘆：新的到底不如舊的好！造新式鐵橋不如造舊式石橋！

這一天是舊曆正月十四日。我們住在公路局縮短段養路處；對過是一座廟，供着什麼槐花宮主。龍燈會在廟前空場上集合，很是熱鬧；還唱了一夜的戲，我如果不是怕胃病加劇，一定要去看他一時的。在我們住的房子的客堂裏，貼着這樣一張報單。

籍雲縣立第一中心小學校長朱

籍雲縣教育局考試委員會

貴府○○○先生成績優美准予畢業

浙江省教育廳備案以憑升入中學肄業

呈送 會試 並呈

這個東西，在清末學校畢業賞給科名的時代，是很普通的。不料到現在還有得看見；連忙抄錄下來，也算是保留一種文獻。

從籍雲到仙都，不過二十華里；又是平地，坐轎子一個多鐘頭就到了。一路風景，確實是好。這裏氣候比較緩和；山茶枇杷已經開過；梅和鐵梗海棠，正在盛花；玫瑰牡丹，亦在含苞欲放了。山上田間，都是樹木，最多的是株檜，以及可以熬樟腦的樟樹，木幹甚硬用造水車的「練樹」（一位識字的老農寫示我的）。仙都的好處，就是山上不是光禿的。

廿八日午前，到了獨峯書院，相傳是朱子講學處，現為縣立第三小學，有匾額曰鹿洞重開。院後為月鏡巖，左為初陽谷，前為大石航。

「仙都百詠」（西泠王誥著，詩百首，前有乾隆戊子朱琰序文；民國十四年石印舊刻，有圖十幀）於初陽谷，大石航都有歌詠。初陽谷「巖石奇怪，三竅豁然相連如層樓，多鑄名賢題詠（現在可辨的有宋紹興嘉定紹定，明嘉靖隆慶萬曆的時人題字，因在洞內，不受風雨侵蝕，故尚完整），以東向先受日光故名」；

相傳，此為歷代高士隱居之所，（石壁上有李陽冰篆書倪翁洞三字）；鄉民言，明季樊仙科斗山修道於此，石隙有米自流至，石潭有油自積，後竟仙去。大石航「片石橫臥，如舟欲泛，後漢烏傷侯趙炳嘗憩此，亦名趙侯航」；石上有屋久毀；近由第三小學陳校長斥私資重建一亭。

仙都最有名的勝跡為鼎湖峯。仙都山古名籍雲山；「道書，洞天三十六所，仙都第二十九，名元都祈先洞天；周圍三百里；黃帝駕火龍上升處」（縣志），「籍雲山旁，孤石屹然，高二百丈；頂有湖，生蓮花」（謝靈運名山記）；相傳為黃帝煉丹之所。按鼎湖峯狀如圓柱，離山獨立，周線不大，而昇伸甚高；雖沒有二百丈，二百公尺至少是有的；峯上是否有湖，在山下看不見，但樹木甚茂，峯旁還有一個類似而較小的峯，喚做童子峯。這個，以及一路入來所見的幾塊石，如像兩人對坐的「婆媳石」，如像一人肩負包袱的「出轎石」，如「仙釋岩」，如「大石航」，如「倪翁洞」，如果不自牠們的來歷，和構成的原因，誠然要覺得奇妙神秘，而會依附到神仙身上去的。

奇峯奇石，最先原是整塊的岩石，受了天時風水的影響，起了機械或化學的分解作用，偶然地成為異狀的。譬如岩面被太陽曬得熱了，岩內的各種礦物，伸漲的程度不同，可以使得各分子逐漸地離散；又如岩隙中蓄了水，受寒結冰而膨脹，可以使得岩塊剝落；又如疾風急流，挾沙石俱來，日積月累的撞擊，也可以使得岩石易形；至於水化氫化碳酸化溶解等底侵蝕，更是不必說了

。這些都是大自然的作用，不必歸功於神仙的。

廿八日下午回到縉雲，即乘車到麗水。

(五) 從大溪行，至麗水縣

從縉雲到麗水的四十公里，可說是這次旅行中最能使人興奮的一段。兩邊都是高山，中間夾着那湍急奔騰的大溪。汽車路就造在一邊高山的半腰裏，蜿蜒曲折而進。靠山的一面，是新近開鑿的峭壁，十丈廿丈高不可攀；靠溪的一面，是新近砌成的路基，石塊堆疊，崎嶇如刃，八丈十丈下降及溪，溪底又是亂石。有時像是狹窄容車，過身而過，心神爲動；有時像是馳上絕路，似乎頃刻之間，即將墜入深淵，而陡然路轉，又見康莊。更加山頭疊翠，溪喧如雷，忽過長虹的橋，忽覩匹練的瀑；真是目不暇接，美不勝收。昔人曾謂，遊山玩水，須奇須險；所謂奇，即不是常有的；所謂險，即不是單調的；所謂險，即不是容易看得到的，須攀藤附壁，自己去尋的。麗水道上，三樣都有了。而且奇是真奇，趣是真趣，險却不是真險，因爲公路是造得頗堅固，並且有適當的寬度的。

這條路已經通客車了；因是新路，車行甚緩；將來或者可添設觀景車，專供客人玩賞風景。

麗水汽車站，在北門外。公司辦事處，即設在北門城樓上；這也是廢物利用的一法。公司主持者皆讀書人；在車站附近，很做了一些民衆運動的事業；車站前有民衆體育場，車站內附設民衆圖書館，並民衆服務部，鄉民可以在此問字，診病，打電話，

託代寫書信。

麗水還有畚民，俗稱苗子。男的已經和漢人同化，辨別不出；女的同化的程度較差，我們所看見的苗女，衣服的大襟上，還縫有很闊的五彩花邊；這大約是幾十年前漢女的時裝，到此刻漢女不知改更多多少次了，而苗女沒有跟着改，所以使人一望知是畚民。按麗水縣志（民國十五年續修，鉛印）「畚民不知其種類，云同治十八年由交趾遷瓊州，由瓊州遷處州；結廬深山，務耕作；畚婦戴布冠，綴石珠，赤足負戴；土著者賤之，斥爲盤瓠遺種。（俗呼畚音如蛇——原注）」以今較昔，可見畚民也進化了。

麗水雖不甚富庶，比較還算殷實。我們在麗水，前後三天，街上不會見有一個乞丐。據說社會經濟，大不如從前了。麗水的燧昌火柴公司，本來雇用工人三千以上的，此刻久已停工，燧昌是鄭楚臣所創辦，他是瑞安人；年輕時到麗水，在燧店內做一伙計。後來聚了幾百塊錢，辦了一個小型的火柴廠；逐漸擴充，得有今日之規模。本來營業很發達的，大宗銷路在福建兩廣。近年來兩廣加重了捐稅，燧昌火柴因價貴而滯銷，不得不暫時停頓。公司連他的住宅，房屋甚大。廿八晚，我們就下榻在他家裏。

(六) 括倉山

麗水縣屬括州，隋唐間建置；縣志引舊唐書地理志「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括州，領括倉麗水二縣」。志又言，「括倉山，在城西里許，唐宋州治皆在焉，即今之西山也」。縣城南臨甌江（縣志圖上亦名爲大溪，爲甌江的上游）；南有南明山；北



，總能細細的觀玩，從容的享受；不是我們這輩奔波忙碌的人所能希冀的。

(七) 自雲和王龍泉

三月一日清晨，乘汽車至雲和，欲至溪口一帶，參觀築路工程。甌江上未建橋，汽車載竹筏上渡過。普通竹筏，每個可載重一千二百斤，我們的「長江號」，是用四個竹筏疊成的；運用非常便利；江面本不寬，十幾分鐘，就到達彼岸了。甌江水急而灘多，使舟不便，過灘竹筏最宜。這種竹筏，係取大竹編排而成，必須去其外面青皮；否則入水日久，容易裂縫的。麗水到雲和共六十公里，沿甌江走。水的景致，不弱於稻麗路；山却似乎不夠秀雅了。也許因為這一天氣不大好的原故！這裏的公路，都是「石方」，須得一寸一尺，從山邊開出來。先前全仗人工，工程無法加速；現在新辦了幾架開山機，用鋼鑽擊孔，進行較快；但石壁岩險，鋼鑽因磨熱而鎔，時須更換；工人自己將繩縛吊樹上，偶一滑腳，便有性命之憂的。

過雲和未停，直放溪石；僅廿三公里，而費去兩時有餘。這一段，總通料車；一部分尙是（有路基無路面的）毛路；橋梁猶在建造之中，此刻使用臨時性質的木橋。但是公路的工程，以這一段為最偉大了。過臨海洋嶺，葫蘆口，百二十步嶺；山高數百公尺，公路盤旋而上，直達嶺巔，更盤旋而下。山中亦有瀑布等勝景。

龍泉開產鐵砂與瓷土；鐵好，所以從前人重視龍泉寶劍；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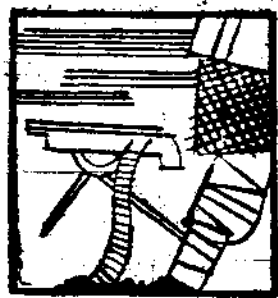
好，所以宋時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兩人能以哥窯弟窯馳名天下。現在龍泉已不製寶劍而造那藏着小刺刀的手杖；創辦了一個陶磁廠，因營業不好，岌岌要關門了。

在這條路上開駛汽車是很不容易的。浙省長途汽車公司的駕駛員，都是受過教育受過訓練的人；不但對於職務，能夠勝任；而且頗有氣格；小賬是不受的；也不願人家喚他為汽車夫，而欲人家稱他為司機生。由上海到浙江去旅行的人，這一點倒是應當知道的。

回雲和路局工程處吃了中飯；隨便地參觀了幾座廟宇，並在街上走了一過。雲和是沒有城的，街也好像祇有不多幾條。在沿溪的那條大街上，一排倒有七個廟；文廟，城隍，東嶽，許仙，關岳；還有兩個，廟匾已除，改了公共機關，不知原來是何廟；匆促中也無暇去調查了。浙江山中廟祠東嶽，倒有些奇特；按麗水縣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有事泰山，嶽神顯異，詔天下郡縣，悉建東嶽行宮」；這大概是當時一種不可違抗的功令罷。可是山東泰山所在的泰安城內的東嶽廟，前幾年被廢除了；大殿改為人民大會場；並且因為大殿內有宋人的畫壁（相傳是吳道子與另一人畫的，甚佳，去年我曾攝入電影），將大會場成年的關鎖起來，不許人民進去；這當然是另一種的功令了。

當晚回宿麗水。這是舊歷正月十六，我們看見了麗水的很有意義的龍燈會。

(待續)



## 念祖母

任白戈

祖母死了！這是最近才從伯父底信中得着的消息。看伯父底口氣，似乎他們很輕鬆地對於這一椿大事，既沒有什麼哀悼的呼喚，亦沒有什麼追念的感傷。而且，還很甯靜似地向我說：「祖母已經是將近百歲的人了。在這樣離亂的年間，能夠安然地歸天是祖母一生修得的福，我們當子孫的總算在心上又釋下一挑最大的重担了！」伯父底話是不錯的。前幾個月，我曾經聽說過我們那兵團裏的家鄉底人已經快要跑完了，只有一部分上有老母下有幼兒的跑不動的人家才在

那里忍受着殘酷的壓迫。而我的伯父和父親們就正因為有了年高的祖母不得不被壓迫在那里，想起來恐怕祖母和伯父們彼此都是願意分手的吧。至少，在我是應該作如此的想。我還能作別樣的想嗎？是的，我應該作如此的想，而且更應該想到：從此後，伯父們可以放心地去奔走各自底前程了，我亦總算是在心上又釋下一挑最大的負擔了。然而，我却苦於不能如此的想去，結果到被感傷的追念引起了我底呼喚的哀悼。

我能說些什麼呢？我不能說，什麼也不能說。我只能說這樣的一句話：我是隨着祖母而生存的。但是，現在祖母是死了，祖母已經死了多久了！

一般都這樣地說：孩子是由母親底懷中長大起來的。在一些有錢能雇奶媽的人家，自然亦可以說孩子是由奶媽底懷中長大起來的。我呢？却是由祖母底懷中長大起來的。據祖母說：母親剛將我生下地來就塞在她底懷中。因為那時候，父親正在外面做生意，家裏只有母親和祖母兩人，而事前又毫無一點準備，事實中非要母親親身去燒水來洗嬰兒不可。

以後，除了囉嗦的晚間得和母親睡在一起外，所有一切的日子我都是在祖母底懷中過去的。這樣，一直在不知什麼時候，誰能使我將祖母忘去呢？

祖母是一個受盡了人間底一切折磨的人，無論在外表或內心上都是非常慈祥的。他只能教出一個純樸的兒童而不能管着一個放浪不羈的大人，有些人也就說她沒有出息。自小就失掉了父母的她，中年又失掉了丈夫的她，一顆孤苦的心自然只有寄托在自己親生的兒童身上了。然而，年輕的伯父，却將一家人賴着生活的田產蕩光，靜悄悄地跑了，倒給她留下了一批難於償清的債務。隨着無邊無底的歲月過去，拖着兩個弱小無力的幼子在難挨的悲愁裏跋涉，於是她那曾經憂患的眼睛便被血淚淹瞎了。



# 十年如夢憶巴黎

徐仲年

## (一) 序幕

兒時聽人談巴黎，正如鄉下人談上海，天堂彷彿，心中羨慕到了不得！每每逢着自巴黎歸來的親戚，一個個頭高高，氣昂昂，——至今這班人還頭高氣昂否，待考。——開口：「巴黎這樣，」開口：「巴黎那樣，」甚至竟說：「我們的巴黎如何如何，」把我心中說得怪癢地，未嘗不想：「有朝一日，我自己……」不過這個希期，懸在目前，猶之橫空的彩虹，可望而不可接！

那年是一九二一年，我正十七歲，實足年齡十六歲多。有一天，從學校裏歸來，父親交給我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可亭老賢甥：茲有赴法機會，仲年如要出洋，可於兩週內預備舒齊，一同出去。雅暉。」這是吳老先生的手筆。父親命我先思索思索，然後答覆。我不待久長的思索，便欣然答應了；這一答應，就把自那年起，直至一九三〇間的光陰，都在法國過了：讀書，遊玩，戀愛，結婚離婚，形形色色，夠回味的，而今追憶，正似一夢！

記得離滬那天是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呢，穿了淺黃色的西裝，打了一個紅領結；這副「生腔」，委實是「土老兒」；那時在鏡子前照了又照，未免自得，單就打一領結而論，已流下三千二百五十七粒半汗珠！送行者的哭，正如迎接人的笑，同樣是不可少的點綴。汽笛三通，一聲珍重，便與可愛的祖國相離。

那年，里昂中法大學開辦成功，我們同舟的一百五十人（內女生十數位）便是該校的第一批學生，吳稚暉先生便是創辦人之一，兼該校校長。到如今，這一百五十人，生生死死，各自西東；祇有該大學，以及今年恰滿七十歲的該校大功臣吳稚暉先生，弦歌不輟，康強如昔，頗堪欣慰！

我並不是懶惰的人，我這支筆也夠好動，却沒有記日記的習慣。不過，每有感慨或遇特別事故，必將印象寫下：日積月累到一二八，有三十多萬字。那時，我在江灣勞動大學圖書館主任；事變那天，我忙於保留宗卷等等，把這部印象和另兩部稿子都忘掉了，正因該校圖書館裏藏着五百個中國兵，日本飛機在上望見了，放下兩個炸彈，人，倒沒有大損傷，而我的稿本，不留副稿的



稿本，悉付一炬！現今全憑記憶力來描寫巴黎，如有遺漏，要請諸位讀者原諒。

### (一一) 初見

我並未一到法國就去巴黎：理由很簡單，那時不必說我不會講法語，連字母都讀不出；——同去一百五十人中，祇有兩三位能哼幾句極簡單的法語，其餘只懂英文。於是，我只得留在里昂，隨着大眾學習法文。說到英文與法文，我就想起一件笑話，乘便講給諸位聽聽：英文中的 Face，就是法文中的 Face，都作「顏面」講，無奈這兩字義同音不同。有位朋友，見了兩字相同，就冒失失把英文音去讀法文中 Face：於是「面孔」降為「屁股」，因為如果把法文中字誤讀為「愛」，——本來應當讀「阿」音，——Face 就變為同音異義的 Face（「臀部」）了！不會講法文之苦，尙不止此。我們到法那年，水菓大熟；絕大的蘋果只賣七五生丁（四分之三法郎，那時華幣一元可換十四個法郎）一公斤；至於紫葡萄，水晶葡萄，乳色葡萄，一吃就是好幾公斤！有一天，在帶賣水菓的食物雜貨店裏，看見有柿子那樣的東西，我們想：這一定是法國柿子。某君伸出指頭，一買就是五公斤。回到中法大學，大家都覺得這些法國柿子實在公道；正因为它太便宜了，我們不敢嘗試。貪嘴的某君，自告奮勇，選中了最紅最大的一隻，一口咬去……哈哈！連他所吃的飯都噁了出來！那裏是柿子？是番茄！

在里昂等了不少的時光，法語可以講了，然後劉姥姥進大觀園似地上巴黎去遊玩。記得第一次與李丹兄同去，所乘的是夜車，沿途風景，無從觀賞。車到巴黎，正當清晨五時多；巴黎這時，一半是醒了，一半尙未醒來，就是說：一班工作的人，早已起身，而一班公子名媛，還徘徊於夢中。雖則如此，街上已夠電車似水，汽車似龍的了。那時我所感到的印象，固然沒有劉姥姥初進大觀園那樣新奇而深刻，因為我在上海居住多年，究竟見過些「世面」，但至少也和我離開無錫，初到金迷紙醉的上海一樣。

多年渴望的巴黎，展陳在我目前。我將要細細地去探訪它；不過，在探訪之前，應得先把它的位置及身世介紹一下。

巴黎在法國的北方，我現在繪一張簡明地圖來表示它的位置：

巴黎是法國的京城，又是省納(Seine)的省會；以人口論，巴黎居民近三百萬（根據一九二六年的統計），不及紐約（六百零六萬八千），倫敦（四百四十一萬八千），柏



林(四百二十九萬九千)，却比上海多了一倍(一九二七年統計，約一百五十萬)；至於它的美術建築，美術館等等，除了羅馬，便要輸到它；自中古時代直到歐戰以前，巴黎是歐洲文化的中心。

在羅馬英雄如兒·賽薩(Jules César：公元前101—44)時代，巴黎聖母教堂(Notre-Dame)原址，是個小島，叫做呂戴斯(Lutèce)，島上居民被稱為巴黎齊意(Parisii)，從巴黎齊意脫化出巴黎(Paris)這個名字來。我們知道那時羅馬有三個巨頭：賽薩，邦貝(Pompee)與克拉徐斯(Crassus)。賽薩與邦貝失和，互相殺伐；而巴黎齊意是反對賽薩的人們。

公元五世紀中，匈奴王阿帝拉(Atila)於四三四登王位，四五三卒(大舉伐歐，全歐震服。呂戴斯島(即巴黎)受了天主教女聖日納維愛美(Sainte Geneviève)的保護，得免於難，時當公元四五一年。今日，巴黎省納河某橋上，立有巨大的日納維愛美石像，巴黎人還存有忘掉她的恩惠！

以前，法國的地方，以及意國北部，統名古兒。(Gaul)克羅維斯一世(Clovis I：四六六左右—五一二)統一羣雄，登古兒王位，始以巴黎為京城。

公元九世紀中，北歐民族諾爾芒(Normands)騷擾英國與法國；在八八五年，巴黎被諾爾芒包圍至十六個月之久。

巴黎的保障，在菲力魄·屋居斯脫(Philippe Auguste：一一六五—一二三三)以前是沒有多大預備的；一到了這位英主手中，他便大起堡塞，美化巴黎等等。在十四世紀，以及路易第十三 Louis XIII：一六〇一—一六四三)朝內，這座巴黎城逐漸擴大。法王聖·路易 Saint-Louis：一二一五—一二七〇)，沙兒第五 Charles V：一三三七—一三八〇)，法朗所懷第一(Philippe I：一四九四—一五四七)，路易第十二(Louis XII：一四六二—一五一五)等，非但保護巴黎，而且還助它建設，使它在文化與物質兩方都有鉅大的進步。自然，在此我們應當特別提及路易第十四 Louis XIV：一六三八—一七一五)——這是一位能武能文的英主，他的一朝是法國古典派文學的黃金時代；——路易·菲力魄(Louis-Philippe：一七七三—一八五〇)及拿破崙第三(Napoléon III：一八〇八—一八七三)更將巴黎擴大。

在一八一四及一八一五，英，俄，普，奧聯軍侵入法國，破巴黎，英普兩軍佔據巴黎城。克莉梅半島——在俄南黑海上(Crimea)——之戰——俄獨自抵抗法，英及比愛蒙(Piemont)——，於一八五六在巴黎簽停戰約；這場戰爭是極有名的。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間，德軍圍困巴黎。歐戰時，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德軍逼近巴黎，巨炮可及；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歐戰正式告終，在巴黎附近之凡爾賽宮(Palais de Versailles)簽訂和約。光明燦爛的巴黎原會經過如許風波！

# 女色的利用

樂建

古人一提起亡國之因，就歸罪於女色，歷史上簡直引起了一種傳統觀念。這裏面却有大謬不然的，女人非但不必怕，而且很可以利用一下。誰知這種錯誤觀念，到如今還是牢不可破：像××皇后前次被人恐嚇，因親近幾位軍政要人而被誣陷為亡國之種，我真替她惱極了！

況且現在女人，不必說是女學生，女明星，女作家，以及××之花等。就是一般太太們也不肯自己當作亡國的種子，給人家嘲罵，更何況跳舞尙且可以救國，女色可以利用，實非虛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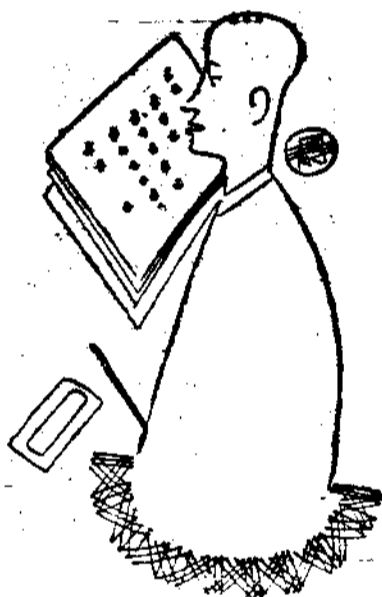
周寵褒姒而失天下，這固然是罵女色的絕好材料。然而袁隨園有詩云：

「若教褒姒逢君子，也是周南傳裏人。」

他的意思是，褒姒並不壞，而壞却在幽王自己糊塗，這也言之近理。

吳王夫差，納西施，絕忠諫，而為勾踐所滅。從一方面說，女色足以亡國；但從另一方面說，雖有臥薪嘗膽之功，非出此一策，難收宏效，所謂「治吳安用狂夫」。

■ 吟經救國



陳靜生作

策；新膽輸他脂粉香。」

唐人有讀西施句云：

「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

後人又有稱道她的，詩云：

「收拾殘陽玉手紅，美人畢竟勝英雄，干戈未用吳王滅；種蠶紛紛是狗功！」

這不啻是說女色雖能亡國，也能復國，惟在善為利用耳。當今中國既無文種范蠡之才，何不效其故智，利用女色以復仇雪恥？

假使承認女人終究是危險品，用的不當，就要亡國，不如不用，就把他否定了，那末我們就不應該罵獻昭君的毛延壽。他為王嬙畫圖以致出塞遺嫁，然也有人替他辯護說：

「畫師有意防傾國；不使佳人寵後宮。」明明是說毛延壽恐漢帝戀色，是以設法割愛，豈非謀國之忠？那末我們罵他賣國求榮，真是太沒意思了。

歷史告訴我們，女色是可以用來復興國家的。不信的話，為什麼當今文學家，藝術家都做了捧女人的工具。況乎高貴如明星，富麗如皇后，豈可不大肆特捧一下？若再說一聲「女色亡國」！那末這般文學家藝術家，便該先殺！



## 革新鼎故的廣州 陸丹林

廣州現在算是極矛盾的一個社會了。

海通以後，南華得風氣之先，這是從他橫的而說；廣州是革命策源地，這是從他縱的而說，無疑的從這兩句話說起來，廣州對於吸收世界的文明，對於中國革命的供獻，自有他相當的位置，然而現在的廣州是個什麼樣兒，文明嗎？守舊罷！革命嗎？似乎有點腐化了！

什麼憑據呢？

廣州近來有一種新興的舊勢力，他已蓬蓬勃勃地雷厲風

革新鼎故的廣州

行，就是「讀經」和「祭拜孔丘關羽岳飛」的兩件事，這兩件事我國歷史上，本來行了許久，由數百年以至千餘年，及至民國成立以後，才改變了。從文化的立場來講，這種教育和宗教儀式，對於風教有沒有貢獻？和學術應否統於一尊？真是成爲絕大的問題，我們從歷史上上去攷察，也可以知道，用不着贅說。

孔仲尼的言行，和關雲長、岳武穆的忠義行爲，在歷史上自各有他的價值，我們後人，對於先哲的遺蹟，自當用史學

的方法來攻究和考查，才能夠發掘他的真理，萬不能俯首下心爲刻板的歷史所蒙。「經」，並不是不可讀，但要用研究分析的態度去讀才可，若果一定要用崇拜服從的態度去讀，無論對不對，都要刻板的去死讀，那是盲從，又有什麼用處？

希臘的大哲學柏拉圖的高足弟子亞里士多德，對柏氏學說不憚的嚴刻批評，說「我愛我師，我尤愛真理。」這種精神，真是西洋文化不斷進步的原動力！我們呢？對於古人的「一言一動，都覺得是對的，不敢批評，時到今日，還要天天提倡復古，把孫中山先生大聲疾呼的「迎頭趕上西洋文化」的話，置之腦後，別處不必說了，號爲革命策源地的廣州，有幾位黨的元老主持政務下的

廣州，他的文化是如此，不能不說是矛盾現象！豈有此理的行爲！

文武兩廟，大加粉飾了，俎豆馨香，禮儀三百，笙管和鳴，極古香古色的大觀，和不久以前黃花岡畔，紀念堂內，歃血盟誓的一幕，遙遙相對，若果廣州的一切，都已復古，那麼廣州孔教會主任林澤豐的蓄髮漢冠漢服，又有什麼可說。可是呵，廣州的電影戲院，每日的廣告，都以「肉感」，「豔舞」，「消魂」，「動魄」，「嬌媚」，等字眼，來引動一般市民，每值開映之前，已是座無隙地，而學校的讀經課，學生們沒有一個不感着頭痛，讀經祭關岳，又有什麼用處？

廣州最不講理的，莫如丘八，本來「秀才遇着兵，有理

社會 1.1. 八五



# 我的俳優生活

汪·優·遊·

## (一) 小戲迷時代

四十年前的上海，風氣尚未大開，時髦朋友都穿着寬袍大袖的衣服，盤雲砌花的鑲鞋；雖然馬路上時常看見短衣窄袖的洋鬼子，大家都認他們爲被髮左衽之流，絕對不願去效學他們的裝束，即使是天天與洋鬼子接近的洋行小鬼，也不敢存此妄想。

那時候却有一個常年穿洋裝的中國人，並且把頭髮剪得與外國人一樣，可算是開風氣之先了。我在幼年時代，常與此人見面，在我的腦海裏印像很深，我見他像血滴子般害怕，却又偏愛常常去看他的嘴臉，直到現在，我眼睛一閉，他的神態宛然在我眼前湧現。

他是個矮矮的身材，常穿着黑色的西服，脚下有時穿着中國式的雙梁鞋，上面露出一雙白布襪，望着很是觸目，手裏拿着一根藤條（也許是司的克，但在當時，我只當他是藤條），嘴裏含着個板烟斗，雙日常露凶光，臉部不呈一絲笑容，望着的確有些怕人。

因爲那時中國人穿西服的絕無僅有，大家都不當他中國人看待，便稱他爲小東洋。其實他開口來，說的都是中國話，在上海口音中帶幾分寧波語調，這是我在他與同夥談話時偷聽來的。他見了我們這班小把戲，從不開口說話，祇是裝出猙獰面目來駭人，因爲他要冒充外國人，如果開口，西洋鏡就要拆穿了。

他的身穿西服，也許是爲了職業的關係；如果沒有這套整脚洋服，他的飯碗就要打破咧。原來他是老天仙茶園門口的一個守欄人，他的職務是把守在欄門前，不許看白戲人混入戲園；因爲當時的戲園都僱用一個紅頭鬼子把門，藉此嚇退看白戲人。惟有天仙茶園却僱用這樣一個冒充外國人的小東洋。紅頭鬼子祇會排砲，實際上並不負責，小東洋身穿洋服，懂得中國話，認得中國人的脾氣，他不會得罪化錢的老爺們，蒙着外國人的幌子，照樣能收嚇退鄉下人之效果，所以園主樂於僱用，他便以嚇人爲終身職業了。

我之所以不忘小東祥的可怕嘴臉，也因為受他恫嚇得次數太多了的緣故，因為我從小就是一個戲迷，而又生長在赤貧人家，父兄供給我吃飯穿衣，猶虞力量不足，那有閒錢給我去過戲癮。那時我雖祇有八九歲，却把看戲看得比吃飯更重要，聽說有人帶我上戲園去，寧可餓了肚子去醫飽眼睛。

我們是窮人家，往來的親友都是窮人，決無能力常去看戲。每年難得去一二次，也只能向櫃台上買一支起碼座的竹簾，戲園主人防起碼座客越位看戲，面前攔着鐵柵，人坐在裏面看戲，如同坐監牢一樣。座位不但距離戲台甚遠，並且中間攔着許多柱子。起碼座中營業特別發達，去得早些還有一排長櫈好坐，等開鑼以後再去，只得站着，人頭擁擠，毫無秩序的騷擾着，活像屠場裏的羣豬預備被人宰殺。我是孩子，擠在人家屁股底下，當然不甘屈服，若要大人抱着站立五六個鐘頭，人家也力不勝任，這樣的看戲，簡直是受罪，然而我還是很高興。

我是一個野孩子，家裏除了睡覺以外，一刻都耽不住的，放學以後，丟下了書包就望外奔。我家住在上海城裏，離城外熱鬧區域甚遠，時常獨自溜出城去，到各戲園門口去細讀一遍金字招牌。有時候檢得一張被人拋棄的戲單，便像拾到寶貝一樣懷藏歸來。那時的戲單是用木版排印的，字跡甚是模糊，我拿了回來，就在油蓋火下，一筆一筆的把戲單上的名字描寫清楚，然後鄭重保存起來。

有一次，我走到一家戲園門口，乘看門人不留意，被我一溜烟擠了進去，躲在邊廂背後，飽看了幾齣戲，這是我平生引為第一次的奇蹟。從此被我發現了一個新天地，知道看戲不一定要花錢，小孩子看戲不一定要大人帶領，只要膽子大，天天可以到戲園裏來過戲癮。

那天，我一面看戲，一面用骨轆轤的眼睛在戲館四處觀察，想找一個長期藏身之處。我看見戲台的上場門傍邊，有一方空餘的小台，這是給武戲裏翻斛斗人做起步用的。那裏有兩口大戲箱，輪到唱武戲時，武行都坐在箱上休息；若唱文戲，此地沒有用處，就有閒人在此看戲，我就看準了這是最好的看戲地方。那裏坐的小孩子很多，我混雜在裏面，決不會受人干涉，但是不曉得走那裏上去的。

我放大了膽子，一步步的蹣跚到戲台邊，乘人不備，攀住了欄杆想爬上那小台去；豈知我的身體太矮，爬到一半就上氣不接下氣，忽然又被上面的人一推，撲嚨通一個大筋斗從欄杆上跌了下來，額角頭上撞了一個大瘤。我怕被巡捕驅逐，顧不得痛，就望邊廂背後逃進去躲着。

等完戲以後，看客陸續散去，我便繞到戲台下場門的小梯上，拾級而登，無人阻止，便鑽入戲房，在裏面參觀了一會。但見光怪陸離，目迷五色，開了一次大大的眼界，後又繞出上場門，在那小方台上徘徊了半天，依依不捨的不忍遠離，就此坐在那裏等了幾個鐘頭，等他們點自來火燈，打開場鑼鼓，夜戲開場。我從跳加官看起，直到老旦做親爲止，上頭忍着肚子餓，下頭忍着尿急，一步都沒有離開，喜得也無人前來干涉，這是我看得最舒服的一台白戲。

走出戲園，昏頭昏腦，竟摸不到東西南北，那時打狗橋頭有一個高矗雲霄的大烟囪，這是我小時候認路的唯一標識，繞了許多路，始被我尋到目標。時已深夜，途中行人稀少，行到城門口，等候了多時，才有花一隻角子的闊老來叫開了城門，我便跟在人堆裏湧了進去。

行過了香花橋，路上行人絕跡，半明不滅的天燈在風中搖幌；把自己的影子扯得很長。穿一件新漿洗的竹布長衫，走起路來嘩嘩嘩嘩的響着，大街上滿鋪着長石板，踏在東頭，西頭會跟着響起來，疑心生暗鬼，好像時時刻刻有人跟在我背後似的，回過頭去，却並無人影，嚇得我冷汗一身身的擠出來，把肚子餓都忘記了。

一口氣奔到家門口，見門戶緊閉，扣門聲太響了，怕驚動父親，少不得要吃一頓生活，因爲我那天是賴了學私自出城去的，想站在門口等天亮，心裏又是怕鬼，野狗圍着我狂吠，遠遠的聽着咕咕咯咯的敲三更，背脊一陣陣冷颼颼的，站在風前不住的戰抖。篇篇篇連敲了幾下門，裏面沒有應聲，我禁不住放聲大哭。母親聽見了，偷偷的披了衣服開門納入，她非但不會責罰，反而幫我囑住了父親，說我早就回家來了。

自從被我發現了這個看白戲方法後，我便時常私自出城去；不過大門口的一重關很難過，那個小東洋最是調皮，他一刻都不肯離開柵口，兩顆賊眼不住的注視着大門，蒼蠅都飛不進一頭。我時常咒詛他，盼望他吃壞了肚子，時時要去登坑，他走開了，我就以混進大名府去。

爲了要混進柵門，我會想盡種種方法，有時候在門口假意撒一泡屎，一路東褲子一路走進去，裝做裏面出來的看客，此法難得有一兩次被我混過，多份是被小東洋察破。一經他盤駁，問我的位子在那裏，我就頓口無言，脹紅了臉掉頭就跑。

有時候在上座擁擠之際，我偷偷的拉着看客的辨梢，想混充他們帶去的小孩子，走到柵門口，小東洋偏偏都要一位位的點數，結果總是被他剔除出來。

有時候放大了膽子，一本正經的走進去，究竟是做賊心虛，被小東洋吹的一聲，就會掉頭逃走。有時居然混進柵口，想望戲台



上奔，走到半路，終被他們察破，仍舊吃了又魚頭出來。

後來被我發現了一道捷徑，在天仙茶園隔壁的弄堂裏，有一個門口是戲園的後門，唱戲人大半由此地出入。從門裏進去，經過一條夾弄，就是戲館的後台。此處的門却無人把守，儘管可以大搖大擺的走進後台，然後跑到小方台上去坐着；不過有時候台上站立的人太多，妨礙了檢場人的工作，照樣也會被他們趕下來的。如果台上僅有我一個子，也會引起後台人的注意，常有人來查問：「這個孩子是誰家的？」問不到着落，也會被人趕下台來。最好是連我在內共有兩三個孩子，而他們都是唱戲人的兒子，大家都認識的，我混雜其中最為妥當，不過這種機會是很難得的。

由後門進去，雖比小東洋的關口容易過；但是後門口是唱戲人住的下處，起碼角色都在此地喝茶休息，門禁也很森嚴。看見面生孩子進去，也要經過一番盤問，若答不出找誰，仍舊不能通過，我也常常去碰了頂子出來。

我的看白戲資格可算很老，從八九歲起，至十二三歲為止，時常單獨出城，到戲館門口去撞一回。被我撞了進門，非至深夜不歸；撞不進去，便到各戲園門口去瀏覽一遍戲牌。後來居然有志竟成，被我交到一個在天仙茶園裏做跑龍套的朋友，便常常在後台躡進觀出了。

我有一個鄰居，是在石路陸稿薦肉店裏做夥計的，他很愛我，常帶我出城去游玩。那家陸稿薦就設在天仙茶園隔壁，戲園後台設有公共下處，多數演員都住在下處裏。舊例戲園主人須供給演員們飯食，謂之「大鍋飯」。但僅有白飯，菜蔬須演員自備。天仙後台食大鍋飯者，常向陸稿薦購買熟肉下飯；因此店夥與演員都半相識。店夥結識演員，目的在看白戲；演員與肉店夥表示好感，志在多吃幾塊醬肉，雙方互相利用，便結成了「吃看之交」。

他第一次帶我到戲園後台去，把我交給那跑龍套後，自往店中服務去了，我呆瞪瞪的坐在平處房裏。那跑龍套留我吃夜飯，破費了他二十一文制錢買了一碗大血湯來款待小客人。飯罷，只聽得板壁外面有人高聲叫喊道：「開啦！開啦！」跑龍套匆匆的帶我進後台，仍叫我坐在那個小方台上看戲，他並對檢場人打了一個招呼，這一晚的看白戲，好像奉了聖旨似的。

我記得在跑龍套房裏吃過兩餐大血湯的夜飯，那都是朋友帶我去的，其餘我瞞了朋友會經去過無數次。戲院也與雅片煙癮一樣，越看越深，資格也越練越老。起初是只要是戲，無不愛看；後來居然要挑選了，每晨挾了書包上學堂，定要帶到城隍廟的頭門口去看看本日的戲館招貼。若無好戲，便安心去上學讀書；如果見了自己愛看的戲，那是這一天的生書包管背不出，非挨先生的手心不可，結果還要關了夜學出來，弄得吃晚飯時間都很侷促。

記得有一次我在小方台上看戲，忽然來了一個人對我注視了好久，便向我打聽道：

「這小孩子是誰家的？」

大家都對那人搖頭說不相識，那人指着我嘖嘖稱讚道：

「這孩子的腦袋長得太好了，若是給他裝上個小老生，戴上鬍子，這裝樣太愛人了。你瞧，他那副眼神多麼好呵，將來非成角兒不可。」

我聽了那人的話，真是萬分得意，我那時就羨慕着唱戲的生活，看見了與我年紀相仿的童伶，在台上博得了觀衆的采聲，我就恨我自己爲什麼不會唱戲，爲什麼不能到台上去出出風頭？可惜我那時尚年幼，還怕受父兄的責罵，不敢貿然搭訕上去，否則當時我就做了小戲子咧。

那時的戲園要算天仙茶園最好，角色也最齊整，著名的角色我還記得幾個：花旦是高彩雲，老生有筱榮祥小連生，武生有趙小廉，淨角有李長勝謝雲奎，丑角有周來全馬飛珠等。我最愛看的戲是鐵公雞，查潘門勝等新戲。天仙茶園我跑得最熟，別家戲園難得進去，有一次白天我撞進天儀茶園的後台，被一個海潮珠裏扮齊君的小花臉，對我扮了一個鬼臉，我冷不防的嚇了一跳，回去就發了熱場寒熱，以後我就不敢再去了。

幼年時的看戲，除了瞧熱鬧以外，別的一點不懂，戲台上唱的甚麼字句，我也莫明其妙；後來求知的慾望漸生，便向小書攤去收買戲本。那時有兩種戲本在市上流行，一種比較舊些的是木刻本，每冊一齣戲，祇有薄薄的幾頁，裝訂與五更調十送郎的本子一樣，所刊的都是梨園中不常排演的戲，而以淫戲居多，如送銀燈，賣胭脂，小上墳等，詞句也與戲台上唱的不同；另一種是石印本，每冊五齣戲，每戲各附一圖，詞句也很舊，如空城計流行的唱句是「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而戲本上載的是「我本是南陽一散人」。但是除此以外，更無別種戲本可得，因此也很重視，收集得很多。好在售價很廉，木版每冊僅售制錢五六文，石印本也祇售十餘文，閒着就拿戲本信口唱起來。

到了十三歲以後，上海有了所謂新法學堂，我由私塾轉入學校，此地讀書比較私塾有興趣些，同學很多，便找到了別種遊戲代替看戲，我就與戲園疏遠了幾年，而我的幼年時代也就很模糊的消逝了。

## (二) 學校時代的戲迷

凡是人類終有一種嗜好的，煙酒嫖賭固然是嗜好；功名利祿，何嘗不是嗜好？隱居深山的高士，該沒有嗜好了，然而不求聞達，習戀山水，就是他們的嗜好。世界有名的宗教始祖似乎沒有嗜好，在我看來，他們的嗜好比什麼人都深，他們非但嗜好自己主義，並欲勸化別人信仰他們的嗜好。大概嗜好愈深的人，他們的自信力格外堅強，將來始能成功偉大的人物。

我雖自幼嗜好戲劇，但是祇把他當作遊戲看待，並沒有堅強的主張，定要認定演戲為我的終身職業。這一半也為當時的環境使然，因為那時候的戲子，尙不像現在這樣出風頭。娼優隸卒，都是賤業，如果投身其中，非但本身被人瞧不起，連累家族也要蒙羞。我雖是窮小子，但是父母還要盼望我飛黃騰達，供給我讀書求上進，斷不能容許我去做下賤的戲子，所以我那時非但不敢實行去學戲，連這個念頭都不敢轉一下。

其次，我的境遇與戲劇界相離太遠了，我與唱戲人接近的機會可說絕無僅有；雖然常到天仙茶園的後台去游玩。但是除却由陸稿鷹夥計介紹我認識了一個跑龍套以外，別的連小戲子的朋友都沒有交到一個。愛看戲無非是瞧熱鬧罷了，既不懂唱句，又不懂做工，看了戲回來要想摹倣也無從着手，嘴裏哼幾句「小東人」「為國家」，還是在石印小本子上學的乖，決不是直接由戲園中偷來的調子。因為無人指導，便覺興趣索然，以後也就不再嗜戲了。

這是我進了新式學校以後的轉變，因為學校生活比私塾快樂得多，讀的書容易領悟，便不肯賴學；課餘還有許多小孩子聚在一堆盡量胡鬧，大家都視學校如樂園，我也就沒有工夫再偷出城去看白戲的興緻了。即使偶而出城，也因年紀長了幾歲，走進門去被小東洋趕出來，臉上覺得沒有光彩，就不敢再去冒險嘗試，因此與戲園絕緣了好幾年。

有一年的冬季，同學們邀我到梵王渡聖約翰學校去參觀他們的慶祝耶穌聖誕節，聽說晚上還有學生扮演的新戲。那天我非常高興，向母親索得了一角小洋，放了夜學，與兩個同學趕出城去，奔到泥城橋，坐東洋車到靜安寺，盤費已經用完，只得步行，走到梵王渡，已在上燈時候。幸虧有舊時同學轉學該校，招待我們吃了一餐晚飯，就擠到禮堂裏去，在前排佔了一個座位。

開幕演的好像是一齣西洋戲，我因為聽不懂他們說些甚麼，沒有感到什麼興趣，後來演的才是一齣中國時裝戲。劇名有些模糊了，好像是「官場醜史」一類名稱，劇情却記得很清楚，大致如下：

有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土財主，到城中縉紳人家去祝壽，看見他們排場闊綽，弄得手足無措，鬧了許多笑話。這是套的舊劇「送禮演禮」，此人回得家去，便中了官迷，就有一個幕僚出來勸他納粟捐官，居然捐得了一個知縣。他於官場禮節一竅不通，由幕僚指導他演習，這一場又是套的崑曲「人獸關」中的「演官」。他到任以後，就遇見一件「老少換妻」的奇案，他無法判斷，官司

打到上司那裏，結果他的官職被革，當場將袍套剝去，裏面仍穿着那套鄉下人的破衣服，戲就這樣完了。

這齣戲雖是三齣舊戲湊合成功的，裏面的笑料却是甚多，觀衆又都半是演員的同學，因此一言一動，無不引得台下大開笑口，我看得更是滿意；因為當時戲園裏尚沒有採取過這種描寫官場怪現狀的材料入戲，覺得很是新鮮。我佩服之餘，不禁起了羨慕之心。看完了戲出校，時間已在深夜，我與兩個同學從梵王渡的荒僻馬路上，一路談論着戲情回來，半夜裏走了十幾里路，一點也不覺疲倦。

看了這一次戲，便引起我的摹倣心。這種穿時裝的戲劇，既無唱工，又無做工，不必下功夫練習，就能上台去表演，我的自信力很強，我相信這齣戲中的角色，無論扮男扮女，我都能勝任，可惜沒有機會容我嘗試。

在聖約翰學堂讀書，可以有機會演戲的，學校正在招考，我便去報名投考。居然被我考取。討了一份章程來一看，學費貴得可怕，每學期非百餘金不可，父兄萬難擔負，我很知趣，回去屁都不放一個。

第二次看的學生戲，是在育材學堂，那是假慶祝孔子聖誕的名義表演的。戲台設在一個大廳上，看客坐在天井裏，台上並無裝飾，只有兩個出將入相式的門帘。演員出場，仍用舊戲排場，念上場詩，通名字，都襲用舊戲形式；偶而也唱幾句皮簧，只是很少。因為那時除了舊戲以外，並無別種戲劇可查倣效，自不能跳出舊劇的範圍。

那天演的是兩齣戲：一齣是庚子聯軍佔據北京城的故事；一齣是江西教案，劇本比約翰稍有意識。但表演的技術却遠不如，我很不得跳上台去幫他們扮演。

後來我轉入一家私立中學校做走讀生，這學校是新開的，主辦該校的人好像是要搶育材的生意，一切都摹仿着育材；到了孔誕之期，也下令要學生演戲慶祝。幾年的幻夢，一旦能夠實現，我快活得跳躍起來。

我在學校裏最是頑皮，與我現在的性情恰是相反。那時我是一個好動不好靜的人，下了課堂沒有一刻寧息，無論何項游戲運動集會我都參加。此次的演劇籌備會，我當然是重要份子之一；不但跳上台去演戲，並且還編了一個劇本。

那時的編戲尚不懂得杜造故事，全是摭拾時事而成。共演三齣戲，兩齣都是教員編的：一為林則徐在廣東焚毀英商鴉片的故事，一為日本留學生監督的風流案件；我自己編的一齣，乃根據日報所載，當時俄國人在東三省虐待同胞的一幕慘劇。三齣戲中我編的一齣演得最有精采，那時我引為平生最有榮譽的一事，比考了第一名更得意。

三齣戲中我都擔任着重要角色，在第一齣林則徐中我扮演葉名琛，是一個翎頂輝煌的滑稽角色；第二齣中扮一個被俄人慘殺的

難民妻，是一個慈且；第三齣中扮監督家中的婢女，是一個喜且，三種個性不同的脚色都是我自己選中的。當時我還恨自己沒有分身術，恨不能把所有的脚色都讓我試驗一下。

當時與我同台演戲的，很有幾個後來成爲國內名流，也許他們現在不願我牽涉他們的大名，所以不去提起他們，免得犯標榜的嫌疑。所以發表的，就是已故的名話劇家王幻身扮過兩次兵士。鄭正秋先生雖在校內讀書，但還不會上戲臺。周瘦鵑先生比我小幾歲，似乎還是一個小孩子咧。

嘗試過了一次演戲的滋味，我就深深的中了戲迷的毒，以爲天下有趣的事無有過於登場扮演的。當我踏上了戲台，幾千百隻眼睛全都注意在我一個人身上，我就像做了一個總司令官，觀衆的感情全部握在我的手中，我要命令他們哭，他們就聽我話哭起來；我要他們笑，他們就跟我笑起來，我發出去的號令，不怕他們不服從，這是何等有趣的事，做別的事那裏有此魔力？因此我便深深的着了迷。有一天，我們的英文女教員教我們練習英文會話，她向全班學生發問道：

「你將來想做何等人物？」

輪到我答覆的時候，我毫不遲疑的站起來答道：

「我願意做一個戲子。」

女教員笑了，全體同學也都望着我笑；我却覺得很得意，以爲發表了我蘊藏在心底的意見。

## 介紹二位醫生 (芬公)

本雜誌是初次與讀者相見。記者也是初次與讀者相見。但記者對於上海社會情形。都有深刻的印象。現有幾句使讀者對於上海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的話。那就是我的醫生。上海的醫生。多是更多。經驗豐富學識淵博。固然車載斗量。幾乎充斥。也不在少數。我們在許多醫生之中。暫且介紹二位很可貴的給諸君聽。不過預先要聲明一點。還並不是受任何人的託託或以金錢爲條件的。我

所說的二位醫生就是孫緯才和孫玉成先生。讀者諸君大概很多人知道。因爲他的大名時常在大小報章上時時與讀者相見。最近社會日報上。就可以看見他的大作。他們二位是父子。因此在十餘年前創辦孫緯才父子醫院在上海法租界的寶渡路。院中設備完善。如愛克司光機。人工太陽燈。透熱電療機。富爾圖電療機。克羅梅亞燈。都是專治花柳病及皮膚病無上的利器。並且他們不以牟利爲目的。取費很便宜。尤其治病負責。待人謙和。記者有位朋友。因爲患了性病。請孫氏父子醫治。在二星期內完全斷根。所費極微。而得到很滿意的效果。這是記者親見的事實。所以斗胆的替他們表揚宣傳一下。

# 作家生活與作品

侯·楓

文學不但將描寫生活，而且還要促進生活的轉變和影響生活的改善呢。因此，作家的生活就非和社會生活密切地聯繫起來，不會有偉大的作品產生的希望。這個祇要我們把過去的許多偉大的作品，拿來和作者的生活，作個詳細的檢討，就可以明白的。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之所以能如此轟動世界文壇者，當然是由於作者能夠運用其藝術的手腕，把他親切體驗過的實生活——第一次的世界大戰——描繪出來，才會如斯的動人，而獲得了偉大的成功。

「一個人不能坐在圖書館

作家生活與作品

裏作社會主義的建設。」這是偉大的士敏土的作者革拉特可夫答復法爾考斯基的訪問。「我在第聶泊水電廠裏住過四年頭，從頭到尾的參與第聶泊水電廠的建設。我學習水力工程學，電氣學，化學，數學；出席專門會議，和工人，學生，技師，農民住在一起。」士敏土「我是很內行的，我從赤衛隊退伍以後，在諾服西貝斯克一個士敏土製造廠裏做過工，那個士敏土製造廠，就是本書（指士敏土）的背景」。這便是士敏土之所以能夠成爲世界的偉大作品的原因，一個最好而確切的說明呀！

至於在這大變動的年代中的中國文壇之所以沒有偉大的

運動家的額外節標



振基作

作品產生者，當然不是在於什麼「文化遺產太薄弱」，更不能說是「沒有受過好教育」的緣故；而是在於政治上的制裁與惡環境的壓迫而使作家與社會生活間的連繫分離，以致未能用藝術的手腕表現他們週遭

實成一片，組織成爲強有力地的陣線，衝破這惡劣的環境，然後才能夠將社會所發生的巨大的變動及其實際生活，創作出偉大的作品來，幫助形成一種新的觀點，構成一種新的社會價值。

社會 1.1:九五

## 回鄉記

徐轉蓬

到了過節的日子，我便倏然想起渴望着的我的家了。成年累月的飄流生活，在艱辛的生活中，留在記憶上的「家」的懷念，也一天天淡漠了。偶然想起家鄉，便寫了封信回去，告訴父親母親，說什麼時候要回家一次看看他們。得到這消息的他們，當然是溫暖快活的，可是我沒有一次實踐自己的話，每次都給他們重重的一個失望。「我最近預備回家去走一次！」我對自己說，向朋友們說。但不知怎樣一來，便會把回鄉的日子拖下去，難道這都市的艱辛的生活給我有什麼戀嗎？不，我厭惡目下的生活，我咀咒目下的生活，生活摧殘着我的心身。我需要換一換生活的環境，于是我決定回鄉去住一些日子。

去年十一月，正當我的心被數萬支針刺傷得像蜂房一般的痛苦的日子，一個不眠之夜，我寫了家信，告訴他們，這次我決定回家去了，並說定「冬至」以前趕到家里，藉此可以「祭祖」。

回鄉的日期已約好。於是帶着行李，悄悄的起程了。我的身邊只有一隻伴我數年生活的手提箱和一個鋪蓋，看看自己手上貼滿着旅行招貼的破皮箱，回憶起自己過去的生活，便也黯然。這次離開家鄉已兩年了，照理講，回家時應該買些禮物送他們老人家，老年人是和小孩子般好吃的，應該買點新鮮的吃的東西，可是結果我並沒有帶一點東西，空着手回去了。

一天火車的行走，到了古方小站，我跳下來了，正是夜如霧一般的白茫茫降下的黃昏時候。在這車站下車的只有我一個。車站的小屋建築在田野上。鐵路總會從這里田野上經過，田野上能見到這紅磚牆的車站，是這里的住民從未夢想到的。從這鐵路完成後，我第一次乘火車回鄉，往年全是由水路的。

跳下火車，一眼看去，那站上，搖着紅綠旗子的站長，便是我中學同學的玉君。「喔，原來是你！」他追上來了，他冷冰的手捏住我在口袋里藏了的手。

「喔，是玉君，你什麼時候到這里的。」

「這條路通車，便派到這里，已足足一年了。」

「生活怎樣，好吧？」

「鬼的生活啦，車站孤零零的在這田野中央，到深夜鬼也出現了……」他板起正經的臉色這麼說。我走出車站的柵門，他跟着：

「預備回家嗎？天黑了這里住宿啦！」家所在的小鎮離這里只有十里路了，已經到了離家這麼近的地方，誰也拖不住我過夜了。

「不，我非趕回家不可的！」

「天黑了，不見星月怎麼走？」

「借盞燈籠。」

「手提箱和鋪蓋呢？」

「要雇個挑夫去。」

「在這十二月，走夜路要小心一些的呵！」玉君這麼關切的勸告我，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動搖我的心了。

走進附近一個村莊，我雇了個挑夫，買了株「四兩頭」的蠟燭，借了燈籠。挑夫是我本來熟稔的，是我家的佃戶，每年收割

後上門來交租的，是個忠實的強健如牛的漢子，我相信他，所以雇他陪我走夜路。

天是墨黑的，沒有刮風，第二天的大霜在醞釀着。我們橫過田野，穿過松原一步步走着，因為識別不出路影的原故，第一步踏下去，第二步才敢接上，童時熟識的田間小路，現在好像陌生的了。

夜是這麼的沉靜，犬吠的聲音也不聽見。我被夜的恐懼和寂寞壓着，於是就和挑夫談些話，我問起他一些關於故鄉的話。走到一個松原上驛亭時，他說了：

「先生，喲，就是三天前，有一個牛販被殺死在這里呢？」

他這麼一說，我幾乎戰慄起來了，我抱怨着他不該在這黑夜，經過這出事地點告訴我。我害怕起來，大聲的和他說話，想借宏亮的聲音驅逐襲來的恐怖！

「爲什麼殺死的呢？誰把他殺死的？凶手捉住沒有？」

「當然是謀財害命囉，據說那牛販身邊只有五塊錢，便去掉一條生命，這世界人是比牛還賤了……」

同鄉記

「我問你凶手捉沒住有？」

「凶手當然逃掉了，這年頭幹這行業的很多，各人的良心都挖去了，誰知道是誰幹的……」

我簡直不敢聽下去，看看離家的小鎮只有一里多路了，那鐵尾掛天燈地方的燈籠的亮光已如豆般的見到了，從小時候便慣了的天燈，偶然看見也和親人的眼睛一般的。聽了挑夫的話，極大的恐懼逼擊着我，我催着挑夫。

「快走！快走！」

「先生，不知道你聽了我的話害怕起來了，別害怕啦！一兩個打劫的小毛賊決不敢近我的身，前面便到你自己的家了……！」

到了鎮上大半人家小店都已關門睡覺了，只有幾家還有燈光從小木窗口射出來。

在煤油燈光下，我看見母親的臉，父親的臉，他們是秋天落葉一般的蒼老了。

母親看見我便帶着責問的口吻說：「你的胆這麼大，走夜路回來，這年頭，天

一黑就沒有人敢出門了，青，你真運氣，沒有碰見惡人！」

我驚訝着母親的話，農村因了歷年破產的關係，形成了盜匪的世界了嗎？

吃了小時便愛吃的糖糕，和父親談着一些關於時局的話，不一會三張面孔，在淡黃的煤油燈下沉默着了。沒有見面時，想把許多話，（許多關於年來生活的話，）要向老人申訴的，在他們面前却一句話沒有了。我也料想到，他們也有許多話要責問我，並向我詢問的，可是他們也沒有問起，各人心中的苦衷，便浸在這沉默中。

在煤油燈光下，他們只注視着我的臉，和我的服裝。他們想從這些上，知道一點我年來的生活。母親注視了我一陣說了。

「人是高大得多了，但是總是這麼瘦弱的……」

「是這種體格吧，不會變胖子的？」我這麼笑着臉回答。

父親的話恐爲這句話所引起了：「在外面，生活怎樣呢？」

「生活總是艱難的。」

社會：1·1……九七



「在外面既然苦，又爲什麼成年累月的不願回家來？」

母親射着憂鬱的眼光又插話了。

「……」我慚羞的低下頭，回答不

出話了。我這被刺傷的心身呵！

街道上有打更的經過，已三更了。我們便入睡，疲乏的身體睡在床上，聽遠處的大吠聲，到了半夜，又聽到遠處有急促



「星遠雄」與者明之星凡現畫近最家學文天某

◀星慧成即後聯接度一「星遠富」

的鑼聲，有銃火的聲音……

第二天早晨起來，傳來了消息，知道離開這里不遠的一個小村舍，昨夜被強盜圍劫了。一九三四，四月。

### 平凡瑣話

予前輯「毛廁文學」，有人抄二則民間詩人之詩來，一爲咏打野鷄者：

走進門來笑嘻嘻，三言兩語成夫妻。

恩愛一夜天明亮，二人分手各東西。

一爲咏窺見美女而引起單相思者：

鑿壁偷光見素娥，素娥燈下卸輕羅，

全身白似三冬雪，兩腿肥如八月鵝，

教人頓起相思念，怎不開門與我和？

皆極婉妙自然，予頗愛誦之。

至於：

澗中有好泉，山上有好花，人家

有好女，無錢莫想她！

是更饒有古意。

——平凡——

# 鬼話連篇

靈犀

我們開場的第一句話，便是鄭重地聲明不說鬼話；接着我便來道鬼話連篇的牢什仔，讀者不將認爲這是顯示得充分的矛盾嗎？但也不，人說鬼話固然不可，人來談談關於鬼的話，那是無妨；何況在這時代，人和鬼的面目也很難辨認得清，那麼關於鬼的話，也很有談之必要。

在幼年時候，很喜歡聽人談故事，尤其是關於鬼的話；因爲人的故事，總是那麼平凡，聽得厭倦，還是鬼的事，倒有許多聞所未聞，而爲人們所萬不能做到的。不過，關於鬼的話，聽時雖覺津津有味，過後

鬼話連篇

思之，便不禁要爲毛髮悚然，有些胆怯起來；甚至夜間不敢獨自回寢室。爬上床之後，也是連忙把棉被蒙着頭，蜷伏成一團，連氣都不敢透出聲，好似鬼魔圍在四周，將要施出鬼計來，捉弄欺害我。後來鬼話聽得多了，而鬼呢？却始終未曾碰到一個，胆便壯得多，以爲鬼魔雖可怕，然也不過是鬼話而已。世界是人類的世界，決不是鬼魔的世界；世界上是決計不會有鬼的，鬼既無有，何怕之有？

但是我現在却又認爲鬼是確有的；雖然我並不會研究過柯南道爾的人鬼通靈學，我

可絕對相信世界上有許多鬼魔在作祟；且人鬼這個關頭，也早已打破了。不見人類中也有許多鬼魔在張牙舞爪耀武揚威嗎？不過關於人的話，或是人而鬼的話，這裏我並不想提及，因爲這篇文字的題目，是鬼話連篇。

現在便把我所聽得鬼話介紹一二則在這裏。

據說：鬼中最受人歡迎的，是白和尚鬼；因爲它的高帽子上有「一見生財」四個字，人們如果遇到它，一定可以發財，爲了有得發財，人們當然要歡迎它了。這話我起初認爲不甚可靠，人雖想發財，決不

肯拿他的性命去和鬼談親善；後來見到一位鄰人，爲了買發財票而自盡，才相信這並不是鬼話。又有人說：白和尚鬼並不是真能使人「一見發財」，亦不過拿這「一見生財」四個字，去做幌子，使人爲了要想發財，而去親近它；待你親近它之後，它老實不客氣便要將你吞下肚去。此兩說也，未知孰是，我因不會遇過它，所以無從證實。

再來個據說：白和尚鬼所以能使人發財的緣故，完全是靠它那頂高帽子，因爲戴了它的高帽子，便有隱身之妙用，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去，任你要什麼拿什麼，人家是決不會覺得的。其實高帽子之具有如許神通，固不獨白和尚爲然；人間的高帽子，也何嘗不有意想不到的妙用？戴在頭上，縱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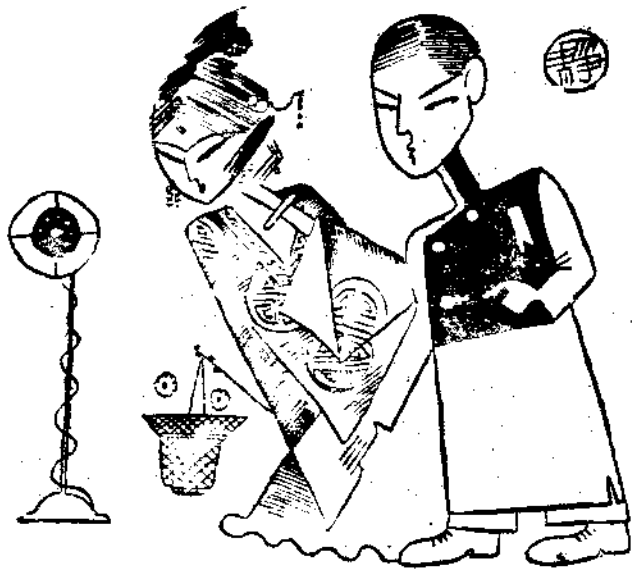
能隱身，却也可以予取予求，人家決不敢說個不字；要不然，憑你高帽子的力量，便足以壓死人了。同時我又想起一則故事：有一農夫，在園裏種菜，却見一個白和尙鬼在那裏打瞌睡，他便躡手躡腳，將高帽子偷去了。戴在頭上，回到家裏，果然他的妻子也瞧不見他。他喜得什麼似地，便戴着高帽子，到有錢的人家去取他所喜愛的東西，人家一點都不會覺察。這高帽子戴了沒幾次，不知怎的穿了一個洞，便教他妻子補綴好；可是匆促間，他妻子忘將餘賸的線剪去，他却戴着又去做他空手取物的把戲。當他走入富室之時，富翁便見有一根線在空中飄蕩着，很是奇怪，伸手一抓，却把農夫抓着了，送官究辦，不在話下。戴得高帽子的人，也有這麼

一個下場，真想不到！

在筆記上，往往見到鬼變化為漂亮的女子；或是化為白面的書生，去迷人神智，食人膏血。鬼之食人，原是常事，人也不知。鬼之所以要化為人，然後去食人者，便也是爲了鬼的面目太猙獰，使人一見而知它是食人的鬼，將遠而避之；便不得不戴上人的假面具，使人見之，以爲它也是人，不加防避，然後得以攫而食之。於此，我便覺得鬼雖可怕，人更可怕；我更想環伺在我四周的人，不知有幾多是鬼的化身，在預備乘人不避，而將攫食人。

這也是很奇怪的話，對於鬼，祇有妥洽的辦法，千萬不可用武力去抵抗，否則，惹動

「發掘中國文化」



——陳靜生作——

了鬼火，鬼和你作起死冤家來，是沒有生路的。所以，一般識時務的人們，每逢大小月底，

總要在門外化上幾串長錠，表示歲歲來朝，年年進貢的孝心，免得開罪聖朝，勞動身軍之聲討。但我又有點疑惑不解起來了，我的朋友華太師，惟一本領，便是媚鬼敬鬼，大小月底總要破費幾毛錢錫箔討鬼好；可是他的一家大小，總是和藥爐茶鑪結不解緣，去年他的小兒也不幸死了，此又何說？（據說：人之疾病死亡，皆是鬼作怪也。）不過鬼雖如此用辣手對付人；人却還是不敢不買它的賬，不敢不盡他依時化長錠的義務。唉！人在負擔苛捐雜稅之外，還要增加這種鬼負擔；人在被人欺壓之下，還要加上鬼的欺壓，人真不容易做啊！

由談鬼而談到人，未免越出了本文的範圍，所以便不能再談了。





他們又是多賣力，不是如城市人的袖手好閒。城居的，又是無日光，無好空氣，生活亂七八糟，花柳病多，別病也不少，所以城居人不大會生子，更不會養子。故城市居民日見其少，每年都是由鄉村整批地移民到城裏來死亡消滅！

你看，鄉村不止有出品，並且有人種。出品把來飼養市民。人種移來代替市民。鄉村是出品與人種的好園地。緩緩培養起來供給城市的缺乏，填補城市的空虛。

你看鄉村是這樣的重要——人力的出產地，人種的供給場。而今竟這樣破落得可憐。那麼，鄉村固然消滅，城市也不免隨而消滅了。

所以我們復興農村，便是復興與救濟城市呵！

靜靜的農村，固然是住居的好處所，可是太過於安靜了，反現出死的情狀。寂寞的環境，一到晚來，只見黑黑暗暗一團。每遇有一枝燈火已驚為光明的世界。常時所見的為月光，星亮，與夫妻火的閃耀。在農村的夜象恍似在地獄一樣黑暗驚人。雖則也有牠黑暗的好處！

說到日間呢？除了農務時全鄉總動員之外，別時都無事做。一則鄉間實在無事可做；一則鄉民實在不曉做事。譬如主婦吧，做點手工與養點牲畜就完了。至於家庭的衛生，養育小兒的方法與社會的應酬，她們都一無所知與一無所為。家內地下每日有掃除一次的已極難得。更不必說及床上被褥的修理了。房子都無大

窗戶，一切又不收拾，試入鄉人家內，一團臭味與惡氣迫住人不能呼吸。住居的人安能不生病呢？

我常說有許多衛生及美的事務，不必要費財；只要用人力去幹。我輩在外國，見到主婦一蚤起來，用布包了頭髮將家中統統收拾得齊齊整整。乾乾淨淨。被褥每日都要做得好。外國睡床的做法，比我們的疊被鋪褥的功夫要大好幾倍，但她們都是看做每日必要做的功課非做好不肯干休的。她們不但每日要掃地，並且所有的窗戶，桌几，以及一切器具都用溼濕的拭布，拭得乾乾淨淨的。如見器具，以及玩具等有一點塵埃，主婦就引為最大的羞辱。每星期至少一次，則用水洗地下，並且洗及門外的那條通到街上的小道呢。

這樣工作，每日都非用了一二點鐘不可。她們除有些富裕之家不用往外作工外！尚須往外頭作工求生活呢。她們苦嗎？日日做價亦不見得怎樣苦。她們好的就在多活動，身體好，全家得了衛生的利益。這點苦的代價可算極大了。

不必說歐美，就是日本的主婦比我們的，也要好幾倍勤勞。我曾聽一日本人誇口說他們婦人，一人的工作比我們十位婦人還要多。確切的，日本婦人好潔淨與好工作，比我國婦人來得厲害。同樣女工，我們的只會偷懶與多談天。日本的女工，孜孜工作的精神實在值得仰佩。

我國女子有錢的夫人們與摩登輩不必說了。她們鎮日無事做，只會玩耍。至於貧窮的婦人，未曾教育，又不曉得怎樣料理家

庭，在城市上往工廠的女工，確實勞苦，但其數目則極少數。故可說我國大多數的女子力量完全用不着。這是多麼可惜。女子佔了人類一半的數目，我們二萬萬的女子，完全無出力來幫助社會，社會怎樣不貧窮呢！

說到男子，並不比女子強。現在我國為男性中心的社會，當然男子比女子做事多。可是社會無大事業與大工廠，一班人容納不去。我們有的只鄉間的小農業和城市的小商業。然而農人所忙的，只在農作時期，因為人多地少，故農人的農作時期，最忙的

每年不過二三個月，餘下都是袖手無事。至於商人，一間小商店，原來一二人就夠用了，偏佔了五六人，或七八九人，終日在店中無所事事。故可說我國大部份的男子也都是無事做的。一班偷閒的更不必說，即農人與商人，也是有許多力量用不出去的。

所以，我們今後最大的問題，也即是民族復興的問題，就在設法使男女的力量充份用得出去，而且用得好處。這是個人工作方法的問題，也是社會工作效率的問題。怎樣個人與社會始能得

### 編者言

經過兩個月的籌備，承蒙諸位作家之贊助，使本報今日得與讀者諸君相見，而在內容方面也還覺充實，這，我們十分欣慰和感謝的。但我們並不以此自滿，我們還要更大的努力，以求得到更大的收穫，希望諸作家多多匡助，諸讀者時時指教。

本報的內容，包羅萬象，舉凡政治，國際，經濟，社會，電影，戲劇，小說，詩歌，幽默文章，文藝小品，無不俱備；和普通雜誌之編重一門者不同，這是我們別創一格的新貢獻。

本報每期的文字十餘萬言，並附精美畫報二頁，印刷紙張，力求精美，而每期僅售洋兩角，故本報可說是內容最充實，定價最低廉的雜誌。我們很企望諸君諸君的指示，批評，俾本報得以逐步進展，成為最完善的大眾讀物。

### 預告

第二期刊文業已收到者錄如下

- |               |                     |
|---------------|---------------------|
| 唐人小說及其影響……趙景深 | 制度支配人呢還是人支配制度……李向榮  |
| 文學雜論……黎錦明     | 給表妹的信……康白環          |
| 賭攤……王一心       | 老年人……潘思霖            |
| 巴黎升降機……李寶泉    | 老年詩詞中的戀愛的故事及其他……張天時 |
| 年夜飯……方之中      | 大年戲……傅尙果            |
| 左手行禮的兵士……艾蕪   | 關於戀愛之種種象……彭子蓮       |
| 論讀書及續文……韓侍桁   |                     |
| 爲了理想……孫瑜      |                     |

# 尋梅

盧葆華

## (1) 在車上

記得去年在杭州時，差不多每天都徘徊於孤山和靈峯的路上，尤其是超山的梅花，那滿山的雪白的梅林，像一望無涯的白海一樣，清香的飄逸，如今回憶的時候，心中還覺得留下餘香來似的。在上海，却沒有像杭州那樣天天和大自然接觸的機會了，除了每天每天在狹如雞籠的亭子間裏過着刻板的寫作生活外，有時到馬路上走一次，便滿身都是灰塵了。都市的生活真有些惱人！

在二月十號的那一天，忽然發了一個奇想，想到無錫等處去看梅花，便在第二天裏，悄悄地獨自趕到北站。不幸，天色異常陰沉，那塵穢被灰黯的雲罩住了，風依然是寒冷的。我心裏雖怕天下雨，但總希望有最後的光明。

上了火車後，那車廂裏已經一列一列地坐滿了人，我看看靠近窗的地方，找到一個位置。坐下來時候，一種難聞的氣息噎住我，車廂裏是煙霧迷濛，只聽得不斷地咳嗽聲，吐痰聲，許多送行的人，都帶着一種慘然的顏色，裝着勉强的笑容，掩飾了各人心裏的悲哀。

當火車慢慢地駛出了郊外，那一片曠野，在叢林處有些小小

村落，這原野縱橫着小河流。車蜿蜒像一條蛇似地奔馳着，車聲隆隆地響，氣笛不時地尖銳的叫着。

看了車窗外的陰沉的天色，心裏不覺有些不安，說不定天要下雨罷。

當車到了蘇州站的時候，果然的下起雨來了，雨是隨了風在下着，起初是細微的，過了一會，便浙瀝地下個不停了，雨像霧似的籠罩了曠野，車冒着雨前進。

爲了下雨的緣故，車廂的窗戶全關了起來，一種窒息人的穢氣，更引起了許多人不斷地咳嗽着，這許多旅客，差不多個個是被憂鬱所壓壞了似的，面黃，肌瘦，疲乏……我底心更覺惘惘！

## (2) 梅園

我跟着許多旅客們在無錫站下車後，僱了一輛黃包車，趕到新世界飯店去，一路上還是大雨滂沱，車夫拖泥帶水地奔馳着，我在車篷裏向外望望，無錫的城市，好像到處都披着一種憂鬱。在旅舍裏看好房間，忽忽地梳洗了一回，便驅車到梅園去了。

我心裏想想梅園的梅花，至少總像杭州的靈峯一樣吧？滿園的梅，我自己便可以盡情地欣賞和吟咏了。

路上我全不理會雨點的大小，只一心一意地想到梅花，我一次一次催着車夫跑快，心裏非常着急，車夫的脚步慢下來，最後是停着了，下了車，果然置身在梅園門口，不覺快活地笑了。



我冒著雨，走到梅叢中去，雨打在我底頭上，頭髮濕了，雨點像珠子似的拋下來，身上的衣服也淋濕了，雖然我底頭上還頂着一張報紙當雨傘。

那風和雨，是一陣急似一陣的，恰像萬馬的奔騰。

梅花是果然盛開了，瓣瓣花帶着雨，凝着像一顆珍珠，風搖曳着，便輕輕地落在地下，如果是一陣狂風暴雨，梅花便零落了，而且，在雨中還夾着雪呢，唉！那是梅花，那是雪花，牠們已經融和在一起了，在這風雨飄搖中，梅花還是一樣地幽香，一樣地掙扎，可是，牠終於隨風吹散了。

我孤獨地奔馳在梅樹下，踏着白色的路，心裏不覺引起了無限地惆悵。看看暴虐的雨，看看黃昏的炊烟，看看風雪中的梅花，看看自己孤零的身世，想着當年與雅來這兒的情況，滿懷的悲哀都一齊湧上心來了，便隨口低吟道：

「蒼天何事與心違？倩女芳沉淚暗揮，望斷梅園玉雪霏，暮烟微，貪看飛花未肯歸！」

等到天色逐漸地陰暗下來，梅花底顏色也黯然了，只有風雪還未停止。想到雨打梅花，不禁凄然，想到無常的人生，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回到旅舍後，已是萬家燈火了。

### (3) 張園

人還睡在床上，聽到窗外的雨點依然下得很大，心裏異樣的

不安，愁苦像一片黑雲一樣依然籠罩着我底心，我想：這一次探梅的遠行，料不到蒼天偏不作美，下着這樣大雨。看見窗上有一線曙光時，便起床了。

我坐在床上，便希望雨點比較少點的時候便動身，再冒雨去看梅花。不曉得昨夜這樣的風雨又打落了幾許花朵？但是，雨沒有停，檐頭的繁響依然如故，打開窗望望天空，天氣陰沉，窗外的石子路，水盈盈的像一條小河似的。心中悶得不堪，只是在房裏來回走。

我儘等着，雨却不停。

時間悄然地過去，已是十點鐘了，茶房來問我是否今天還住，我看看這樣的天，恐怕是不會晴了，再訪梅園的心願，只好作罷，趕快到蘇州去，聽說張園的梅花，也是聞名的。便叫了茶房來說，我在兩點半的快車回上海去。

冒雨到了車站，心情完全頹喪了，默默地重踏上車廂時，暗地裏默祝着梅花無恙，更願張園的梅花，白如雪，紅如霞。車外的景物我也無心看了。

火車到了蘇州時，雨漸霽了，自然，這使我非常快活的。

當我到東吳旅舍住下時，最担心的便是：張園底梅花盛開？或許因昨夜底春雨，花已凋零了吧？我出了旅館，踏上泥濘的路，和風拂着，天上的雲正在迅速地紛飛着。

一到張園，舉眼便看到梅林去，稀疏零落，牠已經隨着晚風片片紛飛了。



白梅花下訴相思，慕子高貞愛子痴，玉骨冰清塵不染，一生心事只梅知。」

梅花，你在嚴寒裏，霜雪下，你却以素白的顏色，幽雅的清香，在這死的冬裏給人一種生的認識，然而，苦雨淒風却摧殘你，唉！你底傲骨，你底水清，你底色，你底香，不免被風雨的虐待，泥沼的沉侵，你這飄零的落花呀！不！你能征服一切的氣候和天艷的羣花！

我半生的痛苦，只因爲你底高潔，才華，耐寒，傲骨，才與你一同飄零呀！

當我眺望在吾家山時，蔥籠的叢林，枯枝似有生意，三五農家的村落，有如畫圖，香雪的梅海，淒風苦雨的天，於是，我底歸心似箭了，回望黔江，白雲渺渺，我不覺有思鄉的感懷。

膾炙人口的一「清奇古怪」的四株漢柏，不知我底故鄉有超過牠的偉大者幾許？所以，我對牠的印象是極平凡。

(5) 尋梅歸來

尋梅歸來，心中若有所失，天苦我，三日風雨淒然，梅花知我，半生爲牠憔悴，我雖然不是宇宙間的唯一惜花人！但落花飛舞時，我也心痛神傷！

冒雨尋梅記，幸爾草成，不過，記下我心裏萬分之一的愁苦罷了。

十三，三，廿三。

文人的行貨

平凡

記得某作家說過：要研究文藝，從事著述，須至少懂得一種外國文。這是在翻譯盛行時說的，在那時，多買些外國著作，從事翻譯，書店需求正殷，善價而沽。這是懂得一種外國文的好處。現在考據文字抬頭，於是線裝書又成爲作家的命脈，能買四庫珍本固好，至少，四部叢刊亦是要弄一部的。懂得一種外國文，最好出洋留學一次，收買線裝書，也非小有資產不辦。所以，現在要從事著述，非先有一些成本不辦，否則，就買不出，得不着買主的歡心。某舊小說中一替男女作苟且撮合的老嫗說：男人要有好行貨，才能轉女人家的念頭，善哉言乎！不想莊嚴的文壇買賣，亦爲那作人肉撮合的老嫗，一語道破！

# 上海中法藥房

本藥房創立迄今、凡四十年、除運售各國原料藥材醫療器械、衛生用具外、並積極提倡國藥、研究仿製、先後發行自製靈效藥品四百餘種、行銷全國及南洋各埠、卓著時譽、茲例舉其最著者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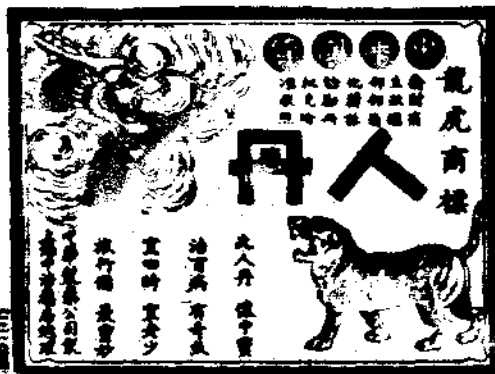
- |       |       |       |       |       |       |        |        |
|-------|-------|-------|-------|-------|-------|--------|--------|
| 艾羅補腦汁 | 艾羅療肺藥 | 九造真正血 | 紅血輪補藥 | 九一四藥水 | 九一四藥膏 | 九一四白濁藥 | 第一總精神丸 |
| 益神    | 止咳    | 補血    | 補血    | 治毒    | 治毒    | 殺菌     | 提神     |
| 雙中國膏丹 | 雙獅花露水 | 羅威水菓露 | 保喉福美片 | 孩兒面   | 發髮藥水  | 家庭藥庫   | 旅行藥庫   |
| 防疫    | 清毒    | 清熱    | 消毒    | 美容    | 亮髮    | 自製     | 安速     |

中華製藥公司監製

中國人請服中國人丹

長期抵抗！要從商戰制勝  
提倡國貨！須服國產人丹

## 完全國產 防疫聖藥 人丹



主治

中寒中暑 神昏熱厥 胸悶嘔吐  
腹痛吐瀉 食滯酒醉 霍亂船暈  
大包五角 每裝二角 中包一角  
小包五分 各埠藥房烟酒店均售

上海中法藥房發行

# 民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廣告

## 船牌紙版



## 全風行

總公司 上海博物院路十七號

本公司設製造廠於嘉興角里街製造船牌白紙版青灰紙版單白紙版提花紙版茶色紙版照相紙版各種雙灰單灰紙版及黃紙版等出品精良遠勝於舶來品國內各大煙廠橡膠廠織綢廠針織廠各工業廠藥房等製造紙盒莫不採用本公司出品但本公司不敢自滿近更添加設備增加產量以應各界需要倘蒙本外埠及國外各工廠本互相提攜之旨源源惠顧藉塞漏卮而挽利權則不獨本廠之幸抑亦國家之幸也

電話

一九二八三  
一六四六一  
一七五三二

電報掛號五二七一

# 赤區歸來記

楊邨人

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理論，實際上雖不能應用於我國革命。但我國以頻年內戰，又在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加緊侵略之下，（還有世界不景氣的影響）城市衰頹不堪，農村又無產可破，中國共產黨便利用現政治的弱點，在人民求生無路之中，繼獻圖之後，而成功其洗寇政策，於是赤區或匪區的名詞，便在報紙上發見了。

赤區或匪區的實際情形如何，黨派的宣傳不能實際告訴我們的。楊邨人先生，一時曾為革命之熱誠所驅，投身到裏面去。然而事實勝於雄辯，耳聞不如目覩，楊先生百度之革命熱誠，即下降而至零點，抱着一個被政治創傷的心靈，離開所謂赤區或匪區而歸來，解去政治之外衣，回復文藝作家之本來面目。今以本報之請，為撰赤區歸來記。楊先生既無黨派之成見與關係，則其所記，當然是純客觀的，人們認為神乎其技的赤區或匪區情形，楊先生便很忠實的描寫出來了，此具有歷史價值及現在真象的文字，我想是很不容易見的。

——編者——

## (一) 入境

黃昏時候，夕陽在船頭那邊的遠山上在滾着下去，暮色蒼茫，江上如煙，聽說快要進口了。

遠遠地聽到輪船上發出來的機動聲。交通①老陳向船戶同志警告着，「靠岸」，恐怖之火立刻燃燒到每個人的臉上。男的上岸，女的還是划船，——同來的女同志單險却是例外，她也上岸。岸上田隴，一望無際，見了一面紅旗在坎上飛揚。我和秉三走在前

頭，月亮藏在厚的雲層裏面，在夜色朦朧當中，向荒草淒涼的僻路前進。

遠處狗在吠着，依稀可以看見村落。照地形觀察，向村落那方走去，應該先到「入口」的地方，兩人便朝着村落前進。一條大泥道橫在眼前，牛車的軌轍深有三寸，從泥道走去自然是大路，可是我們仍然向村落前進。白的牆，草的屋，已經排在眼前，却令我們躊躇起來。這是赤區，我們却是從上海來的人，有什麼證據表明是同志？通過不得，斜走到江邊。土埂崎嶇，阡陌滯滑，跑出一身大汗，前面却橫着一道小溝！這怎麼辦？兩人失望地驚訝地互看了一下，不敢出聲，沿着小溝走，後面狗在吠着。天旱的緣故吧，小溝的水并不深，而且是死水，心想涉水過去，秉三在前頭喊着「來」，跑去一看，在那裏有幾塊墊腳的石頭，是人常過的路，小心地踏着石頭過去，——攀了坎邊的荒草上岸，出了一身大汗。在土埂上面走着，走阡走陌，又見了有牛車的軌轍的泥道，——這是大路了。

沿着江岸走，對江不遠有一地方電光照耀天空，心想那裏至少是一個小商埠，又聯想到赤區，不知道有沒有這麼一個電光照耀天空的市鎮。輪船的機動聲還在天空中喧嘩着，又担心着那兩只小船會不會被扣留，人會不會被抓去。沿着江岸走，兩人都有輕愁，但誰都不說話，默着默着地走。遠遠地望見一個缺口，心想到了，可是走近了，却只是一個水灣！不知道單倫怎麼樣，也不知道其他的人走那裏去，真是愁悶而又驚惶。向前走，月亮藏在厚的雲層裏頭，天空飛來那輪船的機動聲，對江不遠的地方電光照耀着，心是悶，愁，急，沒奈何只得沿着江岸走。

進了江的缺口，那是一條河，河上遠望着有三堆好像小孤山一般的黑色小山，心想，只這進口的小河，風景也就特別。喊住了在前走的秉三，決定坐在江岸上等他們。他們怕已經先進裏頭去了吧？不會的。人就先到，船是趕不上的，還是等着好。望着河裏那三堆小山在發愁，不料那三堆小山却緩緩地動着，就好像三隻烏龜在蠕蠕地爬着一樣。

「那不是小山？會動！」

「是小山。呢，會動！」

兩人在驚訝着，呆望着，那小山越爬越近，原來是三隻船，上面堆滿了蘆荻！

第一次看見赤區的出產品——蘆荻。

兩人談論起赤區的出產品這一回事，不知道是不是以蘆荻為出產大宗。他們還不見到來，又是無聊。忽然想起非喊他們不可，

(註一)交通這名詞，是共產黨特有的，做交通的人，是担任通信信息的職務。





一切都安心。坐下等他們。我說起剛才看見三隻蘆荻船以爲是個小山的笑話，大家笑起來。

「出產是不是以蘆荻爲大宗？」我問老陳。

「不是，魚才多呢。」

「魚？那有魚吃了。」覃瑜快樂地叫出來。

「天天有魚吃，餐餐都是吃魚，怕你以後不願意吃了。」

「那有什麼不願意，在上海要吃魚多難呢？」

正在談笑着，又看見一個黑影，彎着腰在走着。船夫同志老李來了，撞了船來的。看看河裏，正是金桂的船。不遠，老嚴的船在後面。老李來了，老嚴也撞着繩子來了。

「坐船嗎？」

「走！」

沿着河邊的堤上走，月亮躲在厚的雲層裏頭不時掀開雲幕窺人，涼風吹動我們的頭髮。

前面浮現了一個市鎮的黑影，燈光閃閃。在岸邊一枝馬燈跟着一個背槍的人在閃動。

「那邊在檢查，等船一起。」

幾十步外，那背着槍提着馬燈的人在喝問着，

「那裏來的？」

「自己的人。」

老陳說着走在前頭。

「站住！」

我們只得停步，由老陳上前去交涉。看那人身穿黑布軍服，脚上打綁腿，頭上沒戴帽，左臂上有紅色的鐵錘鐮刀的標記，心想想莫非他就是紅軍？

老陳交涉的結果，通過不行，船停在那裏也不行，得到蘇維埃政府去。

蘇維埃政府？第一次聽到！究竟是怎樣，非看看不可。我們三人一起跟着走。

上了坡，破屋斷垣現在眼前，狗吠聲如豹叫，一股涼風吹來有點寒氣，滿目淒涼，心靈立刻起了冷感。轉了彎，進了一座斷垣飛瓦的大屋，裏頭燈光黯淡，陰森森地令人悶氣。一羣少年人圍着桌上的豆油燈在開會，旁邊一枝紅綢子大旗靠在壁間。左手的走廊上用木欄干圍着，那就是鄉蘇維埃政府的辦公廳。那背槍的人，附我們在廳上等主席來，我們看看廳上的佈置，一張桌子，上面放着一個馬口鐵箱子（大概是文件箱）；旁邊壁上掛着一把馬刀，那旁邊掛着一個報紙架。那報是油印的，字很娟秀，排列整齊，幾個圖案字寫着：「沔陽羣衆三日刊」，技巧真好，三人大讚美着。主席來了，倏個子，兩撇鬚鬚，身穿破舊布長衫。

「你們從那裏來的？」一口湖北鄉下話。

老陳和他說明。

「通行條子呢？」

「沒有。」

「那不行。」

老陳問船夫同志老李，「你的條子呢？」

「丟了。」

老陳將沒有條子的理由說明，并說，

「到坪坊，區委政府的同志都認識。」

旁邊一個青年問我們，「你們從上海來，也應該有介紹信喲！」

老陳代答，「介紹信一定有的，但是那是秘密的東西。」

「給我們看喲。」

我們各從身上預備要將那東西拿出來，老陳用眼光制止我們，并說，

「秘密的東西，給你看也看不出什麼來。」

空氣并不緊張，好像自己人在談天一樣。我拿出香煙來吃，并請他們。

「爲什麼房子這樣壞呢？」我問着。

（註二）通行條子即是通行證。

「去年大水，什麼都給衝壞了。」

「人怎麼辦呢？」

「羣衆<sup>③</sup>大多數逃荒去。——現在回來的已經很多。」

單瑜和秉三在欄干外鑿賞着那一面大旗，我也跑去看。一面紅綢子的大旗，中間貼上黑布的鐵錘鐮刀圖樣，在邊上一行黑字寫着：「湘鄂西省沔陽縣坪坊區××鄉蘇維埃政府」。少年人開會完了，有的散去，有的停在那兒望着我們。我們走進去，拉開那一面大旗來看，做法一樣，在邊上一行黑字寫着：「少年先鋒隊××鄉隊部。」

「原來他們就是少年先鋒隊！」

我說着，對少年人加以一種敬意的注目。老陳走過來說，「上船去。」

「好了嗎？」

「沒有事。」

出了那房子，快樂之火還在心坎裏燃燒着，走路都輕快而近於跳躍。

「介紹信不能給他們看的。這裏是邊區，反動派多得很。」老陳在上船之前對我們說。

反動派多得很？立刻將愉快的心情蓋上了一層灰霧，走路也遲鈍而近於沉思了。

那夜，船停在那裏過夜。

在船裏問老陳，「剛才那背槍的人是不是紅軍？」

「不是。赤衛軍。本地的農民羣衆。」

（註三）赤區共產黨人對於人民叫羣衆。

# 革命世說

羅什

「江南草長鶯飛日，遊子離鄉去里情，」况復憔悴江潭，纏綿床席，曾革命寒灰不積一把之時，文字生涯，已感無趣，則如夢如煙之往事，何願再憶及之。老友靈犀，偏以社會日報之文債相迫，又指定必寫革命故事，「鸚鵡不知優意屬，喃喃又誦葬花詩，」辭不獲已，於是乃於去年修禊之辰，有革命嘉話之作。

革命嘉話刊於社會日報者，半年有餘，後以他故，予又復勞人草草，乃自勸輟筆。但據靈犀云，閱予嘉話者，常有兩催重續，因請繼寫，方情山重，何忍違拂老友之意，當茲社會月報出版之時，乃變其稱而作革命世說。予之撰嘉話也，曾有所聲言：「謂

革命世說

為春秋存大義，吾則未敢，至為曹公作佳傳，我所不為者也。」予持躬任事，素本一貫主張，世說之態度，當然不能異於嘉話，然而嘉話之體，有乖隋唐，則世說之言，何足以追宋劉？不過文章之債務難賴，而革命之往事易忘，世說之作，在公在私，義所難辭者也。白頭宮女，間說玄宗，此時此際之心情，殆可知矣！

孫中山先生臨終時，視環繞病榻之汪精衛等，太息而言曰：「我死後無所憂，惟敵人太多，恐汝輩危險耳。」汪精衛曰：「革命黨人，死且不怕，何有於危險，怕危險，我等早不必革命矣。」廖仲愷先生，被刺之前，有人予以警告，夫人何香凝，亦以僱用衛士為請。廖

曰：「革命黨人隨時可死，何用防衛，彼輩忍心殺我，任之可耳。」警告之友人及夫人皆無言，數天之後，廖即被刺矣。

刺廖之負責者，係朱卓文，蓋朱乘胡漢民之弟胡毅生之意而行事也。謀聞於胡漢民，胡曰：「汝等如此幹，惟有同歸於盡耳。」但毅生以廖在，不能匿官發財，卒嗾使朱卓文刺之，胡漢民因此被嫌疑，扣留於黃埔，充軍於蘇俄。

汪精衛胡漢民同為孫中山先生革命助手，同志朋友之誼甚篤，所謂「弦章常互佩，膠漆不曾離，杜鵑朝携處，韓聚夕對時。」汪詩今尚見於小休集中，但以政治之行，理論相衝突，在近十年之政治史上，彼此極盡痛摘醜詆之能事，所謂凶終隙末者也。

嘗孫中山先生與宋慶齡女士戀愛，有結婚之議時，張溥泉（繼）抗顏力阻，孫先生怒，以墨硯擲之，張之白長衫，墨濺斑然，張怒嘆不已。後以胡漢民之勸解，其事始已。

宋美齡女士隨兄姊在粵時，孫先生欲

社會：1.1... 一一五





# 民歌中的戀愛故事

徐行

## 敘言

用不着我來諱言，民間情歌，是早被神氣活現的詩人及詞人視為是担漿負販的人們所歌唱的東西，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所以，在以往，正人君子之流的學者和賢聖，對於這種情歌，便用着「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的話頭來排斥他，使他在文學上立不住腳，民間情歌為文人學士們所瞧不起，此為一大原因。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文人學士在以往雖然排斥民間情歌，但我們細按一下，文學之所以產生，實由於民歌，詩人的詩，詞人的詞，無一不是胚胎於民歌，民歌是一切文學的骨幹，他的以後被文人學士排斥，實由於他們的數典忘祖；而他們對於民間情歌的非議，實在由於對於民歌認識不真。

中國民歌的選輯，以詩經為最早，詩三百篇中，桑間濮上的衛風，顯然是情詩，即正風中的二南，野有死麕，也是情詩，孔子刪詩，並不會刪掉他們，正因為這些東西，是很自然的東西，為民間真摯真性的流露，古人說得好：「夫人情不能自己者，聖人不禁，」抑制天然的情感，祇有那些偽君子，偽道學，以及那些深信修煉的妖道暨擬絕智慮的僧徒，纔那樣不自然地矯揉造作地做那種愚得可笑不近人情的事。孔子是聖人，亦是真摯真性中人，所以他的編詩經，沒有把情歌刪去，這正是他的偉大處！

一個人，要理解自己，做作品要做出一點人的作品，凡是嗜好不近人情，無有人間真性情的作品，皆是不近人情的學妖，宋朝有個狗屁不通的王柏，他竟公然把詩經三百篇中鄭衛目為淫詩，刪去三十二篇，這，我們只有視他為妄人，視他為不近人情的學妖！

沒有偉大和豐富感情的民族，是不會創造出偉大熱情的詩歌！中國足以馳名世界的詩歌就不多，原因未始不是在歷代民歌為詩人學者所摒棄的一因。

現在，新的時代是動盪着在我們面前，我們對於舊的束縛的沒有熱情的詩歌，要絕不顧念地將他摒棄，我們要唱出我們所要唱的自由形式奔放情感的詩歌！我們新詩歌的創作，這些以往被學人詩人所摒棄的民間情歌，活潑生動純出自然的情歌，便是我們的好榜樣！至少，亦是很可以供給我們作有益的參考。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關於男的方面，借故到丈人家謀看未婚妻一面是很多的，

是少有！

如：

左手一籃魚，右手一籃蝦，一送送到丈人丈母家；丈人丈母不在家，風吹門帘看見她，粉白臉兒賽桃花！「爸爸，媽媽，快把那小冤家娶來家！」

半邊落雨半邊晴，打把陽傘看丈人；丈人丈母不在家，推開門兒看見她；瓜子臉兒香粉搽，一紅二白海棠花！

關於女的方面，雖然不像男的那樣大胆來探視，然而內心的熱戀，在下面一首山歌可以看得出：

中了我意入我心，那樣斯文透我心；生得眉清目又秀，死落陰間我去尋！

末句並表有從一而終的意思。這是很蘊蓄的，至於潑辣的也有。如：

姐在房中紡棉紗，抬頭看見小冤家，狠狠心腸不睬他！「再停兩年不來帶，養個孩兒抱到你家，弄個油瓶你掛掛！」

女子們自要出嫁的也是有的，但總是蓄在內心裏的多。如

小大姐，住高樓，不想爹媽想老頭，（丈夫也）坐在樓上繡枕頭。繡一個，她媽樂，繡半個，她媽打！

「哎呀，我的媽！我今年十八啦！人家都用轎子娶啦，我還怎不拿馬車拉呀？」

但，如上面姐兒對未婚夫，當面直說以偷漢子為要挾的，却

### （三）完婚時及完婚以後



，黑婆老我說人人。就繡單婆老個娶，節大節，願蕭芭  
！得不捨担肝心隔，罷了休我教人人。色禮榮婆老說我

因為男和女惟一的目的都想看早點完婚，所以完婚時男女中心的快樂是不言可知。你看山歌中，是描寫得怎樣的生動！

上轎去，哭悽悽，下轎去，拜天地。上床去，臉向裏。下床去，頭揚起。看見女婿笑嘻嘻！





一 本報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寫清楚(勿橫寫及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報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 長篇論及五千字以上之小說暫時不取

三 文字之外如蒙以漫畫圖片及諷刺影射亦所歡迎

四 投稿如附說明書用墨色繪成以便製版請附原文

五 一種稿件每篇多則不取

六 而本報亦已付排不致及抽回者恕不致見於其他刊物

七 投寄之稿不論已否刊登概不退還但滿五千字

八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九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一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二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三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四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五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六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七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八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十九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二十 來稿之稿經投後其原稿即附原稿亦不退還

不許轉載

王培源 律師 社會月報

本律師受上開當事人聘任為常年法律顧問並據聲明本報所刊文稿係據著作權法第二十一條未經特准一概不許轉載如有侵害定當依法究辦特此聲明

事務所 南京路大陸商厦五十四號 電話 九四四五三

社會月報 第一卷創刊號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陳靈犀  
理事編輯 馮若梅  
發行者 胡雄飛  
發行所 上海廣西路家波路口 社會出版社  
電話 營業部九一六六六 編輯部九三〇九

定戶注意  
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訊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原寄何處三項詳細開明寄至本社發行部便可遵辦

定價		打購		冊數		價格		郵費	
預定全年	十二元	零售	一角	國內及香港	三分	澳門	七分	國外	一角
預定半年	六元	零售	二角	國內及香港	二分	澳門	四分	國外	六角
在內	二元	在內	二角	國內及香港	二分	澳門	四分	國外	六角
在內	八角	在內	二角	國內及香港	二分	澳門	四分	國外	六角
在內	四分	在內	二角	國內及香港	二分	澳門	四分	國外	六角
在內	九角	在內	二角	國內及香港	二分	澳門	四分	國外	六角
在內	九角	在內	二角	國內及香港	二分	澳門	四分	國外	六角

每月一册逢十五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郵費代價十足收用

廣告刊例		特等		優等		上等		普通	
封面	元十四	封面	元十八	封面	元十六	封面	元十五	封面	元十四
封底	元十三	封底	元十六	封底	元十五	封底	元十四	封底	元十三
內面	元十三	內面	元十六	內面	元十五	內面	元十四	內面	元十三
外面	元十三	外面	元十六	外面	元十五	外面	元十四	外面	元十三
及底	元十三	及底	元十六	及底	元十五	及底	元十四	及底	元十三
及前	元十三	及前	元十六	及前	元十五	及前	元十四	及前	元十三
及正	元十三	及正	元十六	及正	元十五	及正	元十四	及正	元十三
及後	元十三	及後	元十六	及後	元十五	及後	元十四	及後	元十三

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加長期刊登另有優待 廣告刊例接洽(電話九一六六六)

# 大 達 毛 織 廠

出 品



飛 機 牌



壽 鶴 牌

花 色 鮮 艷

質 地 優 良

廠 址 康 騰 路 西 廠 口

電 話 三 一 四 四 〇

事 務 所 寧 波 路 家 弄 五 十 號

電 話 九 四 四 一 七

純 毛 駱 駝 絨  
條 子 色 素

